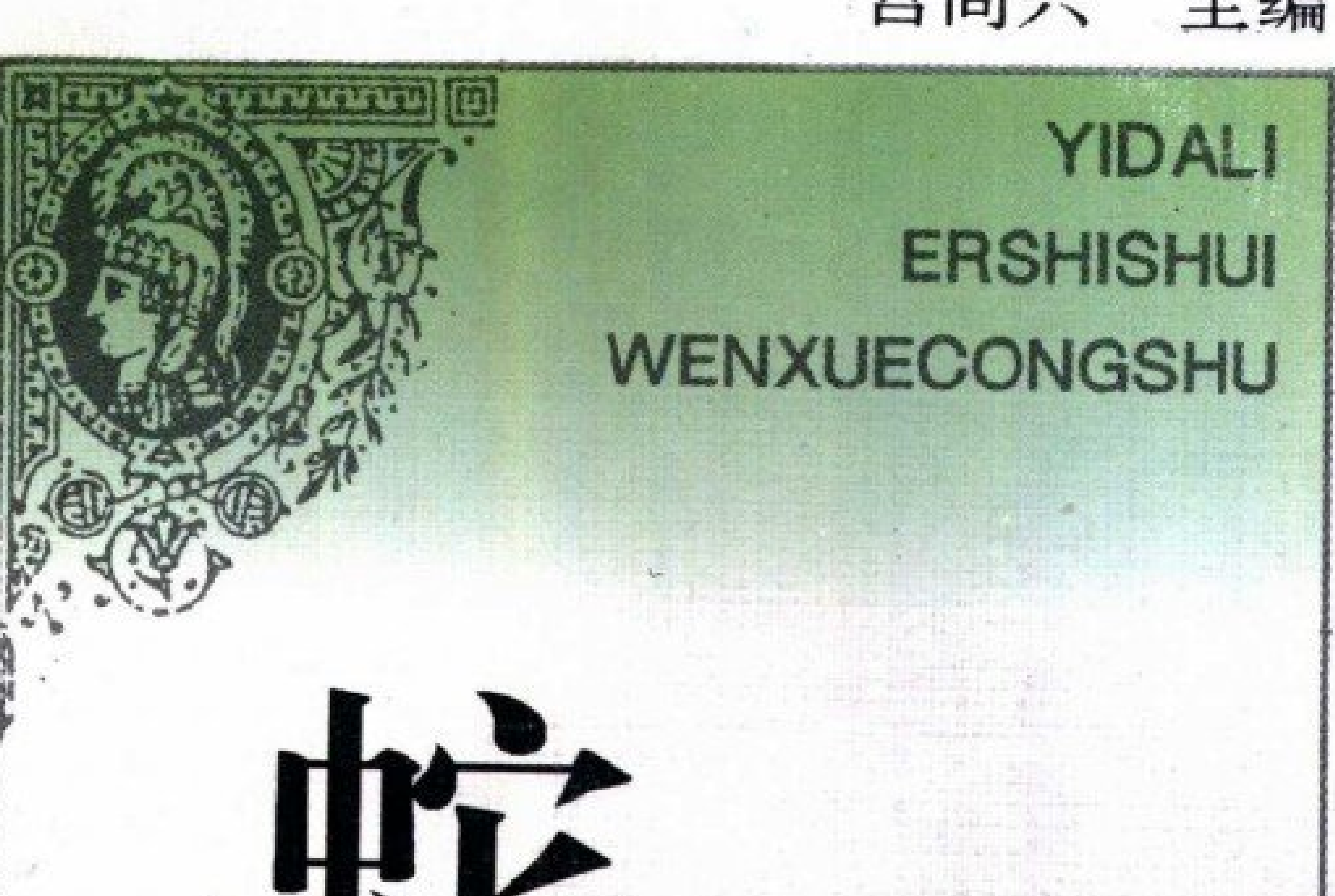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蛇

马莱尔巴　著

杨顺详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蛇

吕同六　主编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丁　明





ISBN 7—5396—1242—8/I・1143

定价：4.10元

YI DA LI ER SHI SHI JI WEN XUE CONG SHU



蛇

马莱尔巴 著

杨顺详 译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蛇

〔意〕路易吉·马莱尔巴 著
吕同六主编 杨顺详 译

责任编辑:林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375
插 页:2
字 数:140000
版 次: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42—8/I·1143
定 价:4.10 元

独标一格的文学试验

——关于小说《蛇》的断想

吕同六

六十年代初，意大利文坛突起波澜。二次大战后独领风骚十来个年头的新现实主义，衰落了。新先锋派登上文坛，呼风唤雨，咄咄逼人。新先锋派聚合了一群年少气盛的批评家、诗人、作家，向现成的社会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向传统文学及其艺术形式，发动勇猛的、全面的挑战。

马莱尔巴便是新先锋派的一员。他的长篇小说《蛇》(1965)的问世，使他一跃成为新先锋派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蛇》面世的年代，正是意大利新先锋派的文学论战与文学试验最为活跃的时期。这部作品表明，马莱尔巴打一开始便回避了新先锋派热衷的有关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倾向性的论争，而全身心地投入同二十世纪叙事文学的常规特征相悖的试验。

《蛇》的故事情节，如果细细加以梳理，读者不难发现，它有着推理小说的某些影子。一名邮票商，邂逅一名少女，两人相恋。少女成了他的情人。关于这名少女的情况，读者知之甚少。她的

姓名，连邮票商也不知道。按照他的随意虚构，姑且叫她米丽亚姆吧。她的本来已不甚清晰的特征(外形的和性格的)，在故事的演化进程中，也发生嬗变。米丽亚姆，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和把握。邮票商因此萌生嫉妒。他的醋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失去理智。末了，邮票商用毒药谋害了米丽亚姆，并吞吃了她的尸体。

这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叙述者自己——邮票商。所以，案件没有一丁点儿扑朔迷离的地方，一切都清清楚楚，昭然若揭。不料，当凶手自首，案件进入审讯阶段时，却节外生枝，疑窦丛生了。这倒不是推理小说中通常发生的在确认凶手上的疑惑，而是对于罪行是否成立，对于所谓被害者的尸体的下落，对于是否确有尸体，进而对于是否确有被害者，发生了怀疑。很可能，这一切全是叙述者、一个谎言癖者的信口开河，凭空捏造！

这么一来，习见的推理小说的叙述结构，在这儿完完全全地颠倒过来了。在推理小说中，通常的叙述脉络是：发现案子的蛛丝马迹，紧紧追踪与探究，渐次解开纷乱的谜团，最终撕下凶手的面具，使其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在《蛇》中，读者看到一个颠倒了的次序：凶手自案件发生时便已经确认，然而，随着叙事的进展，竟无法落实凶手行凶的任何一个证据。按照这一模式追溯，凶杀案从根本上被推倒了。叙述者——“凶手”的过错，仅仅是他让司法机构着实徒劳地忙碌了一番而已。

这种“颠倒过来的推理小说”的叙事结构，并不是单纯地为着激发读者的惊奇感。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至关重要的是内里的“核”。谎言癖者，或者说幻觉症患者，就是小说的叙述者。一个普通人物的谎言，能够制造惊奇，而一个故事叙述者的谎言，则置整个艺术虚构于危机之中，使得叙述者所营造的“可能性世界”的要素被勾销了；而后，随着叙述者不断的澄清、否认，竟导致小说的中心人物，即被害者米丽亚姆的存在，也成了问题，或

者说，米丽亚姆的存在，被否定了。

小说中米丽亚姆形象的朦胧，身份的模糊，行踪的飘忽，与其说是表明叙述者邮票商渴求的对象呈现出的幻觉性，毋宁说是动摇了叙述者的叙述的可信性。如果说，叙述者在中心人物米丽亚姆的真实性这样重要的关节上说了假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小说的其他方面也都照此办理，编造假话。兴许，惟有小说的尾声，在马里奥山岗上的一间屋子里，叙述者沉浸在静默、孤独和黑夜之中，才是真实可信的吧。

这样，在小说《蛇》中，“颠倒过来的推理小说”的叙述模式，成为模糊不清的现实的一种可能性和假定性的反射。马莱尔巴借助这一叙述模式，把以合乎逻辑地反映生活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叙述结构，打破了，摧毁了。

对梦的独特描写和阐释，构成《蛇》的又一特色。小说的第八章专门写梦。这些神秘的、支离破碎的梦，马莱尔巴不是把它们当作病态的心理现象的征兆，予以叙写，而是当作一种日常的、正常的思维、情感与心态的曲折表现。梦虽然可能是莫名其妙、可怕的，但马莱尔巴关于梦的物质性的观念认定，梦并不是“别一个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替代，梦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按照现代粒子理论，可见物质与非可见物质之间，抽象与具象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仅仅存在牢固性的差异。

马莱尔巴说，在《蛇》和后来发表的《一个梦者的日记》中，他正是把梦作为“第二现实世界”来描写的。马莱尔巴笔下的人物在梦中得以全新获得在压抑的现实中被剥夺了的想象的空间和幻想的自由。梦实实在在就是一种普通的表达，一种自白，是现实世界有所扭曲，但并不失真的投影。《蛇》全书共十五章，马莱尔巴用承上启下的第八章专门写梦，似乎也在暗示读者，梦幻同世俗生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时，自然还会发现它的叙述结构上另一

个颇为有趣的特点。小说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则用另一种字体排印的断片。这些断片篇幅短小，不足千字。它们打断了本已不是平铺直叙的叙述脉络，给读者的阅读似乎造成困惑，好像画蛇添足，是多余的笔墨。其实，这些断片也是马莱尔巴革新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所作的一种试验。

就内容而言，这些断片同正文没有关联，也毫不触及或几乎不触及小说中的人和事。有的断片叙述一件什么轶事，有的断片则为科学的或者似是而非的科学的思考。这多少有些像电视台播出的各个栏目之间，或者足球比赛实况直播的上下半场之间，观众看到插播的同栏目内容无关的广告、报道和短片一样。这些断片是各个章节之间的填空，或者说补白；当然，这是调节性的、思辨性的填空、补白。因为这个缘故，小说最后一章的结尾，也就无需这样的断片了。

这些断片的作用，自然还不止于此。它们的叙述者显然不是小说的叙述者，而是一个隐姓埋名者的声音。他利用叙述的空隙，或纯粹表达一种感觉，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或者，他作为第三者的声音，隐晦地对读者发出教诲，让读者警觉，别把表象当作真象，而要注意表象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提醒读者打开词语的一般意义的包装，去寻觅它的隐秘的意义。在这里，这些断片又是教诲性的、警世性的。

小说《蛇》的语言，摒弃了传统的规范，而获得了新的内容。它的语言是简单的，对话式的，布满空白和缄默，暗示和间接性，嘲讽和幽默，使作品平添一种独特的阅读兴味。马莱尔巴借助简短的、时时被打断而又时时重复的语句，把诸种矛盾、悖谬、信息和情态错综交织，打乱了小说的常规的叙事风格，而建立一种他独创的叙事风格，它出乎意外而又内涵丰富，扭曲而又诱人。

显然，《蛇》不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它的情节充满荒诞的演绎、不合逻辑的推理和诡辩。读者在书中遇到的每一个信息、迹

象，都要从它的另外的意义上去理解。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倒偏偏发生了。不妨说，这不是一部诸多事件在其中展开的小说，而是一部把一切发生的事件统统勾销的小说。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幻想性同现实性，荒诞性同真实性，始终互相交融，形影相随。这不仅表现于上文谈及的各个方面，而且体现在小说叙述的细节上。叙述者不止一处提到，他很重视叙述的“细致”、“确切”。事实上，小说中涉及的乐曲、邮票、汽车、商品和各种物件，都有着准确无误的名称或商标；人物行为发生的时间，都有精确的交代；主人公驱车经过罗马城的每一条街道，作者都不厌其烦地标出其真实的名字；每一个广场、咖啡馆，每一座景点、雕像，也无一不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可见，马莱尔巴有意识地追求叙事的环境和细节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性。

不妨说，《蛇》这部作品，是现实与抽象的融合，是经验与梦幻的融合。它是新旧叙事模式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是抽象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是形象的叙事方式。《蛇》描写的是经过梦幻过滤的现实生活。这是一部寓于超现实的写实小说。

小说取名《蛇》，但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蛇（只有一则断片中无关紧要地提到一次）。借助精神分析学说和寓意式的阐释，不难理解，“蛇”显然是性的象征。它既赋予生活和心灵以欢悦，又毒化生活和心灵。于是，谋杀米丽亚姆，并且吞吃掉她，便成为摒弃性，返回纯真的童年的唯一方式。然而，米丽亚姆消失之后，叙述者却仍然时时体验着焦虑与不安，失落与渴求。“蛇”的阴魂不散。这就是现实的世俗生活难以解脱的矛盾！

综上所述，马莱尔巴在这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理性之光的照耀，其言行、情绪和心态，无不脱出了常规。小说的叙述者显然已被那个社会污染，人格业已分裂，他孤独，神经质，无法同周围的人与现实交流、沟通。于

是，作家着意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倾力描绘人物的唯一尚未遭到亵渎，而保留为纯粹的领域——潜意识，诉诸梦幻、内心独白、自言自语和自我诘问等等叙述手段，去勘探人物隐蔽的、原始的心态。马莱尔巴透过叙述者非正常的视角，去破译脱出常规的现实生活的电码，通过叙述的疏远化，好像利用X射线一样，去窥视脱出常规的人生。这样，小说的荒诞不经而又滑稽可笑的形态，便独标一格的表现出了陷入危机深渊的现实社会和它的居民的本质特征。

小说的这一深层旨趣，同作为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学的叛逆者的马莱尔巴的思想文化观念、诗学主张，是丝丝入扣的。

这，兴许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诡奇独特的小说《蛇》的价值所在吧。

路易吉·马莱尔巴(Luigi Malerba，1927—)，出生于文化古城帕尔玛附近的贝尔切托城。他自幼酷爱文学，但在大学攻读的专业却是法律，只是大学毕业后他改换了职业，才得以施展他过人的文学才华。这样的经历好像是意大利古今许多作家共同的。1950年，他迁居罗马，进入影视界当编剧。他独立编导的历史片《女人与士兵》具有鲜明的新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十五世纪帕尔玛的乡村生活，完全采用帕尔玛方言。

马莱尔巴的文学成就，同以“63社”为发端的新先锋派密切相关。他们的思想立场和文学实践，都以毫不妥协的、激进的叛逆为特征。

马莱尔巴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蛇》(1965)、《筋斗》(1968)、《主角》(1973)，便是集新先锋派的思想、艺术特征之大成者，并使作家蜚声意大利和世界文坛。

随着七十年代后期意大利新先锋派狂飚时代的远去，马莱尔巴的创作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支撑长篇小说三部曲的非逻辑

的文学形式，非理性的艺术因素，蕴含了更深沉的、更富于批判精神的哲理性和社会性。马莱尔巴依然保持了一种可贵的思想激情和艺术追求。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充斥社会的忧虑和恐惧发表见解，用艺术家的敏感来阐释时代精神的尝试。《一个梦者的日记》(1981)是如此，长篇小说《蔚蓝的行星》(1987)和短篇小说集《银头》(1988)，也是如此。

马莱尔巴对儿童文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000年的故事》(1972)、《烟蒂历险记》(1975)、《小故事集》(1977)等，显示了他的奇妙、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少年心理的深刻理解。

1980年和1989年，马莱尔巴作为意大利作家代表团成员，两度应邀访问我国。第一次访华归国后，他写了《中国，中国》一书，抒发了他对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对前进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所怀有的深厚的友好情感。他在书中真诚地写道："我很遗憾没有成为中国人。"

目　录

第　一　章

鸟儿展翅飞翔，我却徒步向火车站走去

非洲爆发了一场战争。长着软木脑袋，呆头呆脑的士兵们身穿马苏瓦阿粗布军服，头戴软木头盔穿越城市。他们唱着那首当地家喻户晓的歌，前进在通往火车站的加里波第大街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去哪里？想去干什么？既然一个个都引吭高歌，想必心中自有快事，我默默忖道。通过电台唱出或用口哨吹奏的这支歌，从咖啡店和居民家的窗户那里传到大街上，回响在我的耳际。电台在夜间仍然连续不断地歌唱着。歌声刚停，讲话声又起，讲话声连续不断，然后又恢复歌声，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在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一辆辆满载着香蕉的手推车。我母亲因害怕得传染病，从不买香蕉吃（香蕉的顶端残存有昆虫的尸身）。

“香蕉是最危险的水果。”我母亲告诫儿子说，然后带他去见吃冰淇淋的孩子们。

每逢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徒步走过整条加里波第大街，一直到达斯泰卡塔广场（一位红脸的汉子从一面镜子中，指着一块贝

尔帕埃塞圆形奶酪，向人们微笑）。我们来到大广场那里的塔那拉咖啡店。我母亲停留在售报亭前，浏览各种杂志的封面，我则跟在服务员的身后，从这张桌子旁跑到另一张桌子旁，追逐那些舔着圆锥形冰淇淋的孩子们。

有个孩子长得像小天使似的，红润的脸颊，身穿天蓝色衣服，鼻子上翘，一对鼻孔清晰可见，金黄色的卷发梳成香蕉形状。他仿佛来自天堂，降落人间。至于我穿的鞋，鞋底已经开裂，工作服上的钮扣均已脱落，拖着鼻涕，双手沾满污泥，我站在他的身旁，不觉自惭形秽。我的腿上也是抓痕累累，膝盖总是黑不溜秋的。当我走近他时，他任凭我靠拢他，有时，还炫耀着冰淇淋，冲着我微笑，但是只要我一进入他的射程之内，他便会冷不防地踢我一脚。我看穿了他的这招后，便分外小心，想方设法踮着脚尖，从背后接近他，有时，我脱下鞋，光脚而行。他想必名叫阿方索，因为他母亲昵称他为丰佐，或者昵称他为丰齐诺。他最喜欢吃草莓冰淇淋。他母亲长得很丰腴，皮肤细腻而光泽，是个丽质佳人。站在她的旁边，我母亲的形象则显得分外可怜，因为我母亲头发不常梳理，身体过于瘦小。

我就这样从这张桌子旁跑到另一张桌子旁，从这个孩子那里追逐到另一个孩子那里，度过一天的时光。

“为什么你非得如此贪吃不可?”我母亲责问道。

塔那拉咖啡店的冰淇淋堪称市内一绝，由店老板塔那拉先生亲自制作，采用刚从维科费尔蒂利运来的鲜牛奶和新鲜水果作为原料。人们嘀咕着他为什么不建立一家工厂。大家都见到他在冰淇淋中加进真正的鸡蛋，而别人则搀入鸡蛋粉——来自中国的粉末状鸡蛋。人们常常听说，这种黄色的粉末来自中国。凡是黄色的物品均来自中国，在市政大楼拱廊下，一个小老头兜售的某些黄色小球也来自中国。那么香蕉呢？它们也是黄色的呀。

我母亲谆谆教诲说，贪馋为不恕之罪，人们可以因贪馋而下地狱。

在冰淇淋非上市季节，母亲带我到长期开放的巴列拉·维托里奥露天游艺场去看骑旋转木马的儿童。我们城里也有一个长期开放的露天游艺场。巴列拉·维托里奥露天游艺场的旋转木马之所以闻名遐迩，首先得归功于长得楚楚动人、胸脯十分丰满的售票姑娘。其次，是因为它的旋转木马是老式的，马脖子上挂有一面面小镜子，棉布做的鬃毛上装饰有跳蚤。再往前，有时升时降的旋转飞机和火箭。

我向住在同一街道的一位少年谈起冰淇淋，他是一位非常贫穷的少年，膝盖上伤痕累累，我向他谈起旋转木马，他听完我的讲述，将这一切转述给比他更贫穷、伤痕更多的其他少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怎么总是能找到一个比已知的非常贫穷、伤痕累累的少年更加贫穷、伤痕更多的少年。这个等级无限扩展下去，谁也不知道它的终极在哪里。

众人都说我有个不幸的童年，我可不这样认为。我为丰齐诺以及塔那拉咖啡店里的其他孩子有被打入地狱的危险而担忧。至于其它可担忧的事就寥寥无几了。其实，我的快乐通过伤痕累累的孩子们，似连锁反应一般向四面扩散开去，我是连锁反应中的一环，也乐于成为其中的一环。

现在撇开这些不谈，每天中午和下午五点钟，当O.P.S.O和杜卡莱两家香水厂的姑娘经过时，加里波第大街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这阵阵袭来的甜蜜而又不能入口的香味预示着姑娘们的到来，她们腰系天蓝色的围裙，骑车到达市内的各个街道，人们一眼便能瞥见她们围裙下的大腿。在那条街道上，在这股芳香中，我对女性的追求向往无限地膨胀，直到香味消失，电台恢复讲话声，列队而过的士兵唱起另一首歌。这次，我也在这

支队伍之中，齐步走着，但是没有唱那首当地家喻户晓的歌。

至于后来的年月，我记忆犹新的只是寒冷，刮得人睁不开眼睛的寒风，脚下踩得吱吱作响和灌满鞋子的白雪，刺骨的浸透肺部的寒气，冰柱般脆弱的手指，割人肌肤的朔风像一把锋利的吉列刀片。

“在地狱里至少是温暖的。”我母亲说。

事情往往如此，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原以为那里一切如旧，但是实际上，事物却在不断变化着，即便你出去买烟，出去散步，也总是有些东西在变化着。我在加里波第大街上来回走动，注视着一垛垛墙，这垛垛红色的墙原来不是红色的，或者说，即便原来是红色的，但也是不同的红色，我自忖道，这条石铺路原先也不是用石板铺成鱼刺形状的，这座教堂，这扇教堂的门，这家商店和这条人行道也无不如此。

从咖啡店和居民家的窗户里，传来电台永不停歇的讲话声和歌声。有轨电车和小汽车发出的噪音充塞在空中，大街上过往行人的说话声也是一种噪音，它与有轨电车和小汽车发出的噪音交织在一起。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什么也不想干，我母亲答道，他们走自己的路，仅此而已。

有些天的晚上，我上斯特拉多内去，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倾听法国梧桐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它如音乐一般美妙动听。另有一些天的晚上，我漫步在湍流的河滩上，倾听水流的淙淙声，可是水遇热会蒸发，遇冷会结冰，我默默思忖道。我才不管蒸发和结冰这种事哩。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对此没完没了地议论，我母亲说。

我又回到街道上步行，有轨电车来来往往，穿梭而行，小汽车和行人也是来来往往，穿梭而行。他们去哪里？我暗自问道。他们走自己的路，我母亲说，你别去管它。我同有轨电车，同小汽车，同过往的行人争吵。

这样活着岂不成了地狱般的生活，可是在地狱里至少是温暖的。这里的路是用巨大的冰块铺成的，寒冷侵入肺腑，寒风撕裂肌肤。我想到要像候鸟迁徙那样移居他乡。我现在就去首都，我自言自语道，至少那里是温暖的。鸟儿展翅飞翔，我却徒步向火车站走去。

是谁第一个投掷了真理之石？是一位男子？抑或是一位女子？我们以为忧虑之处不在于此。应该在其它方面作调查，首先要揭示人们所说的真理之石究竟是什么样的石头。该石头的重量、形状、颜色和坚固程度又如何。它的结构是斑岩的，是玻璃质的，还是轻石的。世界上的石头品种不下几百万。还有它的起源，是源于爆发（火成的，矿脉的和喷发岩的爆发），源于沉积呢，还是源于质变？岩盐也是一种石头。不能排除首先投掷真理之石的那位男子，或者那位女子有可能选择了火成碎屑岩石（白榴凝灰岩），同样，也不能排除有可能选择了沙岩。石英也是一种石头。然后，还应该根据自由落体定律揭示其落体的轨迹和重力。让别人去过问真理以及与真理有关的各个方面吧，这不是你的任务。你应该过问石头，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你要想到没有任何人会帮助你，恰恰相反，有很多人将千方百计地来阻挠你。你应该暗中默默无闻地工作，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实现壮举。你也别祈求建筑之父的帮助，因为建筑之父日理万机，无暇顾及。

第　二　章

歌唱和感受歌声从自己的躯
体内发生，并传播到空中，真
是妙不可言

我总是难以找到交谈者。人们相互之间交谈些什么呢？有些天，我走上大街，看到咖啡店里的人交谈着，大街的人也交谈着，发现这个人的话与另一个人的话交叉在一起，还见到小汽车里手握方向盘的人，同坐在他身旁的人交谈着，就是骑在自行车上，人们也能彼此交谈，我指的是骑在这辆自行车上的人同骑在另一辆自行车上的人交谈。他们之间交谈些什么？有什么事值得交谈的呢？有几个不眠之夜，我听到从窗户外传来的人声。我探头窗外，见两三个男人走几步，站住，然后交谈起来，过不多久，再走几步，站住又继续交谈。我想到咖啡店去试一下，但是我只同服务员交谈了几句，他给了我一杯咖啡，后来又给了我一杯咖啡。

同女人相处则另当别论，因为靠动作便能意会，而毋需言语。

我同女人相处始终是融洽的。说始终是融洽的未免言过其

实，但是可以说几乎始终是融洽的。我同许多女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可是同利利亚娜却合不来，因为她缠着我给她讲笑话，同巴蒂斯蒂娜合不来，是因为她烦人，同埃尔米尼娅也合不来，因为她也缠着我给她讲笑话。我相信许多男人给女人讲笑话，许多男子之间也讲笑话。

结婚之前，我很少同妻子讲话。后来，我们结了婚，现在我们几乎从不交谈。

建筑之父的儿子在三十三岁那年死于十字架上，而我则发现了作为自我表达方式的那种歌唱法，我的生活由此起了变化。

我在罗马的阿雷努拉大街开了一家邮票商店。通常，顾客要么是非常年轻的，要么是非常年迈的。我对顾客极富怜悯心。尽管我与邮票毫不相干(我精通邮票，但是与邮票毫不相干)，但是我了解他们。就像其它的收藏一样，集邮不是恶习，便是怪癖，有助于防止其它恶习的侵袭，或者有助于掩饰其它的恶习，但是集邮爱好者永远不可能通过收藏得到幸福。应该到其它的地方去寻找幸福。倘若一个人收集到了一百枚邮票，那么他就想得到一千枚，收集到了一千枚，就想得到十万枚。现存的邮票数量是有限的，我可以肯定，一位集邮爱好者即使收集到了全部的现存邮票，他也不是幸福的。

一天，富里奥·斯泰拉走进我的商店。我是在他妻子遇害后，见了报纸上登载的照片才与他面熟的。富里奥·斯泰拉以意大利复调音乐评论家著称，曾师从托雷弗卡，嗣后，又上了一年的音乐大学——汉雷大学。所有这些消息，我都是从报纸上获悉的。

他上我店里来是为了寻求音乐题材的邮票，用作一本出版物的封面。店里没有他所需要的邮票，但是临走时，他留下话说，您尽管来找我，我打算依照北欧国家、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的合唱团，组建一个音乐爱好者合唱队。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我在

此以前就已认识他，并告诉他，我常阅读音乐方面的报刊。实际上，我不仅阅读音乐方面的报刊，而且还涉猎其余的各种报纸。晚上，我关上店门后，抱着厚厚一大摞五花八门的报纸杂志回家，大约足有三四十份之多，接着开始阅读，直到深夜一点多钟。为此，我不论什么都能略知一二。我妻子也阅读报纸，专门选择我不读的文章阅读，来同我论战。我妻子性喜辩论。这些报纸杂志都是租来的，也就是说，每月我得向售报人交纳一千里拉的租金，所以我们两人都很注意别造成浪费。一旦遇到有我特别喜欢的某篇文章，我就将它买下，也就是买下报纸和杂志。

毋需富里奥·斯泰拉指点，我也知道在奥地利、德国和荷兰就有这样的合唱队。在这些国家中，人们自幼学习音乐，长大后，特别是爱好音乐的工人和职员相聚在一起，组成合唱队，由复调音乐的老师担任指挥。他们唱古典的复调音乐，唱经文合唱歌，学习视唱法，学习15世纪音乐家的作品，学习15世纪法国无名氏的音乐作品，或者还学习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乃至18世纪意大利无名氏的音乐作品。在基督教新教国家中，有很多复调音乐，因此有着比我们更丰富的材料，至于在意大利，所有的意大利复调音乐都始创于天才的音乐家蒙泰韦尔迪。

对于北欧人来说，学习复调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沉默寡言，难以同别人沟通思想，于是就相聚在一起唱歌。我有着北欧人同样的问题，所以去找富里奥·斯泰拉。鉴于北欧人个个都是如此，而在这里仅我一人如此，所以我的问题也许更为严重。

那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居住在蒙泰韦尔迪·韦基奥山丘上一座别墅的二楼。每天清晨，我徒步下山，一直走到阿雷努拉大街，我的邮票商店的所在地。我几乎天天下午一点回家，但是有时，去烤肉店用午餐，然后回到店里，在一张沙发上一直睡到四点半商店恢复营业时。晚上，我不马上去就寝，而是阅读报纸直

到深夜。我经常透过窗户看到东方的天空露出曙光。我妻子抱怨开着灯，睡不着觉。

“别抱怨了，老太婆。”我斥责道。

妻子比我年长一岁，我一直称她为老太婆。

那段时间，我们的婚姻并不美满。妻子令我反感。令我反感意味着我一见到她就感到讨厌。我因为失眠而十分容易激动，而激动又加剧了失眠。后来，我每天抽四十支烟。有时，我阅读报纸，但是读完整整的一版，甚至两版、三版，却不知所云，实在令人难以解释。我阅读一个又一个的单词，但是没有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有时一口气读完一篇文章，随即又读另一篇文章，还读广告和股市行情，可是却不知所云。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对妻子的反感与日俱增，竟到了容不得她出现在我面前的地步。可是我又非得容忍她不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但是，我相信对此她已有所觉察，因为她一张口，我就训斥她说，老太婆，住口，或者说，老头子，住口。我称她为老头子，想必是我习惯于将所有的名词都转化为阳性名词所致。在商店里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对一位顾客说，邮票不应该用脖子贴在集邮册上。其实，我的本意是说，邮票不应该用胶水贴在集邮册上。[①] 有几次，我几乎陷入了崩溃的状态，我去看病，医生劝我说，只要稍加休息，便能不治而愈。

正是那个时候，我去找了富里奥·斯泰拉。他首先向我介绍了国外的合唱队，对我说，这些合唱队演唱非但不取酬劳，倒是合唱队本身支付费用来学习复调音乐和维持合唱队的生存。我已经开始热衷于此道，为此，我对他说，我准备付款。价格为每月八百里拉。我还声明只要能让我多多演唱，我甘愿出一千六里拉

① 在意大利语中，脖子为 collo，胶水为 colla，两词仅结尾不同，以 o 结尾者为阳性名词，以 a 结尾者为阴性名词，故有此说。

的费用。他笑了起来。

“每次我们聚会时，您都将演唱。”他回答道。“如果您愿意的话，学会唱歌以后，您还可以单独演唱，但是合唱是一回事，独唱又是一回事。”

“我想马上知道我是否有唱歌的能力。”

他让我试了试嗓子。

“声音可以。”富里奥·斯泰拉说，“从现在起，您应该练习呼吸。”

我们开始每周排练三次，鉴于富里奥·斯泰拉音乐团体没有场地，于是我们聚集在西塞罗大街一所小学的健身房内，里面十分舒适，配备有椅式箱，靠近黑板是老师执教的指挥台。我们之中有津可内太太、波斯泰吉太太，即那位鞋匠波斯泰吉的妻子，还有罗马上流社会和神职贵族阶层的名门闺秀，还有年轻的音乐家、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班的学生、一位纸板商和两名林业部的雇员。我很快就发现，在那里，大家都以你相称。

晚上九时许，我们去健身房排练，人人都很准时，不言而喻，因为我们是名副其实的音乐爱好者。起初，我们练习视唱和练声，反反复复地练声，然后，开始将一些音乐短句连接起来练，再练习初级的经文歌和简单的初级颂歌。

我妻子常常调侃我。有一天，她自以为富有幽默感，戏称我为爱唱歌的丈夫，但是，我给了她一记耳光。当我潜心于一件我所热衷的事业时，容不得她来取笑我。我妻子始终不明白这点。尽管她挨了耳光，但是照旧嘲弄我。当我在家练唱时，她做鬼脸来取闹，一天，我见她正同底层的一个女房客在讲话。我的妻子像一个孩子那样在那里说长道短。显然，她在议论我，邻居则发出一阵阵庸俗的笑声。

“老太婆，我宰了你。”我一面上楼，一面威胁妻子说。她吃惊

地瞧着我，不加评论，但是她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了约一个月。

练罢颂歌和经文歌，大家开始学习天才的音乐家帕勒斯特里那[1] 创作的初级合唱曲。后来，又首次排练卡拉维塔的圣乐，唱了一首弥撒曲。我详详细细地讲述这些事，因为我喜欢这样做。

有的人，例如我，还在家里继续学习，练习视唱，可以说，我们的表现与学生一般无二。开始不久，我们被分成几组，有男高音组、男中音组和男低音组，这是深沉的声部，还有明亮的声部，像女高音组和女中音组。富里奥·斯泰拉说，我的声音介于男高音与男中音之间。他的这一说法令我大为不快。我始终主张事情必须分明，一是一，二是二，可是因为声音的缘故，我不得不对我的主张打下折扣。

我不知道该向谁解释这个问题，无奈之余便设法向妻子作解释。健身房光顾者之间的交谈无非是泛泛之谈，谈论纯粹的个人问题不合时宜。妻子则不然，她是为此而生存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如此。实际上，我发现凡是与歌唱沾边的事，她一概都不感兴趣。对我而言，歌唱意味无穷，我恢复了睡眠，不再做恶梦，首先不再像先前那样厌恶所有的人。可是我厌恶自己的妻子。一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她躺在我的床上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女人想干什么？我自忖道。我觉得她与我毫不相干，因为我是“歌曲”。从这一观点来看，她一窍不通。因此，她应该消失，不能露面，不能让她出现在我的床上。这些想法是那天早晨在我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因为当一个人一觉醒来时，他不受任何意志力的影响，他的脑海中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那天，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这一幕。可是我妻子也有可以责备我

① 乔万尼·帕勒斯特里那(1526—1594)，意大利著名宗教音乐作曲家，作有一百余首弥撒曲和三百余首经文歌。

的地方。

“难道你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吗?”她问我。

我没有觉察到家里原先不挂窗帘的各个窗户,现在都挂上了窗帘,没有觉察到她购买了一幅油画(景色可怕),挂在房门旁边,也没有觉察她改变了发型和头发的颜色。说真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又有一天,她到店里来接我,对我说: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她陪我回到家里,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觉察到。

“那么你究竟喜欢不喜欢这个新家?”我妻子问道。

我回答说喜欢,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察到这个家成了另一个家,正门还是在同一楼梯的平台上。

原先,所有的东西都惹我生气,挡住我的视线,阻碍我的思维,自我开始唱歌时起,我觉得万物都被一层浓雾所笼罩,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今天,我甚至难以讲述出那几日(那几年)的事,因为记忆也是朦胧如雾的。当我见到两个人兴致勃勃地交谈时,若是凑上去,我会感到十分难受。现在,我只是想,他们讲他们的话,我唱我的歌。

一天我妻子说要去海滨。我讨厌酷热,讨厌沙子,而且不会游泳。

我同妻子一起去了奥斯蒂亚[①]。那天,我学会了用内心来练歌。我记得我用这一方法练唱布里顿[②]的一首歌不下十五遍。嗓子不感到疲劳,也不再存在呼吸问题,我能将声音拉得很长,也许无人能及。我想写一封信给布里顿,告诉他可以修改这首歌,因为我能将声音拉得比任何人都长。这一内心歌唱的方法由我首创。我因热衷于这一发明而兴奋不已。富里奥·斯泰拉让我

① 罗马远郊区的市镇,以海滨浴场著称。

② 布里顿(1913—),英国作曲家。

感到难受，硬说什么我介于男高音与男中音之间。老师，这次你可说错了，我自言自语道。

我们坐在太阳伞下，我们的周围，有数百顶其它的太阳伞和无数喧闹而讨厌的人，还有大海的浪涛声和汩汩的流水声。

晚上，课讲得很费劲。富里奥·斯泰拉显得十分激动。他要求每个声音强弱相同，谁也不能唱高。他纠正每一个发出的声音。老师常常为我们上这样的技巧总结课。同时，讲解所谓的滑音，也就是说，当人们要唱某个音符时，不是直接唱这个已确定的音符，而是借助于另一个更低的音符，再唱到这个音符上去，或者说，从一个音符过渡到另一个音符不是通过生硬的变化而过渡，而是首先借助于另一个音符来过渡。大家作滑音的练习，然后，老师注意大家的声调，一旦发现有人降低了一些声调，赶紧让他引正过来。在复调音乐中，在没有乐队伴奏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合唱团在唱完一个长句之后会降低音域，指挥立刻便会察觉，因为几乎所有的合唱队员都降低了四分之一的音域。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吹奏乐器也同样会降低音域。吹奏乐器天生就有降低音域的倾向。

这就是为什么要训练准确，而平稳的发声的原理之一。倘若呼吸不当，大家都会倾向于降低声调。原则上说，人人都会倾向于降低声调，因为要唱好歌，至关紧要的是呼吸，也就是说，在唱出一个音符之前吸气，然后慢慢地吐出这口气。随着学习的深入，人们还会发现新的困难。

歌唱和感受歌声从自己的躯体内发生，并传播到空中真是妙不可言，它给人以舒适的感觉。但是，有些事情只能依靠孜孜不倦的练习才能完成。所有参加合唱的人梦寐以求的是把自己的声音传到比别人更远的地方。我还没有将内心歌唱的发现向富里奥·斯泰拉作丝毫的透露。我愿意找到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场合，共同进行探讨。我这样考虑还因为我想有朝一日能满足我

的好奇心，从他那里得知他妻子遇害的真相。依我看，杀害他妻子的凶手正是他本人，当然他死也不会承认的，但是，我设下圈套，向他提一些问题，从他的反应，我便能一目了然。我可以这么说，首先，我知道谁杀害了您的妻子；其次，我知道您也知道是谁杀害了您的妻子；再次，杀害您妻子的凶手知道您已经知道，而且现在他还知道我也知道。不难看出，这是三个连锁的问题，一环紧扣一环，问题本身的提法就包含着答案。我将这些问题记载在一张纸上，以免遗忘。

如果说发生于躯体内，并传播到空中的歌给人以特殊的满足，那么内心唱出的歌给人以最大的满足。我姑且不谈这点，因为内心的歌唱是我首创的。当然，内心唱出的歌是听不到声音的。也就是说，从外部听不到声音，但是从内部能听到。道理十分浅显：歌唱如同话语，内心的歌唱如同思维。

富里奥·斯泰拉一窍不通，对此显得十分迟钝。

"为什么您不唱？"他问道。

"我正唱着呢。"

"我没有发觉您在唱。"

"那么我告诉您，我正唱着呢。"

"那么我也来告诉您，我没有听到。"

"这就对了。"我说，"您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我是用内心唱歌。"

他异常惊讶地瞧着我。

"您居然有闲心开玩笑。"他不满地说。

"老师，"我非常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以最神圣的方式唱着歌。"

令人奇怪的是，一位像富里奥·斯泰拉那样确有乐感的人竟然不能明瞭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我的同学们私下窃笑，流露出背后取笑我的神态，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能从他们那里期待到

什么呢。我们唱完帕勒斯特里那的那首合唱曲，我骤然有腾空飞升的感觉，这决非隐喻意义上的腾空飞升，而是不自由主地驱使我走近窗户，准备纵身一跃，腾空起飞。纸板商赶紧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茄克，说我一定是犯了头晕病，必须远离窗户。我为此十分感激他，因为这也许仅仅是一种睡眠暗示，或者是某一形式的亢奋而已。

富里奥·斯泰拉仍然企图让我与所有的其他人一起以传统的方式唱歌，但是我拒不加盟。为什么偏要采用普普通通的方法来演唱呢？既然我能奔跑飞行，为什么偏要瘸腿而行呢？我唱得轻巧、流畅，富有感情。我的艺术可与天才的音乐家帕勒斯特里那相媲美。它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我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刚刚写下的词句，与内心的歌唱所引起的感觉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真有天壤之别，难以弥补。

我没有向妻子诉说这些事情，但是我用隐喻和暗示的手法向她表明了我的看法。当然，她是站在富里奥·斯泰拉一边的。我买了一支枪管加长的 7.65 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7.65 毫米口径的手枪是法律允许用于自卫的小口径枪枝。还有同一口径的步枪，枪管射出子弹，就像呼吸发出声音一样。步枪即便是小口径的(7.65 毫米的子弹比各航空公司馈赠给旅客的铅笔还小)，仍然是杀伤力强大的武器之一。一支短枪管的手枪则不同，它的射程在 30 米之内，也许射程更小。至于枪管加长的手枪，它的有效射程可达百米。枪管加长的手枪，即便是小口径的，也是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你想吓唬我？”我妻子发现我抽屉里的手枪后说。

“老太婆，我要杀了你。”我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我用抽屉里的手枪让我妻子明白，我是独立于她而存在和行动的，我有我的理想需要捍卫。还有一个理想，我愿在此略加

叙述。

正是我去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上课的最后几天里，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姑娘。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在其他的合唱队员之中。我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是为了确认，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富里奥·斯泰拉指挥的合唱队员相聚的一所小学二层楼的健身房里，我认识了一位姑娘，后来她成了我的未婚妻。我是合唱队员之一，姑娘也是合唱队员。正是在那里，不经任何人介绍，我认识了她，因为合唱队员之间不时兴介绍。在合唱队员之间，每来一名新队员，大家使用微笑来欢迎他，这种微笑就等于作了介绍，诚然通过微笑不可能得知新来者的姓名。正因为如此，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还不知道我的未婚妻（我的情人）的姓名。她冲着我微笑，我也冲着她微笑。在她冲我微笑之前，其他的合唱队员已经用微笑欢迎了她，她当即明白，在这个对她来说陌生的环境中，这是相互介绍的方式。我就这样与她相逢，冲着她微笑，这就是说，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绍。她冲着我微笑，这就是说，她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们就这样相互作了介绍。而后，我们便相识了。这是一次相会。想必是我的音乐经历导致了这次相识相会，导致我去同一位姑娘相会和相识，并将她变成我的情人。她是个系发髻的金发女郎。当我在健身房与她相会时，她身穿天蓝色大衣，围着貂皮围脖。一个可爱的女郎，头发披散在肩的金发女郎，光顾合唱队俱乐部似乎有点奇怪，一般来说，合唱队员都有一定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以上。尽管如此，那天晚上，这位姑娘来到了富里奥·斯泰拉合唱队队员相聚的健身房，我也在那里。正是在那里，我与这位姑娘相遇。那个星期四，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有着明亮的眼睛，金色的头发（自然的金色呢，还是染过的？）披散在肩上，系成发髻，我见到她不是在广场上，不是在客厅里，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商店，例如烟草店和咖啡店里，不是在公共汽车上，也不是在音

乐会上，而是在一所小学的健身房里，我去那里唱歌，她刚报完名，也去那里唱歌。我是在富里奥·斯泰拉出面租赁，租金由全体合唱队员的报名费中支付的健身房里与她相逢的。我与这位姑娘相逢，而不是同另一位姑娘相逢，诚然我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我与她相逢，与她在上述的地方相逢。我本来已决定不再去健身房，她却是第一次到来。就这样命运，或者说机遇，驱使我们相逢。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富里奥·斯泰拉的健身房里，在合唱队员之中，我们相逢了。

并非人人都能感觉到它，需要特别灵敏的嗅觉才行。贝鲁特的一名商人在他笔记本上仓促写下的短短几行字中说，一天下午，当他坐在奥斯坦德市[1]濒临大海的一个露台上时，曾感觉到它。同一天晚上，这位商人（某个名叫F·H·波乌尔塞的棕榈香皂商贩）在他寄居的旅馆房间里不明不白地死去。翻阅死者的笔记本，一名警察得出惊人的结论，并当即报告了上级。F·H·波乌尔塞根本无意描述它，只是说辨明了它，接着他写了不少惊叹号。凡此种种并没有能使警察在调查该人死因上有任何进展。可惜的是这位商人的记述也丝毫无助于对此事颇感兴趣的那些神圣的科学家。尽管如此，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一股香味。有人认为这是天堂的香味，但是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他们能鉴定香味的来源地吗？工作成果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没有发表任何公报，但是迟早有一天，新闻会像炸弹爆炸一般，引起轰动。

---

① 比利时港口城市。

第 三 章

漫长的散步犹如倾心长谈，
我的爱情史就始于一次漫长
的散步

当我初次跨进西塞罗大街的健身房时，我对歌唱竟然如此心驰神往，以至于看不见合唱队队员的脸，连健身房也看不见。我的目光始终死死地盯着上方，诚然上方除却天花板外，别无他物。只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习惯于将这个人同另一个人区分开来，并通过两次练唱之间的间歇时间和进行的短暂交谈，才记住某些合唱队队员的名字。因此也不排除米丽亚姆有可能在我初次见她的那个星期四的前几天就已经在场。那天晚上练唱帕勒斯特里那的一首六重唱经文歌《和平之王》，我因为内心歌唱的缘故，造成了混乱。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有点模糊：我同富里奥·斯泰拉发生了争执，合唱队队员们评头品足，议论纷纷，老师从指挥台那里要我服从指挥，米丽亚姆位于我的右侧，与萨皮恩齐太太相邻，萨皮恩齐太太微笑着。那天晚上，楣柱上方的霓虹灯光跳动闪烁着。米丽亚姆瞧着我，也许欣赏着我，而

其他的人则仍在评头品足，议论纷纷，萨皮恩齐太太仍在微笑，突然一人独自唱起歌来。同老师发生争执后，音乐课提前结束。

当我走向楼梯时，听到背后传来她的脚步声，米丽亚姆的脚步声，她跑在其他人的前面，我只是简单地问了她一下去哪里？姑娘指着一个方向，向我打了个手势。我说，我也去那里。仿佛我们之间早有默契似的，或者说至少我有这种默契的感觉，即使没有，我们也能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让米丽亚姆沿着静悄悄的圣天使城堡逛了一圈。圣天使城堡诞生之初，原是古罗马的墓地，现今人们都将它视为中世纪的一座城堡。围困这座城堡。我一定要把这一想法传达给米丽亚姆，一定要把围困和征服城堡的想法传达给米丽亚姆。无一遗漏地说出一件件事与通过自然的默契、以暗喻的手法让人明白这些事，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通过事物本身的魅力，不借助语言而以沉默来让人明白，是一门艺术。某些事物似乎是刻意塑造出来，它们本身在那里作着自我介绍，只要让它们自己讲话就行。人们能够让一座城堡，一条街道，一垛墙和一棵植物讲话，还能够让一块石头讲话。米丽亚姆与我并肩而行，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说话的必要。

我们通过圣天使桥，桥上有闻名于世的众多雕像。这是一座窄桥，一遇涨潮，台伯河的河水几乎能漫上桥拱。与一个女人结伴同行，漫步在一座桥上，称不上是历险，但是却给人以历险的感觉。当两个人，米丽亚姆和我，从桥上通过时，会比步行在人行道上和穿越广场时感到更加贴近。也许，本来我可以借助语言说些什么，但是语言并不是世上唯独存在的东西。漫长的散步犹如倾心长谈，我的爱情史就是始于一次漫长的散步，与此同时，一辆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而过。这些小汽车和行人，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对我们不屑一顾；其实，对那些走过我们身旁，对我们不屑一顾的行人来说，我和米丽亚姆本来就与他们素昧平生。

我们走过整条朱莉亚大街。17世纪，教皇们在这里散步，贵族们在这里有藏娇的楼堂亭阁。红衣主教们也同样如此。圣菲利波·内利、[1] 圣皮亚焦[2] 和圣玛丽亚的雕像至今仍在壁龛里，监视着这个散步的场所。朱莉亚大街是条笔直的大道，足足有一公里长。16世纪初叶，一位教皇为这条大街举行了落成典礼，虽然经历了四个半世纪的风雨沧桑，至今风貌依旧。像河水在河床中流淌那样，我们不由自主地被挟到街道中央去散步，因为朱莉亚大街两旁没有人行道，路面向中央倾斜。米丽亚姆似乎完全理解了这条长达一公里的笔直大道的语言，把它理解为长篇的爱情宣言。这不仅仅是去圣天使桥上历险，而且这种历险能够完美地按照传统去纳入传统的默契。

我问米丽亚姆叫什么名字，因为米丽亚姆是我虚构的名字。名字有什么重要呢？姑娘反问道。当然，名字没有什么重要，但是我总得以某种方式来称呼你呀，我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名字。就叫米丽亚姆吧，我说。她似乎感到很满意。米丽亚姆像抽烟那样，吐出一股白色的烟雾。可以说，我能为这样的一位姑娘起名而感到自豪。

朱莉亚大街使我萌生了想当一位身披紫色斗篷、脚系银皮扣的古代红衣主教——罗马教会王子的愿望。我感到这位古代人物在我的躯体内成长，感到他在我的腹中成长，感到与之俱来的绫罗绸缎的窸窣声，庄重的举止，拉丁赞美诗，格里高利时代的歌曲和风琴声，感到嘴角上轻轻地发出类似诅咒的拉丁语欢呼声（有益的牺牲！）还轻轻地发出在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学到的经文歌。红衣主教走动着，祝福着，用胳臂大幅度地比划着。

---

① 菲利波·内利（1515—1595），佛罗伦萨僧侣。

② 圣皮亚焦，公元四世纪意大利主教，殉道者。

他又跺脚又踢腿。我被一阵阵剧烈的疼痛惊呆。为了不叫唤，我不得不咬紧牙关。红衣主教的尖头皮鞋，系着银皮扣的皮鞋鞋尖，尖头皮鞋的银皮扣戳破了我的横膈膜，这是神秘的疼痛。这是神圣的昏迷危象。

米丽亚姆好奇地瞧着我，她说得有道理。我多次自问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史是如何开始的。妙在没有规律可循，而且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有的爱情史始于一次交通事故，始于一次暴风雨，例如埃涅阿斯和狄多，[①] 始于一次地震，或者始于炸弹的轰炸，有的始于修身养性的坐禅，甚至始于仇恨和反感，而仇恨和反感恰恰是爱情的对立面。我刚才提到的神圣的昏迷危象，便为一例。

你现在正用拉丁语讲着话，米丽亚姆怀着巨大的好奇心瞧着我说。我是在开玩笑，我回答道。可是你说了几句拉丁语。那是一个玩笑。那好，米丽亚姆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玩笑？我似乎是一位神甫，我回答道，似乎是一位红衣主教。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经我改编的诗篇《愤怒的一天》中的几行诗句，我将它朗诵给米丽亚姆听，她对此十分满意。诗句写道：米丽亚姆，神奇的声音/回荡在墓地/在荣登宝座之前/人人都得经受理智的考验/。

我不懂拉丁文，这仅仅是我为奉献给她而编造的一个游戏。现在我结束了我的讲话，不再作声。就这样在寂静中结束了我们散步的第一章：相见和爱情宣言。

第二天晚上，谈话在贾尼科洛[②]继续进行。从贾尼科洛向远

---

①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人物。埃涅阿斯是传说中漂泊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英雄，狄多为迦太基女王，苦恋埃涅阿斯，为之殉情。

② 罗马的山岗，高 82 米，因加里波第率共和国军队抗击法国侵略者而闻名。现建有加里波第雕像，为鸟瞰罗马的景点。

处眺望，罗马恍若一个露天游乐场，也就是说，它点缀着万家灯火，莫塔公司的第一个字母M雄伟地挺立在巴尔贝里尼广场的上空，闪烁着光芒，还有卢纳公司和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灯光标志。一边是灯火辉煌，喧闹不休，一望无际的罗马，另一边是我和米丽亚姆坐在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内，仿佛在一个舞台上，全罗马的人从观众席上将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们。我不知道米丽亚姆是否也有同感，我没有谈我的感觉，因为有的感觉是错觉。其它的小汽车停在人行道上，城市的风光呈现在它们的面前。透过汽车窗的玻璃可以见到车内点燃的烟卷。

如果那天晚上，我对米丽亚姆说，我们去电影院，那么现在我能肯定她会说不去。当时，阿德里亚诺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描述滚球队员的美国影片，报纸的评论这样介绍说，影片的片名叫《自吹自擂的人》。影片中的人物为了滚球而相互残杀，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报纸的评论这样写道。评论还说，影片非常精采，演员也个个出类拔萃。如果那天晚上，我决定去阿德里亚诺电影院看电影，以取悦于米丽亚姆的话，我将会大失所望，因为米丽亚姆不喜欢电影，不是不喜欢这部或那部影片，而是什么影片都不喜欢。于是，我只字不提电影。我是以严谨的态度来讲述这一切的，因为我喜欢这样做。

我头脑中浮现出看电影的想法，就像人们与姑娘们交往时惯常会想到的一件平凡而普通的事一样，就像人们惯常想到的无数其它十分平凡而普通的事一样，这些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去电影院，有人提议说，于是那些姑娘们来到了电影院。如果我向米丽亚姆提出这一建议的话，也许她也会来到电影院。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表现同所有其他男子汉在对待所有其他姑娘的表现毫无差别，诚然，有人用这一方式表现，有人用另一方式表现，但是我不知道米丽亚姆是否同所有的其他姑娘有相同的表现，因为她不喜欢电影，那么就有可能回答我说不去。要是

我建议她同我一起去阿德里亚诺电影院，或者去另一家电影院，那么她会说不去的。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因为我没有提出这一建议，也不想提出这一建议。

在我的小汽车的座椅上，与我并肩而坐的那位姑娘是谁？在我的小汽车的座椅上，与我并肩而坐的那位姑娘在干什么？什么也不干。正在发生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我自言自语道，也就是说，一位姑娘和一名男子并肩而坐，这名男子就是你，这位姑娘就是你在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里认识的米丽亚姆。好极了，我自言自语道，那么你快付诸行动，请你同她说些什么。或者暂且别说，等三思后再说，因为既要开口，就不能说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是你也不能一味沉默下去。一些男人谈论女人，另一些男人谈论战争。就战争这一题材，他们随时都有话可谈，可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我说曾经历过战争，那是我撒的谎。确实我连士兵都没有当过，尽管我竭力让人相信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有一次，在我的家乡，我遇到飞机轰炸。我煞有介事地叙述此事，天晓得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谎言，只要有可能、我经常撒谎。我瞧着米丽亚姆抽着烟，吐出一股烟雾，然后将烟头扔到车窗外。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一声不响地瞧着我，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我不知道她等待的是什么，她又仿佛在说话，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我好比一个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到家门口的旅行家伫立在那里，他知道自己能得到令人欣慰的接待，门是虚掩着的，一推便能进去，但是他却没有进去。你也模仿他的举动伫立在那里吧，我自言自语道，同时，你十分清楚，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付诸行动，必须忙碌起来。就像在战争中那样，伫立不动永远是不合时宜的。你若发动进攻，虽败犹荣，但是你若伫立不动，什么事也不发生，在可能发生的情况中，什么事也不发生是最糟糕不过的了。

你行动起来吧，我激励自己道，实际上，我已经开始了行动。我拥有一件特殊的兵器。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善于使用它。我却能将这一兵器——舌头运用自如。我善于将它卷成螺旋状，善于迫使它进行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振动（相对于脸部的中心线而言），还善于将它蜷缩在喉咙口，然后像撞墙钟那样猛然甩向前方，还善于将它像钓鱼竿那样轻而易举地抛向远处，善于让它纹丝不动地停留几分钟，然后让它作垂直运动，疯狂地去铤而走险。我善于将它像地毯那样卷起，然后又突然散开，善于将它像螺旋桨那样转动，像鞭子那样挥舞，像刀剑那样刺杀，善于将它像床单那样展开，像旗帜那样飘拂，还善于让它硬如钢铁，软如水母。为了收到最大的效益，首先必须像在战争中那样利用奇袭的方法。还是利用节奏。没有节奏，除了引起混乱外，人们将一事无成。节奏并不是通过学习便能获得的，而是天赐之物。它可以日臻完善，但是必须是先天赋予的。

倘若有女人通力合作，我还能用它来开启香槟酒的瓶塞。我将舌头卷成瓶塞状，那个女人则将她的舌头紧紧缠住我的舌头，将舌头使劲往后一缩，真空造成轰的一响。从外部人们听不到任何声音，因此也可以当众开启香槟酒的瓶塞。

早晨五点三刻，我们乘坐我的汽缸容量为 600 立方厘米、窗玻璃模糊不清的加宽小汽车来到那里。三月是刮风和发情的季节。那年的三月十七日，六点零八分日出。那天是圣乔瓦尼·达马谢诺和圣奥古斯塔，韦尔吉内的诞生日，按照《巴尔巴内拉》[①]的说法，它是黑暗中的第二个早晨。我一睁开眼（我总是闭着眼睛接吻），发现我们的周围空无一人，所有的小汽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两名骑马的巡警。市内的路灯已经熄灭，鸟儿苏醒

① 意大利民间历书。

后在枝头上啼鸣，另一些鸟仿佛被正在出现的曙光激怒，在空中飞来飞去。接吻是一门艺术。

一只麻雀飞来，停落在汽车发动机的盖板上，然后又飞走，沿着民族复兴时代的英雄加里波第纪念碑作短暂的飞行。严格地说，我和米丽亚姆整宵只是接了一个长吻。

为了赢了女人的惊喜，我厌恶采用外来的方式，而喜欢传统的接吻形式。米丽亚姆好像挨了我的棍棒，倒在座椅上，双眼闪烁着光芒，眼圈发黑，像一个受高烧折磨的病人，我竟把她折磨成一块破布。她瞧着我点起一支烟，便说，让我抽一口吧，我将烟卷递到她的嘴唇旁。她吐出一股烟雾。又对我说，再让我抽一口吧。谁也不能否认，那天夜里，我和米丽亚姆开始了真正的爱情史。否则，爱情史又为何物？即使没有以后的事，我也是这样来理解爱情史的。

两名骑马的巡警还滞留在纪念碑的附近，瞧着我们正千方百计地想起动汽车。把汽车留在这里，我们走吧，米丽亚姆催促道。这就起动，现在就起动，我说。可是真的起动不了。照理，我能够把米丽亚姆送到商店，但是在汽车中度过一夜之后，一大早步行前去岂不扫兴。你马上会看到它起动的，我说，这种型号的小汽车是为了寒冷气候而制造的，专门为寒冷条件下起动而制造的。

两名骑马的巡警已经远去。也许那两个下流坯明白了我正要求他们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推一下小汽车时才离去的。现在已经加热，我说，你等着瞧，它马上就能起动，它不缺汽油，不缺任何东西，必然能起动。令人惭愧的是，小小的发动机尽在空转，令人惭愧的是，此刻，在贾尼科洛的寂静中，在加里波第的眼皮底下，小小的发动机徒劳地轰鸣着，先前，所有的小汽车在这里运转都十分良好。蠢猪，我正在诅咒。你最终会把蓄电池的电耗完的，米丽亚姆提醒道，与此同时，蓄电池正在放电，发动机转得更

僾了。

米丽亚姆点上一支烟，不耐烦地吐出一股烟雾。我必须在那些乡巴佬出门之前回到家，她说，现在回家很迟了，也就是说必须尽早回家。米丽亚姆仰望着曙光照亮的天空。莫塔公司的第一个字母 M 的灯光已经熄灭，街上的灯火也已经熄灭，只有过路的几辆小汽车还亮着车灯。潮气凝结而成的水珠从车窗上淌下。其它小汽车的发动机都在运转，惟独我的小汽车不想启动。像这种发动机启动不了的事我是头一回遇到，我说。你大可不必生气，米丽亚姆安慰道，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正常，不，我说，这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

发动机十分缓慢地转动着，莫非蓄电池陈旧了，米丽亚姆说。它可是新的，几乎是新的，也许还能自行充电，我回答道。一辆出租汽车经过。米丽亚姆打了个手势，出租汽车驶近她的身旁。我现在回家，你会感到遗憾吗？她问道。发动机转了三圈后，停止运转。我会感到遗憾的，不过，你还是照你说的回去吧，我回答道。米丽亚姆上了出租汽车，消失在下坡路上。

不等清道夫到来，我就锁上汽车，徒步而行。徒步而行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我有着展翅欲飞的感觉。注意别上感觉的当，我告诫自己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感觉吗？那么为什么我经过加里波第纪念碑下的一片水坑时，居然没有打湿我的鞋？又为什么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股向上的力，仿佛要摆脱重力定律呢？我探身厚壁高墙外，遥望圣彼得大教堂。人们可以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圆屋顶，还能看到被摩托车和金属门帘的噪声唤醒的维拉·多里亚·潘菲利的草坪和树木，梵蒂冈铁路和加罗山岗。

我环顾四周，周围空无一人。现在我就起飞，我自忖道。我肯定能飞行，空气柔软得像一个鸭绒床垫，我轻得像由一根无形的尼龙丝拽着我上升，感到能像鸟儿，或者像飞机那样在空中静

静地飞行，而不会发出飞机的轰鸣声。只要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往我脚尖上轻轻一推，我就可以从厚壁高墙上起飞，飞向维拉·多里亚·潘菲利的草坪和树木，那里白天，猫头鹰栖息在巢中，晚上，飞进城去觅食。我是白天的鸟，我的飞行永远不可能同猫头鹰的飞行交叉。我回头张望小汽车。紧贴在地上的笨拙车身令我捧腹，它居然如此需要一个支点，如此受到重力定律的支配，以至不能从地上升起分毫。其它的小汽车也令我捧腹，它们具备如此复杂，同时又是如此无用的机械装置，发出可笑的嗡嗡声，密密麻麻地驶过。大大小小的汽车在沥青路上有规律地滑行着。一想到它们，一想到它们配备的发动机，齿轮装置和车轮，就值得可笑。

一架飞机在高空轰鸣而过，我为此而感到惊恐不安。它能在空中运载成吨的重物，而且设备一应俱全，有喷气发动机，电子线路，操作杆控制板，伺服操纵系统和可收缩的起落架，我怎么能同这样的一架神奇机器相比呢？同它相比是站不住脚的。我瞧了一下我那没有饰物、瘦弱可怜的双手和手腕，我又摸了摸面颊，一夜间，上面长出了胡子。

我从原先攀登上去，并可以起飞的厚壁高墙上爬下来。圣彼得大教堂的圆屋顶依旧耸立在那里，我重新脚踏实地，与此同时，喷气发动机还在空中轰鸣着，飞机像一条银色的鱼悬挂在空中，恍若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实际上，却以九百公里的时速飞行着。现在人们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再也听不到它的声音，连发动机的轰鸣声也消失了，但是，就像教皇在途经的路上总留下某种东西一样，飞机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样东西——魔力。飞机已经远去，见不到它的踪影，听不到它的声音，但是我依旧停留在那里凝神遥望，侧耳细听。我正寻觅什么呢？我不禁暗自问道。

众所周知，蟑螂的历史远比人类悠久。从几百万年前的泥炭纪起，就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它爬行在森林中，以树叶，天然树脂，木头，粪便，甚至以泥土为食。今天，蟑螂还以纸张，橡胶，电木，油漆和肥皂为食。它可以把一切东西变成食物。人类用各种毒饵向蟑螂开战，而且还在墙上大肆宣传消灭这一昆虫。人类对蟑螂切齿痛恨。蟑螂有着人类并不具备的许多东西：鞘翅，触角和翅膀。除了单眼，蟑螂还有发达的复眼，能使它在黑暗中看清物体。它既不怕严寒酷暑，也不怕潮湿。蟑螂通常有三对腿，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有四对腿。它能爬行跳跃，尽管它算不上飞行能手，但是能飞翔。它既能咬，又会咀嚼，或者同时两者兼而能之。在某些情况下，蟑螂如彩虹般绚丽多彩。尽管如此，人类对蟑螂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

第 四 章

在歌曲和音乐中存在着一个
呼吸和节奏的问题，在性欲
冲动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光线，噪音，局外人和动物的出现是干扰性欲冲动的因素。在草坪上或者在露天做爱，我觉得一切都会在空中挥发，在一间天花板过高的屋子里，如 16 世纪、17 世纪和 18 世纪时代的屋子里，或者在窗户敞开、气流进进出出的房间里做爱，也同样如此。在一间窄小而封闭的房间则不同，一男一女能够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得到真正的了解，恍若只存在着两个对立者，终于开始了冲突和表演。这是符合反作用力原始规律的。我的商店的后房间十分狭窄，没有窗户。我在那里存放着一包包的目录册，一个奥利韦蒂卡片柜和一个货架，架上陈放着没有编入目录的邮票，它们按不同的年代和国别分装在几个厚厚的纸袋中。那里还有一个珍藏稀有邮票的壁式小保险柜和一张陈旧的皮沙发。保险柜的下方，沿墙安放着一张钢丝床，似乎钢丝床是不经意地放置在那里的。

我在西塞罗大街上来回踱步，在西塞罗大街的富里奥·斯

泰拉健身房门前等到了米丽亚姆。我对她说，算了吧，富里奥·斯泰拉是个凶手，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唱歌应该适可而止，不应该成为歌唱的的奴仆。别再去唱经文歌来浪费时间，我劝说道。米丽亚姆听了我的这番话，大为诧异，与此同时，从健身房那里传来合唱队队员的歌声。我又劝说道，算了吧，同富里奥·斯泰拉这个杀人凶手在一起，你唱得够多的了。

当我们驱车前往我的商店时，西塞罗大街健身房内合唱队队员们正唱着歌。就是到了台伯河滨河大道上，歌声还尾随着我们，就像一股气味那样沾到物体上或者沾到人身上，任你怎么摆布也赶不走，始终回响在我们的耳际，当小汽车夹杂在众多的其它车辆中在滨河大道上风驰电掣时，传来了远处的音乐声、赞美诗合唱和经文歌。我不时将目光转向坐在我身旁的米丽亚姆，为她放声唱歌、随我而来而深感满意。她的头发分成两路，对称地垂到前额和眼睛上，她的狭窄的双肩上披着浅色的风雨衣，从车窗后面透进的光线，清晰地衬托出她的倩影。合唱队队员的歌声仍然尾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商店才消失，我关上门，请米丽亚姆落座，请她脱去风雨衣和手套，我也坐在前房间的一张椅子上。米丽亚姆拿起一本集邮册，翻阅起来，我先给她点了一支烟，然后又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你精通邮票，米丽亚姆指着打开的集邮册问。当然，我回答说，这是我的职业。

我向她解释说，古老而稀有的邮票才值钱，随着邮票变得越来越古老，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因为邮票多有散失，有些稀有邮票并不古老，如圣马力诺的那枚邮票，上面印有红胸鸟的图案，然而尾巴却错画成了鹦鹉尾，或者说，有些古老邮票并不稀少，如属于英国最早发行的面值为一便士的邮票。集邮的诀窍就在于将它们收藏起来，等待它们变得既古老，又稀少。

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变老了呀，米丽亚姆插话道。在这一点

上，她说对了，但是不管怎样，人人都会变老，直至挥发消失。不久以前，连教皇都挥发消失了，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可怜的教皇也遭此不测，我说，但是我很快意识到米丽亚姆对教皇并没有好感。在罗马，平均每天有九十人死亡，她说，可是谁也觉察不到。你上街去走走，会看到人们微笑着，散步着。谁都不会想到城里有九十人临近着死亡。如果你想到了这点，那么你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必须亲眼目睹后才能相信。九十个死人是个相当大的数量，我说，推而广之，如果将范围稍微扩大到罗马以外，那么就会有九百个死人和九千个死人。还可能有九万个死人，米丽亚姆说，九万个死人是个相当大的数量。

米丽亚姆说的句句是实话，但是那番话将我们带到了我要说的遥远的过去。如果我不想让米丽亚姆离我而去，就像过去我同我的一位女同学在公园的湖泊中的一个岛上所遭遇的那样，那么，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那一天，我和那位女同学坐在仙女泉后面的草坪上，她谈起市大教堂的一个钟楼看守人让她登上钟楼的顶部，后来发现那个下流坯在那里安放了一张床。于是我对钟楼看守人大发了一通议论，与此同时，其他的学生来到岛上，抢走了我们的船只，将我们扔进了船只失事幸存者的行列中。

我们从那边走，我对米丽亚姆说。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米丽亚姆连眼也不眨就跟着我走了。

我本来打算让她先脱衣服，结果，倒是我先解下了领带。米丽亚姆摘下脖子上的围巾，坐到床上，即钢丝床上。我脱去茄克，米丽亚姆取下项链。我脱去长袖毛衣，米丽亚姆脱去一只鞋。我脱去一只鞋，米丽亚姆脱去另一只鞋。我脱去衬衫，米丽亚姆脱去长袖毛衣。我脱去另一只鞋，米丽亚姆脱去裙子，至此我们身上只剩下了内衣。我脱下一双袜子，米丽亚姆也脱下一双袜子，至此我们都光着脚。脱完内衣，她身上只剩下了乳罩，但是最后

她将乳罩也摘下了。终于，我们两人如两条蠕虫一般身上一丝不挂。这时，米丽亚姆掀起床上的花格子旅行毛毯，钻了进去，毛毯下没有铺床单，除了床垫，别无他物。于是她把花格子旅行毛毯重新铺上，躺在毛毯上。

我主张纯粹的性欲。感情是一回事，性欲是另一回事。有人追求性欲，有人追求感情。无论是男是女，对两者都追求的例子罕见。若果真如此，那就乱套了。

我关上了灯，在黑暗中，我和米丽亚姆两人躺在钢丝床上。我光着身子，她也光着身子。我点燃起一支防备停电用的蜡烛。烛光刚好能照亮房间，并随着我们的呼吸而摇曳不定。我难以相信米丽亚姆会与我同枕共眠，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她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两人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已经接近子夜，许多人已经在家中安寝就睡，我们却正是开始冲突和表演的时候。我还摘了手表，米丽亚姆摘下了耳环和手镯。印在邮票上的众多人物：国王、王后、总统、发明家和圣人从货架那里注视着我们。这些人物都已离开尘世。我们两人则不同，我们是活人，是身上一丝不挂，也就是赤身裸体的活人。米丽亚姆将裙子、衬衫、袜子和其它衣物都放在那张旧沙发上，我将自己的衣物扔到奥利韦蒂卡片柜上，柜内保存着信件和发票帐单。我们赤条条地躺在钢丝床上，互相抚摸。这里，一个是米丽亚姆，我称她为米丽亚姆的姑娘，另一个是男子，也就是我。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如果我不亲临其境，那么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有人急切盼望某件事发生，待到发生了这件事，他便觉得不可置信，可以说，这人就是我，正在发生的那件事正在我身上发生。于是我自言自语道，正在发生的这件事妙不可言 。我们两人躺在钢丝床上，我们两人（我和她）都赤条条地躺在钢丝床上。印在邮票上的国王、王后、圣人、教皇和发明家隐藏在货架上的油纸袋中。我和米丽亚姆赤条条地躺在钢丝床上。我的手指肚像鲁宾

斯坦的手指肚那样具有爆发力。

在歌曲和音乐中存在着一个呼吸和节奏的问题，在性欲冲动过程中也同样如此。正如在歌曲中那样，呼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 声音都是自然倾向于减弱的。呼吸则不然，它应该直达最终的高潮。这不仅仅指持续的时间，而且还指根据乐曲的持续时间赋予各乐章以适当的节奏。就像在交响乐中那样。当然，可以沿袭经典的模式，按照传统交响乐的三个乐章(快板——柔板——小步舞曲)进行，或者可以通过变奏、复奏、赋格、欢腾的回旋和小快板来丰富乐曲。为此需要练习呼吸。当我身体状况良好时，我采用很多的变奏。变奏不仅不会干扰主题乐章，而且还修正和突出它。除此之外，还具有能使对方(女人)大感惊喜的优势，对方不得不作出恰如其份的反应。需要通过配合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使用变奏并不意味着即兴演奏。当即兴演奏导致你破坏作品结构时，迷恋于即兴演奏的快感中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结构不是即兴演奏出来的。谁能即兴演奏出结构，必是天才无疑。

为稳妥起见，以采纳各种模式为妙。这里举一个例子：活泼，低沉，快板——缓慢，快板——活泼，快板，牧歌的模式。这是古典类型的一个模式，取自阿尔坎杰洛·科雷利[①] 为圣诞之夜所作的 G 小调大协奏曲第 8 号作品。或者举另一例子：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该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 D 大调交响乐第 2 号或第 43 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又富有权威性的结合，有时，我沿用沃尔夫

① 阿尔坎杰洛·科雷利(1653——1713)，意大利著名小提家演奏家和作曲家。

冈·阿玛台乌斯·莫扎特的降E大调小提琴，古提琴和乐团练习交响乐第K.364号作品。通过唱片，我对许多交响乐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紧要的是在终曲时一起进入振动。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人走调，或者驾驭不了好滑音，那么这意味着失败。相反，如果振动相一致，滑音均符合规范，那么这意味着狂喜。

人们爱好音乐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是不可能对它一无兴趣，因为音乐是宇宙的动力之一，就是蛇也听音乐，就是哺乳动物也都或多或少地听音乐，整个世界是个共鸣箱，回响着自然协奏曲。米丽亚姆对和声颇具天赋，但是在节拍上有所欠缺，缺乏节奏，而且还缺乏自控能力。当接近性欲高潮，刚开始最后振动之时，声带也进入了振动，发出十分尖厉的叫声，音量太大。我担心被某个巡夜的警察，或者被过路行人听到，担心楼内的房客叫来消防队员或者警察。罗马人素以恐惧而著称，一有风吹草动，便叫来消防队员或者警察。如前所述，幸亏后房间没有窗户，但是像米丽亚姆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能穿透古老大楼的墙体。

注意声音，我提醒她说，墙外，其它人家里和大街上总是有不眠的男男女女在侧耳细听。我怎么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呢？米丽亚姆不解地问，这件事真奇怪，我一点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叫声，当时，我凝神专注于其它的事。你所说的并不奇怪，我对她说，你凝神专注于其它的事，但是可能有人会听到你的叫声，然后跑去叫来消防队员或者警察。要是来了消防队员，看到我们两人在床上的镜头，这将是何等的尴尬。诸如此类的艳闻最终将被刊登到各家报纸上。我以后注意，米丽亚姆说，你瞧着吧，我将会注意的，万一我做不到，你就用手掩住我的嘴，封死我的嘴。

米丽亚姆在第一自然阶段（柔体运动和大幅度动作）和情欲姿态（第二阶段）中还能控制住自己，但是临近性欲高潮发狂和激变）时，她又发出十分尖厉的叫声，我竭力去吻她，来阻住她的

口。

第一次和第二次交欢首先有助于我摸清情况，洞悉米丽亚姆的自然节奏，找到滑音时的正确节拍。第三次交欢时，我从某个名叫贾科纳的音乐家那里择取了古典模式(科雷利模式)。节奏缓慢，深沉而执着的模式。第四次交欢时，我在渐弱——渐强，渐弱——渐强之类的模式中试图作些简单的变奏。渐弱——渐强，渐弱——渐强是音乐学院一年级学习的基础乐章，但是已经需要一定的配合。第五次交欢是中断的。我热衷于巴罗克风格(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了解米丽亚姆跟随我到了什么地步。米丽亚姆的反应绝妙，但是热情驱使她提前几分钟到达激变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我作出快速的调整来跟随女人。我像瑞士手表那样准时，而且还善于在需要时改变节奏。米丽亚姆并没有意识到她造成的这个小问题，她怎么能意识到呢？第六次交欢时，我采取了维也纳小进行曲的节奏，以便在德沃夏克式的终曲中大获全胜。果然是一首凯旋曲。

我本来打算赋予最后一次交欢以近乎庄重的欢快速度，这也是因为我认为这一模式更适合于终曲，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各乐章有着自己固有的速度。这些乐章就像18世纪的弥撒曲有着缓慢——行板——小快板的模式，赋格作为终曲。

从金属门帘下射进一束美丽的光带，犹如霓虹灯的灯管，人们可以听到街道上运垃圾车发出的声音，运垃圾的卡车活像一只癞蛤蟆呆在那里，开始日常的工作，装载由城市清洁工从千家万户的楼梯上扛下来的一袋袋垃圾。阿雷努拉大街汽车站旁忙忙碌碌，人来人往。这只闪着金属光芒的癞蛤蟆必须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吞下整个地区的垃圾。这里高楼林立，家家户户都有大量的垃圾。白天，妇女出去买菜，带回满满的一篮篮食物，第二天早晨，癞哈蟆来到，吞下所有的剩余食物。这是城市垃圾正常的运

转周期。这一运转周期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因为它让人想起世界上的各种东西被糟蹋被毁灭。现在我专门来谈一下食物，因为其它物品生存的周期更长。如皮鞋、衣服和桌布等，还有电冰箱，它们在进入万物的归宿地——宇宙大垃圾场之前，能延续生存很多年。从理论上来说，某些物品能永恒地延续生存下去，如永不磨损的水晶制品。人生的延续是如此短促，以至根本不可能去测定永不磨损的水晶究竟能延续生存多少年。需要无数代人才能测定它。人类与它们作比较，人类总是处于劣势，只有同蔬菜等食物作比较才是例外。

米丽亚姆开始穿上袜子，我心里想，欢娱的时刻已经过去。

所有这些你是从哪里学来的？米丽亚姆问道。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回答道。显而易见，我指的是方法，因为事物本身就像世界一样没有什么新鲜之处。音乐模式是我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模式的选择是研究的结果。我在电台广播中和留声机上听过数百首乐曲，有时，进音乐厅听音乐会时，在记事本上记下节拍，还学习过音乐的基础知识。一般地说，人们都先做后想。我可不是这样，我未经预先思考，难以付诸行动。

如此说来，你的大脑总是在运转着，米丽亚姆说。对，总是在运转着，我回答道。你不感到疲劳吗？实际上，我总是疲劳不堪，白天黑夜都得不到休息，因为即使在睡眠中，我的大脑仍然在运转着，永不停歇，就是跟在她后面时，我也有我需要思考的事。这一切从外表上都是看不到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邮票商，但是邮票商也可以作各种遐想，因为头脑是独立的，独立的头脑产生独立的思想。这样说来，一名邮票商可以是一切，可以是国王、探险家、圣人和皇帝。只要愿意，他还可以是教皇。还可以是放荡无羁的人和追求女性的花花公子。从外表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看不出这人与那人之间的差异，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米丽亚姆全身穿着好，端立在我的面前。人们看过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便会发现她穿上衣服后别有一番风韵。现在米丽亚姆端立在那里，穿着苏格兰裙子和尼龙袜子，脖子上挂着迪奥珍珠项链，佩戴着手镯和其它饰物，显得雅致大方。

我陪你回家，我对她说。她却愿意乘出租汽车，愿意乘出租汽车回家。我的小汽车就停在橱窗前面，但是她不愿意有人陪同，也许她不想让我知道她的住址。我宁愿乘出租汽车回去，她说。

她穿过马路，上了对面停车场上的一辆出租汽车，随即消失在远处。我重新放下金属门帘，开始睡觉。

那段时期，我开始为邮票而感到羞耻，因此也是为自己而感到羞耻。有些日子，我呆在柜台后面，不敢正视大街一眼。我生硬地对待顾客，我取笑和调侃他们。您集邮，是集邮爱好者吗？我问道。那人回答说是。我于是说，好极了。那人疑惑不解地瞧着我。我用讽刺的口吻说，祝贺您。要是那人问我价格，我就胡说一通，半公斤的几百万里拉。那人听罢这莫名其妙的话，便形怒于色。在某些情况下，顾客无比耐心，在那里微笑地听着，走出店门时，还连声称谢。实际上，顾客经常是怒不可遏地走出店门，发誓永远也不进我的商店。有的顾客砰地一声关上门，离店而去。他们狠狠地说，瞧这个没有教养的人，这个白痴。我对此默不作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露面。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由于开辟了传教会的渠道，我发了一笔大财（足有数百万里拉）。我去传教会那里，在装满中国邮票和非洲邮票的纸箱里翻寻，论斤大量收购，以一百里拉的价格买入，再以一千里拉的价格卖给中学生。这全靠学校校工的鼎力相助，他们从盈利中提成。我还将邮票销售给其它的商店，因为传教会的各个渠道能源源不断地给我供货。货是好货，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一流货。传

教士们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同中国和非洲有广泛的联系。根据传教士和传教种类的不同，他们还同印度 澳大利亚和南美有联系。我经常去一个重要的传教会，它位于拉泰拉诺的圣乔瓦尼大教堂的后面。我对会长说，只要将邮票运来，我将全部收购，通过这笔收入，你们可以做赈济施舍等善事。到了某一时期，通过这笔买卖，我首创的这一经营之道，同传教士以及它的传教会作交易，我正在成为首都首屈一指的邮票商。

邮票占据了我全部的时光和全部的生活。它究竟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凡是世上的事都具有某种其它的意义，传教对传教士来说，也是如此。那么邮票呢？钱不是意义。那些四四方方的小纸片非但不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往往面目可憎。粗俗的颜色，学究式的图案。它们因有缺陷而增值，我自言自语道，因印刷错误而增值。在这一领域中，价值观念的体现往往是倒挂的。由此我开始厌恶起所有的集邮爱好者和广义上的集邮，其实，这些恰恰是集邮的概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怎么还能继续从事我的邮票买卖呢？我对商店漠不关心，将邮票卖给进店的人，但是不再具有主动性，传教士们纷纷来寻找我，我却连一张邮票都不收购。我将继续销售存货，直至告罄。然后再改行，另谋生计。如前所述，有的日子，我取笑调侃顾客。

存货数量可观，我可以平静地考虑未来，但是我没有心绪去考虑未来，也许，在油纸袋中还有一些稀有邮票，但是我也没有兴致去想它。同邮票分道扬镳吧，我暗自说道。我常常放下金属门帘，在城市里四处游逛，以寻觅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后来，我去唱歌，认识了米丽亚姆。在贾尼科洛，我居然到了要起飞的地步，其实早在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里就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长时间地在台伯河滨河大道上来回散步，我始终不放过

我的那个一成不变的飞行理想。我时而倚在栏杆上，俯视底下汩汩流动的河水，接着又踱起步来，然后又倚在栏杆上俯视底下。鸟儿在我的头顶上飞行而过。飞机也在我的头顶上飞行而过。也许正是我的职业阻挡了我去飞行。我已陷入了僵局，否认它也是枉然。这是邮票的过错。一名邮票商能飞行吗？问题就在于此。一名邮票商能从地上升起，在空中翱翔，在屋顶和教堂圆顶上空飞行吗？是一名商人更容易飞行呢，还是一名车夫，一名修道士和一名学生更容易飞行？我自问道。

有些情况不符合逻辑，与常理相悖。我选择当了邮票商，但是我不是生来就是当邮票商的。如此说来，我能够摆脱邮票的束缚，诚然一物与另一物之间往往是紧密相连的。去它的，货架，去它的，所有的邮票。邮票上的国王，教皇，圣人和发明家，以及邮票散发的阿拉伯树胶味和植物油墨味，别在我眼前出现。去它的，还有奥利韦蒂卡片柜，去它的，邮票目录册和油纸袋，去它的，所有的东西。去它的，还有小桌子和钢丝床。不，你别发疯，我告诫自己说。我可以平静地关掉商店，清理和拍卖这些邮票，也许还能改行，世上的职业比比皆是。于是我自问道，一名前邮票商能飞行吗？或者问，从事过邮票买卖一事会成为我整个一生的障碍吗？

我重新沿着台伯河滨河大道的栏杆散步，久久地凝视着河水，河水使我感到头晕。头晕是飞行之敌。我曾多次跃跃欲试，纵身投入空中，难道这种尝试不会成功吗？我将会跌入河中，我可不会游泳。我曾多次见到拥挤在栏杆旁的人群，还见到鸣着警报声的救护车、警车和为观看溺水者尸体而来的好奇者驾驶的汽车。第二天，他们将会把我溺死的消息刊登在各家报纸上。也许一名前邮票商能飞行，我自言自语道。那么赶紧抛弃买卖，或者任其慢慢消亡，我该怎么办呢？冷静些，我告诫自己说。

我又回到商店的柜台后面，从事我的买卖仿佛什么事也没

有发生过。凡是有头脑的人都这么做，我自忖道。此刻，你别飞行。我的沉重的双脚重重地踩在地上。

为了得到众所周知的稀释液，首先得采用母溶液，也就是说，首先得采用一克选定的溶剂，把它溶于一百滴酒精中，取得第一次稀释液，然后将一滴母溶液溶于另外的一百滴酒精中稀释，由此得到百分之一的稀释液。从靠这种方法取得的稀释液中再取一滴（使用标准滴管，各药房均有销售），溶于另外的一百滴酒精中稀释，由此得到第二个百分之一稀释液。当得到第九个百分之一的稀释液时，我们得到的数字比例为：1：1000000000000000000。这是一个夸张性的数字。一滴选定的溶剂（母溶液）至此已被稀释成10000000亿倍于它的体积。还可以继续稀释下去，但选定的溶剂痕量实际上已消失殆尽，惟有能量依旧存在。每次从新的稀释液中取出一滴溶液之前，都必须使劲摇晃容器。这一动作称为振荡。振荡的作用是能量化，换言之，让物质消化，能量保留。这个方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而是18世纪末，由塞缪尔·哈勃内曼首创。人们通过这一方法从子虚乌有中获取能量，也就是从反物质中获取能量。母溶液溶剂的选择，则是属于个人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和爱好选择溶剂。

第五章

倘若我们自身中存在灵魂的
话，那么，这灵魂显然应该如
《圣经》所说的那样占据上风

人人都去海滨，报纸报道说。我去海滨，感到厌倦。可是我继续去那里，不知道厌倦什么。我相信能得到消遣。

每个星期天，我早晨八点左右起床，将晨衣、游泳衣和瓶装防晒霜放在汽车里，趁交通还没有堵塞之际，疾驶而去。但是，我发现特拉斯泰雷火车站那里交通照样堵塞。汽车从波尔泰塞拱门、特拉斯泰韦雷林荫大道和贾尼科洛环城公路三个方向会合于此，需要花费半个小时，才能从铁路桥下通过。为了避免吸进其它车辆排放的废气，我关上了所有的车窗。这样一来，热不可挡。我只好再打开车窗，那个地区的空气本身就被排放有害物质的普尔菲纳工厂毒害。我觉得周围汽车里的人个个都是兴高采烈。我喜欢与快乐的人相处。因为我敢断定，他们不会对我怀恨在心。人人都去海滨，报纸报道说。

在圣·保罗教堂那边的高速公路入口处，还得浪费十分钟的时间，然后才能向海滨疾驶而去。所有人的小汽车都朝着同一

方向行驶，车速有快，有慢。必须小心谨慎，一面得留神地上划出的线条（单线、复线和虚线），另一面还得留神前面的汽车是否打出拐弯的箭头信号，你是否能超车。一面得留神反光镜，另一面还得留神埋伏在地下通道柱子和弯道后面，有时埋伏在夹竹桃的茂密灌木丛后的交通警。对于最先抵达终点者来说，这是一场激烈的赛跑，一场比赛，一场斗牛表演，有人命丧轮下。

我驾驶着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也奔向奥斯蒂亚。我的晨衣，还有我的游泳衣和瓶装防晒霜都放在座椅上。当我抵达奥斯蒂亚时，我告诫自己说，我得留神别压坏了步行者。他们一个个光着脚，皮肤黝黑，满身是毛，像蠕虫那样突然冒现出来。你压坏了一名步行者，那就休想消遣了。你以为你仅仅压坏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且因为他是赤身裸体的缘故。恰恰相反，你压坏了一个膝下有六个子女的父亲，压坏了一名工业家，一名金融家，一位部门负责人，一个价值亿万里拉的人物，就像当年某个人压坏了工程师所遭遇的那样，他就是因为工程师赤身裸体的缘故，而没有觉察到他是工程师。此事发生在八年前，正好在滨海大道上。他至今仍在支付赔偿金，谁知道他得支付到哪年哪月。

在海滩上，炎热异常。不仅天上有烈日，而且地下有灼热的沙子。我躺在那里的阳光下，时而往身上喷洒防晒霜。我假装睡觉，但是在墨镜的后面一切都尽收眼底。姑娘们的疯狂劲，超级市场，相叠的大腿、胳臂、脚和脑袋等都一览无余。男人们一个个湿漉漉地走出水面，猪一般地在沙滩上打滚，皮肤上沾满了沙子，然后跑去淋浴，沙子被水一冲而光。随后，又猪一般地在沙滩上打滚。呈现出一派熙熙攘攘的狂热景象。在墨镜的后面，汗水流进我的眼中，于是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当太阳灼人、沙子反射热量时，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就会有

炸弹爆炸那样的危险。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站起身，奔向水中。我不会游泳，一游就马上下沉。我把双脚浸入水中。海水上涨直至膝盖，我觉得海水冰冷，当海水上涨齐腹时，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几百个人的眼睛，好像从剧院观众席上一起射过来，全都盯着我。诚然他们的脸色是严肃的，但是谁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在嘲笑我，他们的内心在嘲笑我。于是，我佯装好像遗忘了什么东西，挥了一下胳臂，做了一个姿势，重新回到灼热发烫的沙地上。我跳跃着回到我的更衣室，躲在里面，真想大哭一场。我看看我的脚掌，上面都是黑色的焦油沥青和柴油，和粘附在皮肤上的小黑球，我穿不上袜子，即便穿上了，以后也非得扔掉不可。这是油船通过远海倾倒的废渣。这类事发生在第勒尼尔海中，因为那里有商用港口。

我在更衣室中照镜子，只见我浑身通红，没有一根毛，与蠕虫一般无异，却没有被晒成典型的古铜色，只是晒红而已。至少，我结交了一些朋友？没有。我经常拿来两把躺椅，仿佛我们是两个人，想看看是否有位姑娘错坐到我的身边，但是诸如此类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愿有个人来，一个男人也好，设法把躺椅拿走。这时，我就说，躺椅已经有人占了。在饭馆里也同样如此。我让服务员准备两份餐具。我们一共两个人，我说，我正在等一位女朋友。女朋友从来没有来到过，她正在某个地方，准备上这儿来。我确实不认识她。需要等待时机，我必须进入富里奥·斯泰拉的健身房，才能同她相会。由于我同她曾相会，现在我正站在柜台的后面等待着。

在赤身裸体的人群中，大致上大家程度不同地都有着相同的模样。人们再也看不出一名邮票商原来是邮票商，他可以同一位教授、一位工程师、一位高级官员、一位议员、一位律师相混

淆。我感到自己是一条蠕虫。混杂在库尔萨阿尔[1] 的喧闹人群中，在沙滩上爬行蠕动成了一切。用脑袋和大腿触地而行。我一闭上眼睛，就会像寓言中那样同动物讲话。在寓言中是动物讲话，而在这里却是我讲话，动物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实际上这不是寓言。当我醒来时，躺椅不翼而飞。

所有的这些人都有灵魂吗？我暗暗地问自己。今天我仍然这样自问道。从外表来看，所有这些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仿佛都是蠕虫，我也包括在内。所有这些蠕虫的脑袋中都有灵魂，这可能吗？我自问道。如果它们的脑袋中有灵魂的话，如果真是灵魂附体的话，那么所有这些灵魂得在奥斯蒂亚海滩上忍受在沙地上打滚和在水面上漂浮的生活，这可能吗？譬如，有一天那个胖胖的男人想拿走我的躺椅给他的女朋友，那么，他的不朽的灵魂应该跟随他到海滨浴场的游泳池，跟随他去淋浴，去更衣室，跟随他去酒吧，一杯又一杯地喝可口可乐，还得跟随他去饭馆，吃什锦海鲜。每天晚上，灵魂得像小狗那样，寸步不离主人，同他一起驾驶双色的蓝恰、阿乌雷利亚小汽车，有的灵魂还沦落到过悲惨的生活的地步，我自言自语道，这着实令人可怜。议论这些事是令人尴尬的，事实上，人们几乎从不议论。尽管灵魂附身，但是人们不愿意听到议论它。自由自在的灵魂趋于向上，仅有灵魂，不为躯体所累的天使趋于向上飞行，然而，有些人则趋于向下。

如果一个人有了衣服、领带、皮鞋和其它穿戴物，那么谁还会想起自己是否有灵魂呢？当米丽亚姆穿上衣服时，我觉得她也不过是一位姑娘而已。当我们两人赤身裸体、面面相觑时，则另当别论。倘若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灵魂的话，那么显然，这灵魂应该如《圣经》所说的那样占据上风。实际上，我是趋于向上的，迟早有一天我能够起飞。我与我的朋友巴尔达塞罗尼的区别，就在

---

① 旅游胜地或海滨带剧场、餐厅甚至赌场的场所。

于巴尔达塞罗尼趋于向下，我趋于向上。巴尔达塞罗尼永远也不可能飞行，因为他是趋于向下的。

万物都以挥发而告终，灵魂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男男女女都是如此自由自在，从这一地方奔向另一地方，造成极大的混乱，谁也不为事物的消失和挥发而担忧。巴尔达塞罗尼说，我没有必要担忧，然而我却为此而担忧。这里涉及到保护宇宙，涉及到如何使宇宙免于消失，免于像其余东西那样挥发。巴尔达塞累尼说我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他并非权威人士。

多年来，我一直等待着米丽亚姆，并为她保留着一张空椅子。由于她来到过，我必须注意别让她挥发，因为，所有的东西迟早要挥发，《圣经》在写到“我们的生命究系何物？”时说道：是一股转瞬即逝的蒸气。

我和米丽亚姆坐在我的商店中，面面相觑。我抚摸着她的脸蛋，我的手指轻拂着她的眉毛、眼睛和耳朵背。我心中感到喜悦，一种没有乐曲伴奏的无声喜悦。后来，我回想起每星期天去海边，呆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那里，在赤身裸体的那群人中间，整小时整小时地仰卧在躺椅上时，曾见过米丽亚姆。米丽亚姆在一个男子的陪伴下来到那个海滩。那个男子是我所憎恨的周身长毛的人。除了女人，我憎恨所有的男人。那个男子是个皮肤呈棕色，周身长毛的年轻人，迈着运动员的步伐，拉着她的手，将她拖到水中，两人使劲地划动胳臂游泳，渐渐消失在海湾远处的水面上。那位姑娘就是米丽亚姆。正是我记忆中的她，但是我能够十分清楚地想象出她的模样。我常常希望那个周身长毛的年轻人溺水而葬身鱼腹，希望她来到我身边为她保留的空椅上。年轻人带着湿漉漉的毛发走出水面，始终没有被淹死。他躺在沙滩上让身上的水珠吹干，用运动员的步伐奔向淋浴室，过后又重新躺在沙滩上，姑娘始终不离他左右。那位姑娘就是米丽亚姆。她从

来没有坐到我的身旁，我的椅子始终是空着的。

那个周身长毛的男子，身穿一条褪了色的红色游泳裤，两根裤带系在腰的两侧，米丽亚姆身穿一套红色游泳衣裤，比基尼游泳衣，游泳衣同样也是褪了色的。衣扣系在肩上，似乎系扣随时都有可能散开。且不说当他们在海湾中游泳时，这个下流坯不解开她的衣扣才怪呢。我不会游泳，不能跟着他们。有一天，他们在游泳和淋浴之后，进入更衣室，在里面足足呆了二十几分钟，他们出来时，神色有变，仿佛两人在更衣室中干了绝不应该干的事。我曾想到要告发他们两人，但是后来我没有去告发。

我告诉米丽亚姆说，三年前，我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海滩上曾见过她。她说，三年前，我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海滩上见到她是可能的。是的，是可能的，她回答道。那时，你同一个周身长毛的家伙在一起，我说，那时你穿一条红色游泳裤，他也穿一条红色游泳裤。红色游泳裤？可能。她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你穿褪了色的红色比基尼游泳衣，他是个周身长毛的家伙。通常，我去弗雷杰内海滨。米丽亚姆说，但是我并不否认有时也去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

总而言之，我一提起同她一起的那个周身长毛的家伙，她就竭力去回忆。不，我说，三年前，你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沙滩上。那个满身长毛的家伙始终伴随在你的身旁。她说，她回忆不起来关于这个满身长毛的年轻人的细节。她称之谓细节。你好好回忆回忆，我说，从身材来看，他像是个球类运动员。我一开始盘问就比宗教裁判所还要厉害。有一天，你和那个周身长毛，有着运动员身材的年轻人进了更衣室，在里面足足呆了二十几分钟。瞧你，看错人了，米丽亚姆说。我真的没有看错人，我回答道，在这类事情上我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你看错了人，米丽亚姆坚持说。那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说，他脊梁上也布满了毛，活像一

只大猩猩。

即使是他，又该怎么呢？米丽亚姆问。既然不怎么样，那就行了。似乎讲了这句话，这一话题就此可以打住。结果却没有打住。有一个地方，你我不能同去，我说，什么地方？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你不愿意我陪你进入库萨阿尔海滨浴场？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海边，不管怎么说，至少可以去另外的场所，米丽亚姆说。倘若我真的想到库尔萨阿尔海滨去呢？米丽亚姆一味坚持说，我们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也包括在内，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在这点上，我决不能苟同，因为我曾充当过王八的角色。事情发生在三年前，那时你还不认识我，怎么能谈得上王八呢？米丽亚姆责问道。何况，你口口声声所说的那个周身长毛的人，我确实回忆不起来。那时，我经常去海边晒日光浴和游泳，不是去观察陪伴我的人周身是否长毛，米丽亚姆说。是去海滨浴场的更衣室中，同那个周身长毛的家伙呆在里面长达二十几分钟，我接过她的话说。

那个时期，我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从事英文翻译工作，米丽亚姆说，我认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的很多人，不少美国、瑞典和英国小伙子。我交付译稿，总会有人带我去海边，愿陪我去海滨的人，应接不暇。那个连脊梁上都布满毛的家伙，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瑞典人和英国人，我说，他的毛有一吋长，他不会是瑞典人，绝不可能是瑞典人。那么是意大利人，米丽亚姆说，还有很多意大利人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肯定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的一个人？我问道。我一开始盘问，就比宗教裁判所更厉害。我想是的，米丽亚姆回答道，那时候，几乎总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人陪我去海边。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人几乎全是美国人，另外有一些瑞典人和英国人，还有一些黑人。如此说来，联合国粮农组织中没有意大利人？那里也有一些意大利人，也有一些黑人。里

面什么人都有一点，她说。你不会同一些黑人去海边吧？我问道。

有时，我犹如凶神恶煞，比宗教裁判所还厉害，而过去宗教裁判所也犹如凶神恶煞。我见到的那个家伙，我指的是三年前，身穿红色游泳裤，在奥斯蒂亚的库尔萨阿尔的海滨浴场更衣室中与你一起足足呆了二十几分钟的那个家伙，我所说的那个周身长毛的家伙不是黑人，我说，这点我敢肯定，他也不是美国人、瑞典人或英国人。有一天，在海滨浴场的酒吧间里，他紧挨着我，我听他要了一杯咖啡，当时，你不在场，但是我记得他像我一样讲一口地道的意大利语。瞧你，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人往往都会讲一口地道的意大利语，米丽亚姆说，你瞧，所有的人都能地道地讲两三种语言。既然他们会讲所有的这些语言，那何必叫你去当翻译？倘若这是一个外国人，那么他听得很明白，我说。实际上，可能他就是一个意大利人，米丽亚姆最后说。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那时候，我常常同他一起去海边。一个周身长毛的家伙，我接过她的话说。凡是男人全身都会长点毛，米丽亚姆断言道。我可不这样，我回答道，我不是周身长毛的人。米丽亚姆不知如何应对是好，这正是致命的一击。即使他是个意大利人，又该怎么样呢？她问道。不怎么样，这没有任何区别，我答道。可是，我真的没有在更衣室中呆过二十分钟，米丽亚姆否认道。我打量你的脸蛋，简直就像昨天刚见到的模样，我说。三年前，我可是另一副模样，梳着另一种发式，身体比现在胖，有着圆圆的脸，也许你记糊涂了。你想说明什么呢？我问道。瞧你，我根本不想说明什么，米丽亚姆答道，但是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那间更衣室中没有我，也许是模样与我相近的另一个女人，但不是我。我想知道我是否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个王八，我说，我只想知道这点。瞧你，现在，你谈的是三年前的事，当时我与你还没有相识，米丽亚姆说。这不确切，我愤愤不平地说，这不确

切。因为当时，我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海滩上经常见到你与那个周身长毛、穿红色游泳裤的年轻人在一起形影不离。

说实话，我真的不能肯定那位姑娘就是米丽亚姆，但事已至此，也就只好固执己见。实际上，我也确实是固执己见。我说，我记得一清二楚，与周身长毛的家伙一起呆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更衣室中的那位姑娘恰恰是你。如果你真的那么自信，那么我们现在的讨论是徒劳无益的，米丽亚姆说。你还想知道什么？我当即说，我想知道那天在更衣室中的二十分钟内发生了什么事？瞧你，那不是我，米丽亚姆回答道。我既然开始盘问，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像过去的宗教裁判所，我比宗教裁判所还厉害。让我们开始确定赤身裸体的一男一女，在海边的一间更衣室中停留二十分钟，不是为了你看我，我看你，让我们开始来确定这一点，我说。瞧你，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要是你一味坚持的话，那么我就告诉你，那个女人就是我，但这是我在向你撒谎。谎言我也能接受，我说，只要你讲述一下，那天你与那个周身长毛的家伙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更衣室中干了什么勾当？我说。我非得知道我自己是否成了王八不可，我接着说。如果这意味着王八的话，那么你就是王八，米丽亚姆说，你想说明那天在更衣室中的人是你吗？是的，米丽亚姆回答道，正是我同那个周身长毛的人。如此说来，我成了王八，我说。

我站在交叉路口，其中的一条路通往菲乌米奇诺河，另一条路通往菲乌米奇诺国际机场。我对米丽亚姆说，她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如果她说，我们去菲乌米奇诺，然后再去海滨，那么我会回答说不。因为就像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厌恶沙滩，不会游泳，对水不适应。米丽亚姆思考片刻后说，我们去看飞机。再好也没有了，我十分欣赏飞机。同时，我忘掉了三年前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发生的一切。我心里想。

机场的平台上总是挤满了人。依我看，这些人正在等待着某架飞机在某一时刻坠落或空中爆炸，但是诸如此类的想法谁也不会承认，事情往往如此。我非常欣赏飞机。从平台上可以看到卡拉瓦莱飞机升空，轰鸣着，劈开午后的炎热空气，还可以看到彗星飞机如银鱼一般地闪烁着光芒，升向高空，它的机头与其说像鱼，不如说像鸟。我向米丽亚姆讲解喷气发动机是如何运转的。米丽亚姆以为是喷气推动空气，我却告诉她是喷气推动飞机。我用安装在轨道上的机枪作为例子，当机枪开始发射时，机枪往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不是因为弹头推动空气，而是快速进行钻孔推动枪管尾端。喷气式发动机也是如此，它在空气较稀薄的地方，或者说空气密度较小的地方，飞行得更快。火箭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也就是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在地球与天上所有的星球之间，飞行得最快。米丽亚姆对我的讲解颇感兴趣，并且说，请你再讲解一些其它的知识。我于是对她说，人们有许多东西值得向飞机学习，但是米丽亚姆明白不了这一点。

谈到各种发动机时，我对米丽亚姆说，活塞发动机的历史已经很悠久，经过不断的完善，活塞发动机已变得十分复杂。现在的喷气发动机远远比它简单，因为它问世不久，以后它也会变得十分复杂的。必须发明一些新东西。米丽亚姆想了解其它的知识。我对她说，煤油不过是石油而已，从它的名称来看似乎是十分特别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告诉她说，在喷气发动机里，不再有齿轮装置，由天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发明的齿轮原理被弃之一旁，但是活塞发动机还是按照齿轮的原理制成的。

在平台上，我们的周围都是人。我不愿意站到平台上去，同接二连三升空的飞机作比较。如果我作这样比较的话，那么站在平台上的人都将处于劣势，其中也包括正在交谈和争论着的我和米丽亚姆。现在，争论仿佛就要结束，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结束。是米丽亚姆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平台上，在飞机的轰鸣声

中重提旧话。我劝她别再提那段历史，我想知道的事，我都已经知道，这就行了。瞧你，我从来没有同你所说的那个周身长毛的人一起，进入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那间更衣室中，米丽亚姆声称道。她收回了先前所说的一切。

我在这些事情上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于是又从头谈起，在驱车回罗马的途中，我们利用途中的时间又谈论起三年前我曾见到那个周身长毛的男子同她一起进入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更衣室中的事，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当我们抵达福拉尼尼医院门前时，米丽亚姆说，进入更衣室的那位姑娘正是她本人。如此说来，你目睹我成了王八？我问。是的，米丽亚姆回答道。我们已经驶上了特拉斯泰韦雷林荫大道。米丽亚姆想在有轨电车车站下车。今天乘了那么多时间的汽车，看了那么多时间的飞机，现在我乘有轨电车回家，她说。她决不愿意我陪她回家，因为有可能这是一种侮辱或其它什么。

在商店前面，我遇到四楼老太婆养的一条狗。它嗅着橱窗，我一脚将它踢跑。门房走了过来，袒护牲畜，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行为，别再踢狗。呀，别踢？我反问道。

“请您记住，狗也是……的创造物。”

我被激怒了。“谁的创造物？”我跟在她后面，跑进院子。“谁的创造物？”我又追问道。

“是谁？您心里有数。”她回答道。

她不想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我仍然固执地问道。

“谁的创造物？请您告诉我，谁的创造物？”

没有办法让她说出这人的名字，她是一个非常顽固而又多疑的女人。

“我承认我做得不对，”我对她说，“确实，我踢了四楼那位太太的狗一脚，但是您说我不该这么做，那是为什么？因为狗是谁

的创造物？”

“别踢狗就行了。”门房说。

“那是为什么？”

女人又瞧了我几眼，然后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了门。

奇怪的是，怎么有些人不愿意提起这个人的名字，也许出于迷信，也许出于恐惧，也许出于敬重。有些人宁愿改变话题，而不愿提他的名字。门房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了门。我又回到我商店的柜台后面。日短夜长，暮色苍茫。

采用非常严格的方法，人们可以辨认出暗藏的魔鬼。你可能会自问魔鬼是谁，干什么，外貌如何，甚至是否有外貌，你还会自问他是否存在。人们可以肯定地回答，魔鬼确实存在，而且活动着。通常，你可以借助于一节手电筒来辨认他。如果你有一个小型盖革计数器，那么更容易完成这项任务。魔鬼几乎总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你必须牢记魔鬼可以打扮成便衣警察，行走在街道上，可以坐在热菜馆子的餐桌旁，可以蜷缩在中央邮局或火车站的一隅。魔鬼往往偏爱铁路。魔鬼不喜欢制服，但是有人讲述说，在拉齐奥大区的帕沃纳镇的一个小村庄里，见过打扮成车站站长的魔鬼。还有人说，某个魔鬼还参加了福科拉里内运动。他打扮成福科拉里内传教士，周游世界，去说服别人皈依宗教。似乎他让十万多人皈依了宗教。辨认出隐藏的魔鬼决非易事。需要方法，首先需要嗅觉才行。一旦辨认出魔鬼，那么只需要一根大头针或者一个普通的鱼钩，便能将他逮住。

第 六 章

你应该时时向他道歉，并请求他的宽恕，纵然你自认为没有冤枉他

市政厅的工人们带着十字镐、气锤、铁锨等工具来到这里。他们开始在我的商店前挖掘。你们在寻找什么？我问道。那些工人回答说，只是接到挖掘的命令。这不成其为答案。我继续提出抗议，但是我不能孤身一人同一队工人交战。你们将一无所获，我说，最好你们到那边的报亭前或者到另一条街上去挖掘，可是那些工人根本不听我的，继续用他们的气锤劈开沥青和水泥板，用十字镐挖土，将土堆放在两边，还掀起人行道上的石板。你们得注意大楼的地基，我规劝道。他们将腐烂的泥土从坑里扔到外面，长长的玫瑰色爬虫跃动着，仿佛在光线的刺激下发了疯似的，在地下竟有如此多的爬虫，真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千方百计地东躲西藏，然后又被一锨锨腐烂的新土盖住，恢复了平静。腐烂的泥土散发出一股臭味。你们只能找到爬虫，我对前来监视工人干活的工头说，但是那人耸了耸肩，不予理睬。工人们继续将新土和新的爬虫扔到坑外。

米丽亚姆讨厌我商店门前出现的这一幕。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解释道，但是从她的目光中，我觉察到她因这些爬虫和这股臭味而对我的指责。我们没有公开谈论此事，但是那些爬虫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想必她也是如此。真讨厌死了！

我用双手为她脱去衣服，像抱布娃娃那样用胳臂托着她，将她轻轻放到床上，你是个布娃娃，我对她说，看来，她对我的话颇感满意。于是我反复说，你是个布娃娃，你是个布娃娃，直至她听得厌倦后对我说，现在够了，请你换个话题。我对她说了其它的琐碎小事，如：我非常愿意同你一起乘卧铺火车去旅行。我对她反复说了很多遍这件事，以及其它的琐碎小事。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现在请你换个话题，于是我改变了话题，说一件新的事。一开始，她总是乐不可支，让我把这一琐碎小事重复说上二三十遍，过后又说，现在请你换个话题。于是我改变话题。这是一种游戏，一种玩笑。我千方百计想让她忘掉店外污泥上跃动的爬虫。一天，她对我说，她讨厌那一幕，总而言之，讨厌那些爬虫。后来，我有一星期再也没有见到她。

米丽亚姆从早到晚在干些什么？我自问道。她现在在哪里，正在干什么，她见到了谁，同见到的人在一起干什么。她说了些什么，我向自己提出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因为我妒忌别人，我不懂妒忌为何物，不知道妒忌别人意味着什么。米丽亚姆为什么非得要背叛我不可呢？她跟谁走呢？如果我妒忌别人的话，那么我就会有另一种表现，就会因妒忌而烦恼。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开始对着市政厅的人吼叫起来，你们赶快把那个土坑填平，我喝道。他们仍然自行其事填坑，填平后，他们先铺水泥，再铺焦油沥青，最后，一切恢复如旧。

某个星期一，米丽亚姆带着疲惫的脸色回来了，同时还流露出心烦意乱的神态。这可是一件让我扫兴的事，我自言自语道。我没有向她提问，但是我心中却思量着，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干

了些什么？她坐在商店的前房间里，连手套都没有脱，仿佛被触怒了似的。她点起一支烟，我见她的手指紧紧地夹着烟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现在我对她说什么呢？我暗暗问自己。

我可以谈战争，谈一段往事，那时，我同一位随身只带一包盐的妇女在一个地下隐蔽所里呆了一星期。那个妇女说的话我不懂，后来，有人从上面放下一根橡皮管，给我们灌牛奶。在地下，有我和那位带着一包盐的妇女，还有牛奶管，在我们头顶上方，炸弹在爆炸。后来，有人带着十字镐来到。我们两个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将我们像蠕虫一样地拖到外面。后来，我和那位妇女各自东西，她走她的路，我走我的路。我已经忘掉了她的那张脸，谁都会忘掉，因为隐蔽所里漆黑一团。她讲的是另一种语言，所以我们没有成为朋友。现在我在这里，成了一名邮票商，我说。你至少做邮票生意，我却无所事事，米丽亚姆说。她这样说是为了恭维我。也许，她不喜欢我讲的故事。我继续不断地讲呀讲呀，仿佛我过去从未讲过话似的，现在一吐为快。我是受命运的摆布而开始同邮票打交道的，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生意开始兴隆起来。这样我就成了一名邮票商。米丽亚姆瞧着我。那是我们第一次四目相对在那里畅谈我们的事。你真能说会道，我自言自语道。

确实，米丽亚姆一点也没有谈她自己，倒是我喋喋不休，侃侃而谈。也许她有什么事要瞒着我。我自忖道。那么是什么事呢？我不能再谈了。我没有就飞行和我的各种设想向她透露片言只语。我只是作了某些暗示：如果当初没有第一条鱼投入水中，我说，那么今天的鱼就不会游泳。我虚构了类似《圣经》中那样的一个寓言。米丽亚姆瞧着我，默不作声。她开始脱下手套。

在那些日子里，巴尔达塞罗尼常到我这里，在腐烂的泥土中和爬虫堆中寻觅古代的大理石。我没有很多的朋友，实际上，只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巴尔达塞罗尼。他说不上是个出类拔萃的

集邮爱好者(我以为他是最蹩脚的集邮爱好者)。专门收集王家题材的邮票，并根据巨大的家系图，将他的邮票排列在一张大纸上。按照戈泰年鉴，将国王安排在这边，王后安排在另一边。他可以为一张普通而愚蠢的加冕国王邮票而忽视 1849 年的瑞士凡特邮票，或者 1927 年的比内多航空邮票。他是个头脑迟钝的专家。

我很少同巴尔达塞罗尼议论这些事，他常常来到我店中，但是我们没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交谈。当我得到的一枚邮票正是他集邮中的缺票时，我就将它另放在一边，让他高价购买。生意是生意，我对大家都一视同仁，对我唯一的朋友，即巴尔达塞罗尼，也同样如此。

有些天，他来到我店里，呆上几小时，翻阅我的集邮册，把邮票弄得乱七八糟，有时邮票掉落在地上，或者用一双汗涔涔的手触摸邮票，但是我不能指责他什么，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对巴尔达塞罗尼知之甚少，我们之间相互用你来称呼以示亲密，但是谈我们的隐私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只知道他居住在里佩塔的帕塞贾塔的一套从他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房子里，拥有一辆英国汽车，我想是希尔曼小汽车。我知道的就这么一点。我不喜欢向任何人直接提问题，更不喜欢向一位朋友直接提问题。我没有向他谈起过米丽亚姆。一个人守口如瓶，那么很容易掩盖一切。话匣子一打开，就会遭殃。我们可以假定他认识她的家庭，或者假定米丽亚姆是他的亲戚。难以置信的是，有许许多多人据说是另外一些人的亲戚，而亲戚关系不仅以纵向和横向发展，还以斜对方向发展，触及现在和过去，在空间和时间中延伸。这是尽人皆知的。于是，一直往上追溯，那么，我们同所有的人都是亲戚。

有时巴尔达塞罗尼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来我店中，问我，你看到什么消息？我没有被他迷惑住，因为我也看报，知道什么事也

没有发生，知道这是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的伎俩。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别人就是我。如果他的企图正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决不让他得逞。又有些时候，他开始像在酒吧那样默默无言地看报，坐在我店里就像泡在咖啡店一样。即使无所事事，我还是继续做我正在做的事。他常常会打断我的思路，因此我更愿意他少来拜访。我以某种方式向他表示了这点，但是我怎么能阻止他来到店里呢？他毕竟是朋友呀。

巴尔达塞罗尼酷爱大理石。除集邮外，他还收集大理石。古罗马人大量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理石。为此罗马是收集大理石最理想的城市。如果你们见到一个人下雨天也在古罗马广场遗址上低头行走，那么那个人准是巴尔达塞罗尼。雨水冲刷一切，在雨水中，人们更容易发现非洲绿色大理石、卡里斯图大理石、玫瑰色云母大理石、比利时黑色大理石和绛紫色大理石等珍贵大理石的碎片。巴尔达塞罗尼像捕捉蜗牛的人那样在西罗马各广场四处转悠。在泥泞的黄土里，在石灰滑石板之间，他冒雨收集珍贵大理石的碎片。有时，他用锤子敲击古老的圆柱，在猛烈的敲击下碎片从圆柱上脱落下来，他拣起来，放进皮包。我再说一遍，对巴尔达塞罗尼来说，就像对捕捉蜗牛的人一样，雨天是不可多得的良机。

在帕尼科大街有个大理石石工，为巴尔达塞罗尼加工这些大理石碎片，将它们变成光滑的球体。这是一项细活，任何机器都无法胜任。是一项使用凿子、锉子和轻石的手工活。

非洲红色大理石矿从布匿战争时起，就已绝迹。当巴尔达塞罗尼得到这样一块绝迹的大理石碎片时，欣喜欲狂，兴冲冲地来到我店中，开始谈起圣彼得大教堂入口处的圆柱。

“你想想需要多少球体。”他说。

“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嘛。”

巴尔达塞罗尼对我说，在马尔切洛剧院那里，也有残留的非洲红色大理石柱身，但是纹理粗糙，不很珍贵。

巴尔达塞罗尼还有可能将他的母亲和朋友都变成球体。他认为收集大理石球体应视为研究尽善尽美，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收藏，不如说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思想。

“古人云，上帝之形为球体。”他说。

我觉得巴尔达塞罗尼言过其实。我不想怀着恶意去对待朋友，但是总能允许我就收藏的意义提出一些质疑吧。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研究尽善尽美，不如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形式。只要人们在这点上稍加思考，便不难作出这种联系。

当浚泥船在台伯河上进行疏通河道工作时，巴尔达塞罗尼似乌鸦一般赶到这里。在淤泥中，在数百年来沉积于河底的城市垃圾中，常常会挖出几块古代的大理石。大块成形的被美术学院的掘墓者们采集而去，小块不成形的当即由另一位掘墓者巴尔达塞罗尼采集走，送往帕尼科大街。有时，他先路过我的商店让我见识见识。我却对这些大理石毫无兴趣。

当市政厅工人开始在我的商店前面的街道中央挖掘下水道等沟渠时，巴尔达塞罗尼赶到那里，在掘起的泥土中寻找大理石。工人们来到的同一天，他也来到我这里。他没有寻找到任何大理石，但是他与米丽亚姆面对面相遇，他进门，米丽亚姆出门。

罗马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古老的泥土和淤泥，还有爬虫、石头和古代大理石，但是阿雷努拉大街只有爬虫。巴尔达塞罗尼希望在市内的历史文物集中的地区建造一条地下铁道，但是并没有建造。现在他期待着建造克里斯皮大街的地下停车场。他对地下的兴趣达到了反常的地步。

仔细想来，从体形上来看，巴尔达塞罗尼也有某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使他类似于下水道中的老鼠。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他的双手总是汗涔涔的，他还有着浅黄色的头发和玫瑰色的皮肤。

如果我非得说我对巴尔达塞罗尼怀有好感不可，那么我是在撒谎。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唯一的朋友，但是我对他并没有好感。他的出现令我沮丧，但是这不是他的过错。我不相信他有意要令我沮丧。若果真如此，那么友谊早就告吹了。

我对巴尔达塞罗尼的这种反感究竟是什么呢？有时，我这样问自己。不，它不是仇恨，但是肯定是与仇恨十分相似的东西。也许回避他一段时间为妙，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能回避他，还是担心会感到遗憾的，因为说到底，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千万别受心理暗示的影响，我提醒自己说。你对巴尔达塞罗尼没有好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照样可以是他的朋友。受心理暗示的支配，就糟了。为了友谊，不应该把很多事情看得很重。一旦你被仇恨所左右，那么友谊也就烟消云散，因为仇恨是友谊之大敌。

巴尔达塞罗尼是一位朋友。巴尔达塞罗尼是什么人？是一位朋友。当他走进你的商店时，你应当微笑着来迎接他，当你因为他的缘故而把邮票掉落到地上时，你应当递给他另一本集邮册，让他翻看。为什么？因为巴尔达塞罗尼是一位朋友。当你得到一块稀有的大理石时，你将它保存好。等到巴尔达塞罗尼来找你时，你将它赠送给他。

你没有得到稀有的大理石，那么你就去寻找。友谊并非难事，它靠热情的言语和礼物来维系，由点滴小事积聚而成。讨厌、厌恶和反感非但无助于友谊，而且有害于友谊。当巴尔达塞罗尼打断你的思路时，你应该遏制自然而然产生的憎恶情绪，尽管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做到。正如建筑之父所说，你得控制住自己的言行，首先得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永远也不要屈服于开始时的冲动和瞬间的想法。惟有如此，才能维持同你的唯一朋友巴尔达塞罗尼的友谊。在一个没有朋友的人身上，总会有某些与众不

合拍的地方。请你称赞他的小汽车，称赞他的衣服，称赞他的领带，称赞他那晒得黝黑的皮肤，纵然你觉得站在你前面的是一条爬虫。巴尔达塞罗尼不是一条爬虫，他不是一条爬虫。他是一位朋友。正如建筑之父所说，友谊是神圣的。其实，大家也都这么说。当大家的意见一致时，那么其中必然包含有真理的成份。

譬如，为什么你不同他谈米丽亚姆？为什么你不向他吐露心中的秘密？为什么不向他坦陈你的爱情、你的好色？还是像建筑之父所说，秘密是友谊的胶粘剂。也许这将会导致巴尔达塞罗尼向你吐露他心中的秘密，那么你将假装听他的诉说，也许将真的听他的诉说。

烦恼和骚扰也是友谊之敌。友谊单枪匹马，独对众敌，但是你必须站在它的一边。为什么你不请求巴尔达塞罗尼的宽恕呢？你应该时时向他道歉，并请求他的宽恕，纵然你自认为没有冤枉他。你会看到这将会起作用。凡有可能，你就同他交谈，当他进入你的商店时，你就向他问好。向他问声好能让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巴尔达塞罗尼并不比其他的男人坏，何况，他还是一位朋友。不，他不是一条爬虫。这点你不应该忘记。当自然的感情涌上你的心头，继而扩大、膨胀，并驱使你像一条毒蛇那样头脑发热时，你应该牢记建筑之父就友谊所说的那句话："友谊是神圣的。"仔细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憎恨巴尔达塞罗尼？为了友谊，仇恨是可以抑制的。你要是忘记了这点，那么就拯救不了你与你唯一的朋友之间的友谊。

如果巴尔达塞罗尼用眼角朝着一封信的方向扫了一眼，那么，你就别将信藏起来，而是为他打开所有的抽屉。如果他要读给你听报纸上的消息，那么你就应该表示出对这些消息饶有兴趣。你千万别打哈欠，因为每个哈欠都意味着失去一小部分友谊，意味着为你内心所有的自然感情敞开了大门。凡有可能，你应当在他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心中默祷他发财，收集到珍贵大理

石。祈祷的结果永远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祈祷也会产生效果。为什么你非得做这些事不可呢？因为巴尔达塞罗尼是一位朋友，诚如建筑之父所说，友谊是神圣的。

当我宣称自己已经结婚时，我实在是撒了谎。我从来没有过妻子，以及与妻子相仿的女人。为了证实我已经说过的那句话，我就以一位女同学作例子，假设我同她结了婚那么她就成了我所说的那种人。当我告知我居住在蒙泰韦尔迪·韦基奥时，我可没有撒谎。我有很小的一套房间，但是尽可能地不住在那里。这套房子的缺点是枞树的树枝伸向我的窗户，夜间，猫头鹰飞来，栖息在这些树枝上。我家的对面是夏拉别墅，再往前不远是多里亚·潘菲利别墅。猫头鹰就藏匿在这里。夜间，成百的猫头鹰飞向低处的城市，飞到教堂的圆顶上和树上。其中有不少停落在我家，它们在窗户旁探头探脑，隔着关闭的玻璃窗瞧我，仿佛想进来。夜里，它们的尖叫声常常把我吵醒。

在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遇见米丽亚姆的前一个夜晚，我被一只猫头鹰的尖叫声吵醒。我起了床，前往商店的第二个房间睡觉。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在家里睡觉。我永远也不会把一个女人带到这个家中。我寻找一些借口，说那是我妻子家。确实，我从来没有向米丽亚姆说过我有妻子，但是我想人们会想象到这点。也许她想象我同亲戚住在一起，也许她根本没有想象过。我们从未谈过此事，当人们一开始就闭口不谈某件事时，那么很难以后再去提它。我清楚地知道，米丽亚姆厌倦在小小的后房间里与我见面，我也知道，巴尔达塞罗尼将趁此机会，企图引诱米丽亚姆。也许此刻，他正在考虑勾搭她的方法，正在策划他的计划。或者说，甚至正在实施他的计划。我始终怀疑他收藏大理石球体别有所图。人们可以就这一问题，作无数的文字游戏和类比。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收藏非同寻常，一位姑娘很容易屈服于一

睹大理石球体为快的好奇心。也许他将会对米丽亚姆说，你挑选一个吧，我把它送给你。米丽亚姆将会感到受宠若惊，随意地拿起一个大理石球，放在皮包内。这样她将毁了自己。啊，我见她投进了他的怀抱，任凭他拖到沙发上，两人相互接吻……

我们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点也不能肯定两天前，巴尔达塞罗尼曾见到她走出我的店门。既然他没有见到她，那怎么能跟着她呢?仔细想想，我可以让他进来，而不是当面把他拒之门外。我将不会有现在的怀疑，也就是不会怀疑他上了汽车，尾随着米丽亚姆所乘的出租汽车。如果他早就有所考虑，那么他们现在正拥抱在一起。在哪里？在巴尔达塞罗尼的家中。他有一个家，一人独居，雇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佣人，有整整齐齐的沙发和床。为了装门面，他将会把她拖到沙发上，而不是拖到床上。巴尔达塞罗尼是个伪君子。

我感到热血沸腾，怒不可遏。我在商店柜台后面坐立不安。我诅咒我这个死气沉沉的职业，诅咒阿拉伯树胶、植物油墨和霉菌散发的气味，先前这些则是我生活的乐趣。我反问自己，巴尔达塞罗尼在初次相识时，就能引诱上米丽亚姆，这可能吗？为什么，难道你不也是初次相识时，就勾引上了她吗？你还记得在贾尼科洛度过的那个夜晚吗？那就是引诱。不管你觉得巴尔达塞罗尼多么令人讨厌，但是你十分清楚，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所作的判断毫无价值。那么你是笨拙可笑的，与你的身材相比，你的大腿太长，你的小眼睛就像某个中国人的眼睛那样。你清楚地知道，你也是个追求女性者。啊，现在我见到他们两人上了床。他把她拖到房间里，熄灭了灯。借着路灯的亮光，我还能分清他们。他们两人在床上，她想挣脱开他，连说不不，可是与此同时，却不再动弹，屈服让了步，接着，一起晃动起来，我听到米丽亚姆的声音，听到了她的尖叫声。

台伯河滨河大道上下着雨。我背向巴尔达塞罗尼的家，望着

桥那边的窗户，望着时隐时现的点点灯光作为消遣。我又转过身透过树枝远远望着他的窗户，明天，我将购置一架高倍望远镜，登上台伯河对岸那座大楼的平台，观察巴尔达塞罗尼窗户内的动静。我担心树木挡住我的视线。现在雨停了。我走下台阶，来到大门前。想必我在那里徘徊了很长时间，因为门房瞧着我，问我要找谁。我是偶然来到这里的，谁也不想找。在此停留是因为我听到从一扇窗户中传来的尖叫声。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您见到一个女人或一位姑娘上楼了吗？

"你究竟想找谁？"

"我谁也不想找，我听到了从一扇窗户中传来的尖叫声。"

门房耸了耸肩，回到传达室。他们可能杀害了她，但是与他有什么相干？一点也不相干。现在我就走。我最后瞥了一眼那几扇窗户，窗户里的灯光已经熄灭。当然，灯光是熄灭的。

血压增加，头脑欲裂，我不能锁在商店中闭门不出。你们是物质，而我是思维，我自言自语道，但是两者的联系是变幻不定的。

让我们作一下推理，我知道这是可能的，但是希望不大，我本来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有一个办法，一个不可能的办法。为了巴尔达塞罗尼和米丽亚姆无法相会，我必须除掉其中的一人，但是很快我打消了这一想法。我们还可以假设巴尔达塞罗尼根本没有看见她走出店门，假设他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难道他不能在另一个地方与她相遇？他可以在酒吧间、烟草店和大街上与她相遇。人们是如何同女人相遇的呢？同她们的相遇几乎总是出于偶然。我又是怎么与她相遇的呢？我是在富里奥·斯泰拉的健身房里偶然同她相遇的。米丽亚姆和我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米丽亚姆与巴尔达塞罗尼之间重演。倘若眼下，他还不是她的情人，那么明天，甚至今天就将成为她的情人。此刻，正

当我冒着雨行走在台伯河滨河大道上时，也许巴尔达塞罗尼在罗马的某条街上为米丽亚姆打伞。哎，两人上了他的小汽车，他主动要求送她回家，她接受了，请你绕个大圈子，她说，最好走奥林匹克大街，阿夸·阿切塔蒂大街，车停在一个黑暗的胡同里。在黑暗中，他们两人呆在停着的汽车中。当然，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巴尔达塞罗尼感到十分放心。哎，我看见他俯身贴近她。她躺下，在座椅上调整好姿势，以满足他的欲望。小汽车上下颠簸着。

一条蛇钻进了我的体内，游动着，一会儿咬这儿，一会儿咬那儿。我停下脚步，听诊疼痛，但是确定不了疼痛的部位。雨不断地下着。终于雨停了。我徒步向商店走去，但是我已明白我将不能停留在室内。我需要空气。我周围的这点儿空气还不够。我觉得一脚浅，一脚深地在艰难爬行，觉得我得用双手举起腿才能行走。现在是一条胳臂发胀，然后是脑袋发胀，肿胀得像维亚雷焦狂欢节上的假面具。我自己也感到滑稽可笑，不得不奔向大门，去躲藏，也没有胆量经过阿雷努拉大街，因为那里，人人都认识我。尽管如此，但我必须到商店，隐藏起来。我设法正常地行走在人群之中，但是却听到了阵阵哄笑声。他们正在笑我。

我不时地需要镇定下来，但是我需要在到达商店之前坐下休息片刻。这样的天气，酒吧不会在露天放置桌椅。我不敢进酒吧。哎，我仿佛见到米丽亚姆就在街道的尽头那里。是她。为了避开别人的注意力，她低着头匆匆行走。她去同巴尔达塞罗尼幽会。我紧追上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原来不是她，我认错了人，一再表示歉意。

雨水净化了空气，人们能吸进新鲜的空气。千万亿个悬浮在空中的微生物和尘埃被雨水冲刷到下面，汇入城市的下水道，再经过通向台伯河的阴沟，在两、三小时内最后注入大海。应该利

用雨水的自然净化来吸进新鲜空气，但是汽车又一次开始污染起空气，已经吸进新鲜空气的行人又把几千万亿个微生物传播到空气中。过不多久，一切将恢复如旧，依然是焦油沥青；柴油和微生物。空气已经被毒化。

我在巴尔达塞罗尼家的大门口等着他。我口袋中藏着一支枪管加长的贝雷塔手枪，但是我将不使用它。我从早晨八点等到七点。七点钟，巴尔达塞罗尼出门，他肯定是去同米丽亚姆幽会。这个该受诅咒的家伙，神采飞扬。为了不被他发现，我跟着他贴墙而行，但是要扶着墙走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头晕。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没有进食。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是用别人的腿行走，仿佛胳臂及身体的其它部位都是属于外人的。我得像人们驾驶汽车那样，时而往左，时而往右。我需要盯着客观存在的某个实物：教堂的正面，一棵树和一根圆柱。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怒不可遏。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在弗拉米尼广场买了一份报纸，然后抱头鼠窜一般回到家中。也许他把约会推迟到明天，或者通过电话度过了一天。有人通过打电话做爱。巴尔达塞罗尼就是干这种勾当的家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和米丽亚姆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是、是的声音……当我再见到米丽亚姆时，当她来到我商店时，我将假装一无所知，隐瞒这一切，只当没有巴尔达塞罗尼这个人，只当从来就没有巴尔达塞罗尼这个人。

在城市里本不应该有蛇。如果你感到某一物体在你脚下爬行，那么还是速速回避为妙。可能是一条毒蛇在爬行，诚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一根上楣柱在自己的位置上稳妥地经历了400年，它的倒坍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它确实倒坍了。当时，既不刮风，也不下雨，天空一碧万顷，红日高照。尽管如此，它还是倒坍了，压倒了一位在人行道上行走的妇女。因此，在城市里虽然不可能出现蛇，但是你还是得侧耳细听，设若你感到有某一物体在你的脚下爬行，你又不愿意挨咬的话，那么你应该速速回避。有的蛇不发出任何声响，而且极小，与石头的颜色混为一体。这些都是最危险的蛇。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你必须处处留神落脚之处。永远足登油光铿亮的皮靴，手执欧洲白蜡树木棍，才不失为谨慎之举。不管哪 一类蛇，它们既害怕欧洲白蜡树的气味，又害怕棍棒的抽打。

第 七 章

比拉鱼在五分钟之内可以将一头牛的肉吃得精光

我心里明白，那天下午，当我驾驶着我的汽缸容量为 600 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在首都交通要道上滑行时，我想干些什么。我一面驾驶，一面讲话。我驾驶的小汽车在特拉福罗隧道中飞驰时发生隆隆的轰鸣声，我从国民大街上坡，迎着阳光，来到九月二十日大街，再下行直到威尼斯广场，然后再沿着科尔索大街下行，从这条路穿到另一条路，从这一广场穿到另一个广场。乘车四处游逛，确实不是我出的主意，是米丽亚姆对我说，我们趁太阳还没有下山，今天的美好还没有流逝，乘车去逛逛城市。反正，一切总是会流逝的，我心中想，这是我最绝望的念头。尽管如此，我还是说，好吧，我们走吧。

米丽亚姆说，你瞧，这个季节，多少商店都在大减价呀，打 20%，30%，甚至 40%的折扣，正是买新皮鞋和新衣服的大好时机。我告诉她说，这是商人的诡计，在这大减价中，出售的仅仅是库存物资，我说，不信，可以去一家皮鞋店试试，你只能找到 44 号和 39 号的皮鞋，却找不到适合正常人穿的正常号码，结果，你

要么什么也没买到，要么买到没有大减价的皮鞋。有一次，我买了一件长袖毛衣，我讲述道，它像长了疥疮的狗一样不断地掉毛。米丽亚姆和我一问一答，边谈边往前走，谈着，谈着，我们来到了综合工科大学门前。

有一小群人等着打开栅栏门，就像在监狱门口那样，我感叹道，亲戚找亲戚，全都是亲戚关系。丈夫、姐夫、兄弟、祖父、孙子、丈人、姑母等等，不一而足，所有的这些亲戚关系都起源于同床的一男一女。米丽亚姆说，有时，你就对某些纯粹的自然现象大惊小怪。对死亡也大惊小怪，我回答道，死亡也属于自然现象，岁月飞逝，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将你固定在一口棺材中，将你带走，你被固定在那里，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而别人却依然谈笑风生，四处走动。你瞧，所有那些在大街上行走的人，你以为他们一成不变，总是那些人，犹如草生草灭的一片绿色草坪，你以为永远是那些草，其实不然，它们就像《信使报》[①] 版面上出生者和死亡者栏目那样，天天在变化着。我们换个话题，米丽亚姆建议道，尽管我通过绕圈子和依靠自己非凡的能耐，避开了某些话题，但是谈话不太顺利。有时，我如凶神恶煞一般。

你看见一个人有着一张健康的脸，我说，人们通常就说，那张脸像一个苹果，后来，却发现里面全烂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米丽亚姆说，可能发生，或者也可能不发生 ，但是她没有说发生。我说，这样吧，为了放心起见，应该每隔一段时间拍 X 线相片。在罗马，有多家放射学研究机构，专门的放射医院和教授开设的私人诊所，在综合工科大学还设有专门的放射科。米丽亚姆说，一个人身体很好，就没有必要去拍 X 线相片。那么，我应该说，人们不可能有完全健康的身体，没有任何人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既然如此，为放心起见，就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去拍 X 线

① 罗马一家有影响的日报。

相片。

米丽亚姆说，拍X线相片究竟是什么样的主意？依我看，是无补于事的一种主意。不，恰恰相反，我说，美国人每年拍一次X线相片，在这方面，他们处于领先地位。我一面驾驶汽车，沿着皇后林荫大道，往韦拉诺方向下行，一面说："有一些疾病唯有通过拍X线相片才能发现；还有一些算不上疾病的缺陷，还有进入体内的大头针、铁钉之类的异物以及其它类异物，也唯有通过拍X线相片才能发现。"我心里明白，那天下午我想干什么。

当我们在韦拉诺面前经过时，我说，这是韦拉诺公墓，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找到归宿，我又说。这也是一种绝望的念头，但是我心里明白，那天下午，当我手握方向盘，驾驶着我的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时，我想干什么。一个人不拍X线相片，就发现不了自己得病了，因为他自己感到身体状况良好，谁也没有看出什么，谁也没有觉察到，他有病，甚至他就此带病度过整个一生。尽管如此，可是他确实有病，也许还病得不轻，他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应该趁早去操这份心，我说，你也如此。不，你瞧，我身体非常健康，米丽亚姆说，这确实与我无关。

我把车子开上了蒂布尔蒂的大街，然后，向左拐到小山之间的拉科尔多·阿努拉雷，直至诺曼塔纳大街，再沿诺曼塔纳大街，直至神圣山岗，再次上诺曼塔纳大街，直至皮亚门。我手握方向盘，驾着车在沥青路上飞驰，我多么愿意与天使和飞机结伴飞行在炎热而寂静的空中。

我说，在米兰，有一家医院专门进行全面体检。据《晚邮报》报道，你一进去，他们就从头到脚给你化验分析。你走出诊所时，一切都了如指掌，身体状况良好与否，各种机能正常与否，或者有什么毛病，好像在检修车间的机器一样。你一进入那些地方，米丽亚姆说，他们总会找出你的一些毛病。他们找出了这些毛

病，这表明你有这些毛病，我说。可惜，罗马没有这样的一家诊所，这样就必须拍一张全身X线相片，我带你去见我认识的一个人，据我所知，他，一位著名的放射学教授。米丽亚姆回答道，现在我不去，等下次吧。我接着说，他就居住在这附近。那你先去。我已经去过了，我回答道。今天我不去，米丽亚姆坚持说，今天我还得吃晚饭，还得去理发师那里。我们差不多都到了。明天去，米丽亚姆仍然坚持说。我所说的那位放射学教授就住这里，就在这条路上，就在这幢大楼里，一幢全用大理石和贵重木材构筑的现代化大楼里，就在这条路上，这条路从韦斯科维奥广场往上，通向离韦斯科维奥区的萨拉里亚大道几步远的诺韦拉广场的路上。

放射学家微笑着迎接我们，我马上对他大加赞扬了一番说，我钦佩他的工作，并听人谈起过他。实际上，我在一本放射学专业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后来，我还在电话簿上找到用粗体字标出的他的名字，一个西西里人的名字，发喉音，译成意大利文应该是奥基奥多罗。奥基奥多罗教授热衷于他的射线和他的那些奇怪的机器。

“近年来放射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说，“科学开始腾飞，今天人们用手术刀进行外科手术，不久，人们将通过射线进行外科手术。手术刀将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我们庆幸自己能生活在技术进步的时代。当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在X线的照射下，有人失去了手指，有时还会失去胳臂，因为X线对人肉十分贪婪。比拉鱼根本无法与它相比。”

我说，好在今天诸如此类的事已不再发生。比拉鱼能在五分钟之内将一头牛的肉吃得精光。

米丽亚姆听着我们的交谈，似乎大为震惊。我微笑着，让她感到放心。“我们能切除一个包括骨头在内的肢体，”奥基奥多罗

继续介绍道，“而不给病人带来任何痛苦。疼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教授，你在夸大其词，我心中想，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奥基奥多罗请我们跟着他来到一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那里安装着放射机器。机器的大小与人的身材相应。

米丽亚姆到另一间屋子去脱衣服，我请求教授让我看看X线透视。

奥基奥多罗让我穿上一件沉甸甸的橡胶质长衬衣，以免受到射线的辐射。当一丝不挂的米丽亚姆在护士的陪同下来到时，我就像在电影院里那样，坐在屏幕前。奥基奥多罗十分殷勤好客。在放射科的暗室里，他指给我看屏幕上显示的米丽亚姆的肝、肺、心脏和其它内脏。

看一个女人的X线透视远比看她一丝不挂的身体更透彻。这里，人们依靠技术，能透过物质，看到她的体内，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自问道，米丽亚姆怎么会同意接受X线检查的。但是，有时女人们好故作姿态；依我看，米丽亚姆也正是在故作姿态，或者说，她当时还没有明白我那天下午想干什么。

米丽亚姆离开暗室，去穿衣，我问教授他是否能向我指出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

“什么意义上的东西呢？”奥基奥多罗问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就这一意义上的东西。”

我坦诚相告，觉得事情已经说得再明白也不过了。

“从诊断的观点来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于是我向他解释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总而言之，是否能通过神奇的放射技术，并凭借像他这样的教授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从一个女人身上发现背叛的迹象。我想起了巴尔达塞罗尼。

“我不明白。”奥基奥多罗说。

我说，“外来的小体和芽孢杆菌，外部侵入的迹象，异质的生

命体，总而言之，背叛的迹象。”

奥基奥多罗好像生了气，仿佛我要作弄他，而且要没完没了地作弄他。

“教授，”我说，“也许我没有解释清楚。一个女人接纳了这些小体，显然，就会随身携带着它们。凭着您那样老练的目光理应见到它们。这些小体对我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们是背叛的迹象。”

“我不知道你正在说什么。”奥基奥多罗说。

尽管如此，但是他心里却明白得很。他盯着我，仿佛一口要把我吃掉似的。

这下，我又同富里奥·斯泰拉等专家们的迟钝和傲慢发生了冲突。在专家们还没有成为像富里奥·斯泰拉那样的凶手之前，他们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对其它东西的反应都是迟钝的。一味坚持下去也是徒费口舌。在同奥基奥多罗的较量中，我也是败下阵来，于是我就在刚才说到的地方将话题刹住，不再提起。

奥基奥多罗是放射学家，曾在综合工科大学担任过十二年的放射科主任。在综合工科大学任职期间，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病痛，放射这年鉴提到过这些病痛，还研究过这些病痛在病人体内的不规则分布和扩散力。他成了一位权威的专家。我之所以详详细细地讲述奥基奥多罗的历史，因为我喜欢这样做。

奥基奥多罗从来没有治愈过他发现的病痛，因为这不在放射学家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分门别类，并根据危害的程度将它们记载在各张卡片上。他常年累月地关注着恶性病例的发展过程，直至用一个小小的黑十字，如同墓地上竖立的基督的十字架，来表示着整个过程的结束。此时，卡片存档。有些特别危重的病例采用复合式卡片，一种有编号的多面折页。一格填日期和地点(这类病人往往患有旅行狂热病，他们带着病痛周游世界，想看看生命终止之前可能发生的一切)。这类卡片由奥基奥多罗亲自

编制。

许多病例始于罗马，填写上地址、日期等短短几行字，然后根据不可避免的沉沦程度，进行越来越详尽细致的描述，到一定的时候，病例移到巴西利亚，那里有一家有名的医院（这里报告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悲惨），随后，是长途旅行时期，再返回罗马，终于划上基督教十字，成为韦拉诺公墓的一部分。奥基奥多罗的档案室大得就像广阔的公墓。这些消息都是我从读过的那本放射学杂志上获悉的。

除了病例外，奥基奥多罗对其它一概不感兴趣。显然，他崇拜恶性疾病，人们不知他是站在治疗医生一边呢，还是站在他在X射线暗室中发现的疾病一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职业也是收藏工作，像所有的收藏家一样，他也追求尽善尽美，追求普遍性。也许奥基奥多罗梦寐以求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着的，完整无缺，浩瀚无际的病痛世界，就像宇宙的银河系那样。

我在放射诊断档案上找到了米丽亚姆体内检查报告，它用可笑的放射学语言写成。至于我感兴趣的那些，连一点痕迹也没有，连片言只语都没有。在我看来，我落到了一败涂地的地步。放射诊断档案让人隐约感到将来有患病的可能性，还谈到素质、症状和社会条件等。至于眼下，还是个O。（X射线不能穿透的胆道结石图像没有发现，太好了，表面张力减退的胆囊阴影，可惜，没有出现形态学的反常，轮廓正常，很好，在X线相片中胆囊和胆总管的口径和轮廓正常，好极了，X射线照射中不显影的结石图像没有，米丽亚姆无疑是松了一口气）。这些放射诊断档案，如蜘蛛网一般，是捕捉病人的工具。蜘蛛就是奥基奥多罗。

你见到了吗？米丽亚姆欣慰地说，他什么毛病也没有找到。他说，我应该一年后再去检查。米丽亚姆燃起一根火柴，烧毁了X射线诊断档案。

我们上了小汽车。突然在我们的眼前，亮起了点点灯火，有绿色的、红色的、桔红色的和球状的，它们映照在汽车的玻璃窗上。红绿灯。米丽亚姆提醒道，你得注意红绿灯。我看到了红灯，我回答道，并在红灯前停下了车。现在亮绿灯了，可以走了，米丽亚姆又说。绿灯畅通无阻。为什么你烧毁诊断档案？我问。米丽亚姆回答道，X射线检查完全是下流的把戏，是低级趣味，现在受够了。红灯，米丽亚姆又提醒道。我刹住车。那么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更衣室中的那个周身长毛的男人也玩弄了低级趣味的把戏，我接过她的话说，而她曾经为了否定而表示过肯定，现在又说自相矛盾的话。我心中想道，巴尔达塞罗尼也是如此。那么究竟谁追求低级趣味呢？现在绿灯亮了，可以走了，米丽亚姆说，我们别再争论了。

一阵大风骤然吹起，灯光在我的眼前晃动，晃动的原因是我的双眼模糊不清，汽车的窗玻璃也模糊不清。现在向右拐，米丽亚姆叮嘱道，注意驾驶。请你让我在市中心下车，商店还没有关门，我得去商店。仿佛她要进行自我辩白似的。我驾驶着汽车，贴近人行道，拐进弯道滑行。你总有一天会压死人的。米丽亚姆警告说。现在请你把车靠近人行道，我在这里下车。我把车停靠在特里托尼大街的人行道旁。她下了车，向着我微笑，仿佛是最后一次微笑。我已经看到她像世上的万物一样在挥发。

人们不明白一个不存在的数字(0)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其它的数字，甚至取消很大的数字。事情却偏偏这样。1000乘以0得0，组成1000的那1000个单位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还残留下某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残留下来。如果这个不存在、虚伪的数字能起到这样的破坏作用，那么与其它数字相比，它更不可信。你说1000的时候，可以是千恩万谢，或1000里拉，但也可以是1000名凶手，1000条蛇，1000个0。在每个数字的后面都存在着隐患，数字本身表达的单位有多少，隐患也就有多少。除了这些数字外，还不应该信任一个数字与另一个数字之间的间隙。实际上，在两个递进的数字之间总会有一个真空区域。它不为人知，而且悬而未决。这个区域可大可小，可以是一块草坪或者一片沙漠，可以是一个湖泊或者一座高山，可以是一切。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真空区域中，往往杀机四伏，很难防备这些数字，因为它们随处可见。为此，你得擦亮眼睛。当你见到其中的一个数字时，不管它是大是小，你应该退避三舍。如有可能，你就逃之夭夭。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永远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你已经记住了一些数字，那么你就将它们忘掉。这样，你就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你的思维。数字即使经过思考，也永远成不了思维。

第八章

现在我讲述一个神秘的梦，
梦与米丽亚姆有关，但不见
她的人，还与巴尔达塞罗尼
有关，但也不见他的人，甚至
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及

第二天，我等待着米丽亚姆，一连等了许多天。我觉得时光仿佛只在橱窗的那一边流逝，城市的居民在毫无意义地或健步如飞，或驱车疾驰，对面的汽油加油站工人依然在加油，售报人依然在售报(众多的新闻，众多的标题)，老人们来到卡伊罗利英雄纪念碑旁坐下，台伯河彼岸的年轻小伙子在一批批美国人的注视下，经过加里波第大桥进城，年轻的姑娘们奔向阿根廷广场的装潢品商店。我的目光记录下橱窗那边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1849 年的瑞士凡特邮票一钱不值，在这些活动中，一位姑娘混杂在一千名无名姑娘中，犹如威尼斯广场上的无名将士纪念碑(献给已故的米丽亚姆的一束鲜花和一个花圈)。还可以看到橱窗那一边的其它事物，一面嗅着沥青，一面奔跑的丧家之犬，丧家之犬所嗅的沥青，菱形，立方体，人的轮廓和人影。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夜夜都做梦。我母亲也做梦。当她起床时，她的双腿和双膝因梦中的不断奔跑而感到酸疼。在餐桌上，她向我父亲诉说夜里梦见的长篇故事。在她的梦中，几乎总有一位骑马的男子，每到一定的时候，进入表演的舞台。我父亲憎恶这位骑士，因为他怀疑骑士与我母亲之间有什么瓜葛。就这样，我母亲在讲述她的梦境时，开始避而不谈那位骑士。于是，剩下可谈的是草原，积满尘土的小路，林中的羊肠小道，河流，布满石子的宽阔河床和追捕她的强盗（他们是步行，还是骑马，我父亲追问道），剩下可谈的还有为这位骑马男子的上台而准备的舞台场景，骑士本来应该上台救我的母亲，但是他没有上场。这与某部歌剧的第一幕十分相似，在那一幕中，当合唱团唱起“是的，欢乐延年益寿”时，大家都期待着阿尔弗雷多的上场，但是他却没有上场。我父亲岂非傻瓜，有时，他撂下刀叉，走出家门。

有些夜晚，我能驾驭我的梦（不像驾驭小汽车和骑自行车，而像驾驭一条总是有点倾斜，不能急拐弯的船）。从理论上来说，事情是简单的。首先，应该在临睡时，以某种方式开始思维，准备合适的土壤，以便从那里（从思维）一开始就形成梦。当困倦向我袭来时，我就开始想象一个场景，里面有人物，有应有的一切。主要人物，即主角始终是我，情节展开的中心，永远是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的我。以第三人称形式出现的梦是客观的，谁都可能做这样的梦，实际上，就做这样的梦，但是你不在舞台上时，就难以驾驭。另外，还有次要人物，就像在剧院上演的喜剧中得有配角一样。我应该用眼睛（但是已经合上了眼）去想象这开始的场景，也就是用视觉去想象它，否则，它一无所用。如果根据亚里士德罗所说的逼真规律，构思巧妙的话，那么梦是自然衔接起来的，遵循自己的思路，需要引导去创造这些场景，在能够自然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应该各守其位。在朗诵台词一开始就应该马上确定关系。

有时，我以自己感兴趣的场景作为开始，情节的展开朝着与愿望相反的方向进行，但是还存在着随之而来的控制问题，也就是干预的可能性，就像在剧院里进行彩排时所遇到的那样。当情节是十分悲惨时，那么控制是不可能的。人们无可奈何，梦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

凡是梦都有点神秘色彩，这就是梦的美妙之外，但是有些梦神秘莫测之极，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像字谜画谜那样。字谜画谜有谜底，而它们却没有谜底。你可以赋予它们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含义，各个含义半斤八两，不分上下。

现在，我讲述一个神秘的梦，这梦与米丽亚姆有关，但见不到她的人(仅仅提及她的名字)。依我看，还与巴尔达塞罗尼有关，但也不见他的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及。整个梦是在同一个夜晚做的，虽然它的展开分几个场景。在这几个场景中，我始终在场，走动着，讲着话，做着一些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事。

它盘旋上升，扭结在空中，盘绕在自身上。它形成旋涡和气流。它浓重稠密，呈现黄色。我现在说的是雾。在火车站附近，我在一张水泥椅子上绊了一跤。在加里波第大街上，同一名孕妇撞了个满怀。人们在人行道上相撞，互相表示歉意。有的人出口就骂。大白天，汽车和自行车亮着灯行驶。公司的职工们打开了夜间照明灯。步行困难，行动困难。亮起了防雾灯，响起了疯狂的汽车喇叭声和愤怒的人声。我在一节手指上割破了一个小口，作为有别于别人的标志。

我必须到达市中心的钟琴旅馆，它就坐落在市政府大楼，杜·布拉塞喷泉和雕像的后面，杜·布拉塞的含义似乎是两个互相拥抱的人。我在黑暗和迷雾中步行。我凭着本能，始终能找到正确的方向，本能告诉我说，你向右拐或向左拐。我又认出了这

些街道。凭记忆，我认识这些地方，我自言自语道，我肯定在某一地点见到过这些地方。

我们姑且称它为前厅，在前厅里，只有一个男子和一位年迈的妇女，男子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是并没有在阅读，年迈的妇女坐在一个讲台的后面，问我是否长了尾巴。

"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我见您没有关门。"

我关上门，走到那位手拿报纸，但是并没有阅读的男子对面的一张沙发上落座。应该为我提供消息的情报员肯定是他，现在，我记不起来他将提供哪方面的消息。

"想减肥的人该采取的措施。"是讲台后面年迈妇女的说话声。

"节食。"男子当即应声说。

年迈的妇女将身子俯向填字游戏的报纸，填下"节食"两字。

"您经商吗？你是商人？还是一位教授？"这次是男子的讲话声。

"我是偶然来这里的。"我撒谎道。

"我可以说几句吗？"

"请直说无妨。"

"不，眼下，我不说。"男子说，"您见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雾吗？大陆性气候，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夏天，道路融化，人们在沥青路上航行，汽车如炸弹一般爆炸，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

男子抬起双眼，久久地打量着我。

"那么？"

我逗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我逗留在那里是为了听他讲话，我为此特地远道而来。

"食人肉者的同义词。"年迈的妇女说。

"吸血鬼。"男子应声道。

年迈的妇女填下"吸血鬼"。

"如果您想知道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的故事，"男子说："那么，您不应该问我。这就是说，您专程来找我纯粹白费力气。这辆小汽车的故事尽人皆知，《小报》也对此作了报道。它爆炸了。如炸弹一般爆炸了。向别人打听，就能知道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您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一个人，这个故事尽人皆知，家喻户晓。不，您瞧，我什么也不说。可怕，这是个可怕的故事。这辆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已经在烈日下曝晒了很长时间。它是白铁皮制成的。您瞧，我可不会将全部过程都讲给您听。您再让人讲讲戒指的故事。戒指是故事的一部分，您记得戒指吗？现在，我真的该走了。"

男子穿上大衣，将围巾围在脖子上，开了门，消失在迷雾中。

讲台后面的年迈妇女开口说道："因为这辆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我们都出了名。外地人蜂拥而至，也就是说，这里旅游业一时欣欣向荣起来。我们这里有市大教堂，有巴蒂斯泰罗、皮洛塔和美术馆等旅游胜地，但是谁也不去留意这些。他们是为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而来。您知道，他们来自远方，还来自国外。首先，他们来自法国，因为石油工程师的妻子是法国人。您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二十公里处也产石油，但是石油资源已濒临枯竭。石油工程师的妻子动身去了法国，他却一点也不关心将小汽车存放到车库。人们推测，有人睡在车内。您明白吗？"

"那么爆炸呢？"我问。

"怎么，您还不明白？酷热，难道酷热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明白不了。

"那么，您不妨试着去设想一下一具尸体会怎样？这样说吧，在夏日的酷热下，在封闭的汽车内，尸体会怎么样？"

我茫然不解地瞧着女人。

“腐烂，”年迈的妇女叫道。“对吗？至于其余的东西，您能够想象出来，不用我多说。另外，我们这么说吧，还有悬而未决的部分。当您讲述一个故事时，首先应该知道谁是主角。举例来说，现在我去看歌剧，假若他们让我看到了一切，唯独不让我看主角，那么，歌剧的情节就遭到彻底的破坏。举例是我的专长，但是我常常举错例子，歌剧这个例子也不妥贴，请您多多原谅。”

“别客气，请您继续说下去。”我催促道。

“我已经给您讲得太多了。其余部分你可以推断出来。它是与香皂同样轰动的一大新闻。也许，您能找到一个人，他会给您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巴列拉·索尔费里诺，有一个售报人，您去找他吧。售报人具有优势，事件发生时，他能阅读到各家报纸。我仅仅看《小报》等米兰报纸。尽管如此，但是有些事连他也不知道，确实一无所知。”

我走近大门，透过玻璃打量外面。雾依然是浓浓的。它不再呈黄色，而是近于黑色，空气寒冷而沉重。上街很困难。升空起飞也不值得考虑，但是我还是考虑到了这点。再也看不见灯光，再也听不到声音，但是在黑色和昏暗中还能分辨出雾像一条激怒的蛇那样盘缠、卷曲和旋冲着。

我必须加快行动。下一场戏在巴列拉·索尔费里诺的售报人那里展开。他正等待着我，我走进迷雾之中，像一个紧跟在电影情节后面，不得不从这场戏到另一场戏的人一样奔跑着，每场戏都在不同的地点展开。如果他来晚了，那么戏已经开始。我跳上一辆打着铃、缓慢行驶的有轨电车，马上催促司机道，快点，开快点。但是他不予理睬，因为司机被禁止同乘客交谈。快开，我又催促说，戏即将开始。

请您别再去想那个故事，巴列拉·索尔费里诺的售报人说，最好将它忘掉。我们本地人生来如此，喜欢开各种各样的玩笑。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您是个外地人，您不应该轻信所有的那些传闻。我们这一带人尽爱吹牛，您听我的。伦戈帕尔马大街上的那辆汽车？外地的报纸也对此作了报道，但是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您相信报纸吗？不，我不相信。一个在报社工作已达15年之久的人对他这样说。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爆炸确有其事，一点不假。尽管如此，但是还有爆炸的方式呢？真理有千条万条，谬误也有千条万条。您知道汽车里有什么吗？里面有一些南瓜。它们遇热发酵，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南瓜就像甘油炸药一样，您知道吗？

现在我来告诉您一件事，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下午三时，人们听到轰隆一声。当时，大家都在午睡，或者在树荫下和在家里休息。这样，也就没有目击者。人们起初说，汽车内藏着一枚炸弹，震碎了窗玻璃，等等。要讲清楚震碎玻璃之前的情况，太费劲了。后来我来了，讲述了那姑娘的事。想必有人告诉您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姑娘天天夜里都睡在伦戈帕尔马大街的那辆汽车里。您怎么看？大家都喜欢这位姑娘的故事，报纸开始予以报道。我们这一带人尽爱吹牛。您明白吗？我一言，你一语，一下就拼凑成一部长篇小说，最后刊登在报纸上。戒指呢？这也是吹牛。谁见到了这枚戒指？有人说见过这枚戒指？他说得不对。里面所写的名字完全是由我虚构出来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名字，米丽亚姆。

在卡普拉祖卡桥的那一边，与全国劳动者救济机构所在地等高的伦戈帕尔马大街上，还残存着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的残旧车架。它被遗弃在那里，生了锈，既没有轮胎，也没有座椅，车灯也是一个空壳，成了一具残骸。金属板已经变形，仿佛是车内的爆炸撞击所致。缺了一个车门，这证实了爆炸之说，但是爆炸的性质依然悬而未决。

事实是售报人说了谎话，也就是说，当他说这是谎言时，说的倒是真话。究竟为什么？为了掩饰什么？我登上了通往全国劳动者救济机构所在地的低矮台阶。从新抹的泥灰可以判断出，许多窗玻璃刚换不久。那么汽车确实爆炸了，打碎了窗玻璃。我们寄希望于什么，我自言自语道，我应该寄希望于什么？一定会发生什么事，结局不可能是这样的，这决不是结局。

你正在做的这个支离破碎的梦何等可怕，我自言自语道，这个毫无意义，只能给你带来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的梦何等可怕。我从这场戏跳到另一场戏，登上了正在行驶的有轨电车，我还跑步，现在厌恶在那座城市里来回奔跑，我不想提这座城市的名字。为什么你跑个不停？我反问自己道，但是我仍然奔跑着。这一大通喘气，这一奔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至少你知道为什么奔跑？是你跟在别人的后面奔跑吧，还是别人跟在你的后面奔跑？是追踪呢，还是逃跑？街道上的雾，玩填字游戏的女人，巴列拉·索尔费里诺的售报人，汽缸容量为 600 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一切真真假假的故事，它们都有什么意义呢？根据圆梦的经典书籍的说法，雾是不祥之兆，可是现在雾正在渐渐消失。

我坐在全国劳动者救济机构所在地的台阶上。那是下午三时，接近《广播邮报》戏称的立体声播出时间，即嘈声四起，人声鼎沸的时间，嘈声和人声不绝于耳，在空中的马可尼电磁波上跃动。如果梦真能反映隐藏的愿望，那么我可能愿意倒退到梦境。但是这是徒劳的，我自言自语道，如果一个人倒退到梦境，只是为了图个清静，为了不听到这些噪音和人声，那么，这也是徒劳的。你应该为你的梦另找一个地方，我自言自语道，你正在做的这个支离破碎的梦何等可怕。我必须快跑，因为另一场戏即将开始。

航空俱乐部的小型机场位于城市的北部。它有铺设在砾石

上的钢筋结构跑道和低矮的飞机库，周围都是草坪，四面由绿篱笆团团围住。我晚到了几分钟，市政当局的人已经率先到达。又高又瘦的《小报》社长透过眼镜镜片瞧着我。指挥员给我打了个旗语，出发。我已经开始在连接跑道的路上飞奔，当到达跑道中途时，我凭着娴熟的动作，升到空中。

空气暖和而诱人，在热空气的推动下，我盘旋飞行在城市的上空，掠过钟楼的尖顶，屋顶上烟囱的顶部和电线杆。在梦境中，人们可以说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至少我认为这是幸福。空气灌进我的衣服，吹鼓起的裤子、茄克和衬衫。领带在欢乐地来回飘拂。我四处飞行，还倒退着飞行，做各种技巧动作，像战时的德国斯图卡斯轰炸机那样俯冲而下，然后又直线上升，或者上升到高高的天空，然后脑袋、双臂和双腿迎着风，重重地落到离地50米至100米的低空，再恢复正常的飞行，开始优雅地在空中盘旋，仿佛我的动作是在一支交响乐的伴奏之下进行的。我穿越拱形的桥洞，市民倾城出动，惊讶地观看着这一情景。湍流枯竭，否则，我可以溅起阵阵水花，打湿云集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手帕，以示敬意。留神高压线，我提醒自己说，谁碰上高压线，谁就会丧命。怎么燕子就没有丧命？也许，我也能够像燕子那样伫立在高压线上。与其说我是一只燕子，不如说我是一架飞机。我降低高度，在旧城的上空滑翔，向坐在酒店里的人们致意，我的下面是笔直的埃米利亚大街，街上汽车和自行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如果我再升高的话，那么我能将巴列拉·维托里奥与巴列拉·马西莫·达泽利奥之间，巴列拉·索尔费里诺与立交桥之间的整个城市及外围和向南方山区辐射的各条道路一览无余。

我的手腕上戴着一个指南针，指南针由一根表带系住。也许我体内还有其它的仪器仪表，也许没有。总而言之，我航行得很好。沿着湍流的河床刮来阵阵狂风，吹散着剩余的雾气，那里，高

处的空气是暖和温柔的，下面，屋顶在阳光下放射出光芒，有轨电车的电线和窗户的玻璃在闪烁。为了看我，很多人登上平台，有的还登上屋顶，路上的交通为之而堵塞。第二天，全城将会议论此事，也就是议论在城市上空飞行的我，《小报》特别刊载文章，我将会将文章让米丽亚姆阅读。我又围绕市大教堂的钟楼，在巴里拉面食厂的烟囱上方盘旋。大家都仰头望着我。一股十足的疯狂劲头。人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圣书给飞行所下的定义是：运气、莫大的荣誉和财富。

当你看到一辆满载着一捆捆稻草的卡车在一条公路上向南疾驰，过不多久，另一辆满载着一捆捆稻草的卡车在同一条公路上向北疾驰时，你别打听，也别说这些稻草能否卸在原处。别去管它，走你自己的路。当你奔向北方，而另一个人奔向南方时，当100个人奔向北方，另100个人奔向南方时，你不必记挂在心，放心地继续走你的路，反正建筑之父会考虑的。如果你看见装载着煤炭、砖瓦和钢铁的卡车背向而行，如果你看见装载着汽车或大炮的火车背向而行，那么你就任凭它们各走自己的路，因为经过一阵疯狂的忙乱之后，最终万物各归其位。你也是如此，你见到的所有背向奔跑的人也是如此。倘若你不想得到不好的评价，那么你就恪守这一规则。你同其他人一起行动起来吧。反正，最终由建筑之父去考虑，让它们各归其位。

第 九 章

相比之下，柏拉图的思想微不足道，因为它缺乏强烈的性欲冲动

有好些天，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比什么事不发生要强，可是却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人在大街上吵架，没有人跨进我的商店，这同我去海滨，始终等待某个人坐到我身旁，但是谁也没有来到我身边的景况何其相似。甚至发出恐怖笑声的富尔（这个名字是我后来得知的），也不再在橱窗前露面：

城市继续围绕着我而运动，仿佛我是不存在的，于是，在一天结束之际，我自言自语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唯一发生的事，是一天的光阴在没有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流逝了。

我看到橱窗那一边大街走动的男男女女和狗之类的动物。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声，谈话声从来就不是咄咄逼人的，因为它们往往被压低成发音含糊不清的几个字句；我透过虚掩的门马上捕捉这些字句，但是这些字句很快被淹没在交通的喧嚣声中，或与突然传来的另一些字句交织在一起。你不可能去憎恨从有轨

电车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行人，我对自己说道，同样，我也无暇去憎恨任何一个在我面前经过的行人，确实，无暇顾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运动着的是有轨电车，人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里，人们运动着，徒步行走，而你在橱窗后面静止不动。

我注意着这一切，还注意着季节的变化，但是大自然不会因季节变化而公告天下。九月二十三日，由夏季进入秋季。我在那里等待着，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乎没有人察觉到这一点，我没有观察到什么特别之处，依然是原先的那些行人，他们一如既往地行走在大街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天气阴沉沉的，乌黑的天空孕育着电磁波和雷电。也许将发生什么事。我自忖道。

当空气显得沉重时，人们反而觉得自己变得更轻了，这与阿基米德定律所论证的，人们浸在水中时，会变得更轻的原理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这里指的是空气，因为水即将到来，但是还没有到来。所有的物体也变得更轻了。因为这一原因，报纸和树叶能飞到空中，道路上的尘土能卷起旋涡。人们于是就在没有树木生长的纳沃纳广场和特里托尼大街上发现树叶。飞机钻出乌黑的云层，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你简直可以感觉到，飞机轰鸣着，掠过你的头顶，在云层下飞过，不多一会儿就消失了踪影。可以说，鸟类也是如此。人们也摆动着双臂和双腿，步履轻快，目光专注，向四面八方走去。

为什么行将来临的雨，会使所有的人激动和狂乱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发生啊。我当即意识到，没有什么事足以引起激动和狂乱。也许在所有的没有什么事中，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一种。

刚过中午不久，将近三点钟，天下起了雨。起初降临的倾盆

大雨如石子一般打在玻璃窗上。雨点拍打在屋檐上，雨水从民房和教堂的檐口溢出，顺着墙壁流淌，在街道两旁的排水沟内汩汩作响，冲走了纸张和树叶。下雨时，鸟类和飞机也同样被淋湿。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一遇上雨，凡是可能，都逃避躲闪。人类也是如此，实际上，常常可以见到人们在大街上飞奔，不消几分钟，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场面。下水道的铸铁盖下发出怒吼声，雨水流到地下，汇合在城市的下水道中，向台伯河滚滚流去。罗马如海绵一般，吸收水份，它的这一习性源远流长，所有的东西都被浸湿，水流进地下室，流进民房，流进商店，流进下水道。

人们听到消防车的警报声和小汽车愤怒的喇叭声。在我的童年时代，人们还能听到驮货的高头大马踩在石板上发出的马蹄声和马夫鞭子抽打的劈啪声。沉重的运煤大车迫使马加快速度，马蹄在路面上迸发出火花。我童年时见到的马都已经离开了尘世。想必不少的马车夫也都不在人间。那么运货大车呢？童年时，我在大街上见到的那些大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大车有着巨大的车轮，车得十分光滑的短轴，用晾晒过的榆木制成的车盖和沉重的铁质车架。车轮巍然不动地支撑着重荷，不肯作寸步的退让，似乎它们是为了向世纪发出挑战，为了能像庞贝城[①]的大车那样在考古挖掘中出土而制造的，然而这些大车已经全部消失殆尽，化为灰烬。这些似乎是为了向世纪发出挑战，为了能像庞贝城的大车那样在考古挖掘中出土而制造的大车，或在壁炉中被焚烧，或在院子里腐烂。它们已经全部消失殆尽，化为灰烬。或在壁炉中被焚烧，或在院子里腐烂。

我站在那里凝望着雨，倘若我不站在那里望雨，那么还照样下雨吗？我暗暗问自己道。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我马上

---

① 罗马古城，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熔岩埋葬，沉睡千年被发掘出来。

又反问自己。我站在那里凝望着淅沥而下的雨，直到淅沥而下的雨停止。现在空气洁净，碧空如洗。稍后，刮起了一阵热风。整个城市，街道，民房和教堂，都开始冒出一股蒸气。刮起的那阵风也是潮湿的。凡是不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永远适应不了这一自然现象，也就是永远适应不了潮湿的热风，西洛可风①。西洛可风起始于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气流区。有利于西洛可风的气压形势是地中海上的低气压与撒哈拉大沙漠上的高气压相结合。低气压吸引而来的气流产生西洛可风。我是阅读一本百科全书后才了解这些知识的，但是这些知识与我毫不相干。

潮气使商店的墙上、地板上，陈旧的木头货架上，纸张上和堆积起来的邮票上散发出一股霉味和烂苹果的气味。外面突然又乱作一团，声音嘈杂，交通纷乱，光线闪烁，影子晃动，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但是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位又高又瘦的姑娘曾两次从我的橱窗前经过。但是难以爱上一个过路的姑娘，尽管她一天中走过了两次。我暗自思忖道，这也许是一个外国姑娘，一个英国姑娘。既然来罗马时，还将女儿随身带到罗马，那么，她的父亲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个天天给伦敦打长途电话的英国富人，或者是一名记者，或者是一名大使馆官员，或者是一名富商。同英国姑娘打交道很难，一旦同她们打上了交道，那就意味着大乱，至少人们都是这么说的。我说，只要那位姑娘讲意大利语，我将很高兴同她交谈，因为我不会讲英语。那么，我对她说些什么呢？我自问道。我不是那种容易同别人搭讪的人，更不要说，同一位一天中两次途经我橱窗前的英国姑娘搭讪。也许她根本就不是英国人。有些意大利姑娘长得又高又瘦，披一头金发，像足球运动员那样，穿一种英国款式的风雨衣，比英国姑娘还英国化。当人们夹杂在

---

① 从撒哈拉沙漠吹向地中海的热风。

人群中，行走在大街上时，时而会听到有人说，这里有一位英国姑娘。前面提到的那位姑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她是否还会第三次打我的橱窗前走过。仔细想来，我连她是否曾经两次路过这里都不敢肯定。

我怎么可以希翼那位途经我橱窗前的姑娘来取代米丽亚姆的位置呢？这下，我又提到了她的名字。也许，她根本不是姑娘，也就是说，她是有夫之妇。她丈夫也来到罗马度假。说实话，我心里想，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但是我还是考虑了。

当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事，第二天，也是如此，而在此前的一天，也未曾发生过什么事时，这将是可怕的。姑娘并没有第三次路过我的商店。我依然站在那里凝望着雨。后来，我又想起自己可以爱上一位姑娘，因为在同一天中，她竟两次从我的橱窗路过，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来到大街上散步。为什么你不去寻找另一位姑娘？我向自己发问道，你可以背叛米丽亚姆，这是她罪有应得。那么，上哪里去找另一位姑娘？在酒吧？在电影院？在哪里？在大街上？一个人宣称要找个姑娘，结果，真的找到了意中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需要运气。多年来，我一直去奥斯蒂亚，尽管世上的姑娘有千千万万但是我连一个都没有找到。你可以看到她们在大街上经过，向着某些地点走去，恍若雨天中的出租汽车。如某人所说，这总比鸟儿倒飞要容易得多吧。我环视四周，人人都围绕我而运动，我也在其他人中间运动。一名叫卖报纸的人正在高喊，政府垮台了。政府垮台了，这就是发生的事。现在你去哪里？我自问道。我现在站在加里波第桥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正在城里闲逛，正在散步。我来到贝利广场，然后又来到台伯河彼岸的圣玛利亚广场。那么，你正在朝着贾尼科洛的方向走去。实际上，我正是朝着贾尼科洛的方向走去，开始上坡。你以为能在

贾尼科洛找到谁？你别抱幻想，我自忖道。

当我说米丽亚姆在特里托尼大街下车后，对着我微笑时，我实在是撒了谎。实际上，她不打招呼就走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她指的是在X射线照片中有什么名堂。没有，我回答道，里面什么名堂也没有。但是实际上，里面大有名堂，你想对我保密，我不喜欢那个家伙，不喜欢那个教授。我接过话说，那么，我也不喜欢那个家伙，不喜欢那个在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的更衣室中同你一起呆了二十分钟的周身长毛的家伙。我们争吵着。我从来没有提到过巴尔达塞罗尼的名字，但是想必当我谈到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上那个周身长毛的家伙时，米丽亚姆知道我指的是巴尔达塞罗尼。那个周身长毛的家伙根本是不存在的，是由我虚构出来的，因为我不想提巴尔达塞罗尼的名字。现在，同库尔萨阿尔海滨浴场又有什么关系？米丽亚姆质问道。当然有关系，我想事已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我们争吵着。婊子，我骂道。既然如此，你让我下车，米丽亚姆怒喝道。我把车停在特里托尼大街上。她头也不回地离开，哪有微笑一说。现在，想在贾尼科洛找到她，这种想法岂不荒唐。

在贾尼科洛，加里波第的雕像依然巍然挺立在大理石基座上。同我的小汽车一模一样，连颜色也是海青色的一辆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依靠在人行道旁，首都的风光呈现在它的面前。汽车内一个男子和一位姑娘正在接吻。这就像你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银幕上放映的是重演你过去有过的动作。这些对应物令我担忧，它们是建筑之父不可思议的设计的一部分。如果我闭上眼睛，那么在眼皮的红色光线下，我看到我和米丽亚姆一起呆在那里的汽车中，犹如离开健身房后的那个夜晚。

借助意念，人们可以创造出各种奇迹。当印度人入定之时，他们能从地上升起，或者悬在半空。他们能在相距数公里的地方相互交谈。他们没有飞行只是纯粹出于懒散的缘故。我相信，如

果他们不懒散的话，那么也能飞行。也许，我能胜过印度人一筹，我心中想，当我的意念集中到某一件事上时，我将无敌于天下。

当一个人感到与她没有任何关系时，最好不过的是混杂到人群中去。带着琐碎的问题，怀着可怜的理想，人们在行走，你也在他们之中，什么话也不说，但是你鹤立鸡群，像加里波第的雕像那样挺立在大理石底座上。谁也不知道，你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如幽灵一般通过，但是你的目光是远大的。那时候，我将不会被误认为是我相识的某某人。如果我遇到伟大的集邮家莫里斯·伯鲁斯，那么我也会同他开玩笑。

我在忙忙碌碌的交通中奔跑，在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行，挤进人群，从这一人行道跳到另一人行道。我避开被西洛可风熏得无精打采的行人，沿墙飞行。我将身子蜷曲成摩托车形状，在红绿灯前，用脚跟刹住。我是火流星，我是飞毛腿，我是恐龙。再见了，贾尼科洛的加里波第雕像，再见了，骑马的宪兵，再见了，首都的美景。我用一只手紧紧攥住风中鼓起的茄克，像古代骑士那样在街道上驰骋。按照邓南遮[①]的说法，是在大街上散步。

借助意念，人们能取得惊人的效果，但是需要行为举止方面的训练，就像在歌唱中和其它事情上需要接受训练那样。还需要黑暗和寂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重要的意念是在某个正在驾驶汽车的人的头脑中萌发的。我曾经把后房间布置得漆黑一团，因为没有窗户，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街道上的噪声还是通过关闭的门户进入室内，有此噪音能通过关闭的窗户，穿透古老住宅的墙体。于是，我用蜡制的耳塞封住耳朵，处于完全的寂静之中。我掐灭烟头，面孔冲下，躺在钢丝床上。

---

① 加百列·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著名作家。

我如雷达一般，将我的意念指向令人难以置信的远方，指向空间，指向马可尼电波。马可尼也是一位天才。现在，我直接对她讲话。喂，喂，我呼唤道，你听到我的声音没有？我仿佛是在同她直接交谈。喂，我又呼唤道。没有任何回音。通过空间中的上述电波，我收听到沸沸扬扬的人声，远处的音乐声，歌声，交响曲和轻歌剧。有人在马可尼电波上讲着拉丁文。我现在在阿雷努拉大街，在我的商店里，我说，我在这里等你。米丽亚姆，你在哪里？我感到她在回避我，但是这可能是一种错觉。或者说，难道她真的在回避我？我低声下气，在地上匍伏而行。我发出的某些信息采用了诸如恳请阁下光临，恳请您大驾光临之类的官场用语。这就像对牛弹琴，话语发射出去，电波中断。与此同时，我居然紧张到了自己可能会像炸弹那样爆炸的境地。于是，我用更为平静的语调来恢复讲话，设法使自己同远处的谐波密切相吻。有些干扰是必然的，在罗马，往往有十分强大的梵蒂冈电台引起的一些干扰。

现在，我听到了米丽亚姆走近的声音。我听到了你的脚步声，我说，米丽亚姆，我听到你走近的声音。快跑，米丽亚姆。我等着你。雨已经停了，气候宜人，空气暖和。

终于，几乎出其不意地，我发现她在我的床上。我不仅能看到她（我闭着双眼，但是完全是清醒的），还能接触她，抚摸她。实际上，我抚摸着她，并对她说，你别动，顺其自然，放松些。米丽亚姆默默无言地瞧着我，对着我微笑。她同我一起躺在床上。她是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来到的。现在，米丽亚姆终于又重新属于了我。我觉得自己在一股热旋涡的裹挟下，陷入了她的体内，仿佛帆船扬帆远航在平静的大海上，或者仿佛一辆难以启动、一旦启动便欢唱起来的汽车，发动机在歌唱，车轮在高度完善的齿轮装置的推动下，飞快地转动，一切都成了尽善尽美的声音。米丽亚姆躺在那里，她的脸颊上长着一颗痣，脖子上有一小涡，褐色

的干燥皮肤刚被阳光晒过。在阳光的作用下，深色的头发反射出几道金黄色的光芒，乳房上有两道白圈，一道白色的纹理将它与前胸相连，另一道白色的纹理将它与后背相连。嘴唇上抹的浅色口红，与晒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照。柏拉图思想犹如尽善尽美的、理想的绝对真理，而她在那里就像绝对真理那样的真实精确。相比之下，柏拉图思想微不足道，因为它缺乏强烈的性欲冲动。

我喊叫着，现在已记不起来喊叫了什么，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呼喊她的名字。这是一股疯狂的劲头，一场斗牛的竞赛。在某些情况下，我放荡无羁，不受约束。我没有任何障碍。我可以把米丽亚姆吸入我的体内，然后再把她吐出来，可以把她像手套一样地翻过身来，还可以像剑一样从她的这边穿刺到另一边。真是闹翻了天。我投入她的体内，就像进入了人们愿意终老一生的东土乐园，又像进入了山林中的一所别墅。别作声，我叮嘱她说，别作声，因为尽善尽美是像鱼一样默默无声的。事实上，米丽亚姆没有讲话。如果她讲了什么，那么一切都毁了。据我所知，天使也不讲话，但是照旧让人知道他们活跃在上空。我相信，他们唱歌，但不讲话。交流的方式无穷无尽，言语不是尽善尽美的交流方式。沉默才是尽善尽美的交流方式。

与我相比，印度人只能退避三舍。从地上升起，悬在空中，这算不了什么。在相距几公里的地方相互交谈这也算不了什么。请你用胳臂抱住我，我吩咐道。我把她带到温柔暖和的空中。真是闹翻了天。谁阻挡得了我们？我问道。到一定的时候，必须停止飞行，你的这一意念刚出现，你就停止了飞行，或者脚踏实地，或者仰卧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停止飞行的意念一出现，我便停止了飞行。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就是发生的事。当我从耳朵上取下蜡

制的耳塞时，我重新听到了城市的噪声。依然是那种穿透墙体，来自四面八方的噪声，依然是先前那些嘈杂和疯狂的东西。阿门，我感叹道。我不满足于继续呆在这邮票堆中，而且还得为做了不该做的事而深感内疚。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运用自己的意念，我心中想道。我就曾经运用过意念来召唤米丽亚姆。这是允许的吗？你想看看，你是做了一件非常古怪而可恶的事吗？我向自己发问道。你想看看自己是个巫师吗？我又向自己发问道。我对自己是无情的。我一面思考着，一面说，你确实什么也没有干，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件什么事并不是事实，也不是事件，谁也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

也许，我心中想，这是像贝内文托巫婆施行的那种巫术。贝内文托以她的巫术而出了名。在某些情况下，意念可以接近于巫术。若是这样来论理的话，那么世界上充满了巫师。好极了，我心中想，我也是巫师，或者与巫师为伍？就本人而言，我宁为巫师，而不愿当邮票商。

谁破了巫术？从报纸的报道来看，定然有人破了巫术。只要阅读一下新闻报道，或者走上街头，便能马上得知巫术已破，先前的情况如何，人们不得而知，没有任何人记得此事(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人类似乎以莴苣、蜂蜜和牛奶为食，这难道是真的吗？一定有另一些食物被人遗忘。那时，没有今天那样的汽车和噪音，那么究竟有什么呢？有马和犀牛，还有蝙蝠和蛇。在某个人破巫术之前，蛇和蝙蝠原是人类的朋友？人们作出种种深奥莫测的设想。有人说，当时不存在恐惧，不存在对黑暗、对水和对他人的恐惧。既然巫术已破，那么一切都是危险的，甚至一个几厘米深的小洞也是危险的。一名工人正在用手摇钻在墙上打孔，钢钻接触到暗线，工人触电身亡。自巫术被破之日起，诸如此类的事天天都有发生。

第 十 章

老虎耷拉着脑袋，趴下爪子，俯伏在地，有的装睡，有的装死

每一件事的背后，几乎总是隐藏着另外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一位十分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也曾经这么说过。那么在邮票的背后，会隐藏着什么呢？集邮爱好者形成一个囊括全世界的网络。在这个网络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国际组织，其宗旨与集邮截然不同。以巴尔达塞罗尼为例，他的一举一动都令人生疑。尽管他是个平庸的集邮爱好者，但是却光顾各个国际邮票展览会，如波伦亚的 COPHLEX 邮票展览会，巴黎的 PHILATEK 邮票展览会，纽约的 ANTERPEX 邮票展览会，卢森堡的 MELUSINE 邮票展览会，维也纳的 WYPA 邮票展览会，汉堡的北方邮票展览会，里亚热内卢的 BRAPEX 邮票展览会。巴尔达塞罗尼以邮票为由，每年至少要作一次长途旅行。这些展览会有着神秘莫测的名称，那么，在它们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在集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诸如黑手党或芝加哥凶杀团伙之类的国际犯罪集团。不能排除巴尔达塞罗尼为其中的首领

之一。收藏大理石球也是一个谜，为什么他要收集大理石球？巴尔达塞罗尼声称说是为了研究尽善尽美，但是犯罪也可以追求尽善尽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那位十分有名的希腊哲学家必定是柏拉图。

为了同某个国际犯罪集团作斗争，首先需要揭露它，了解它的目的何在，还需要证据。魔鬼一旦打扮成天使，人们怎么能识别他呢？这根线索极难理清。在巴黎的德鲁特大街的橱窗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呢？德鲁特大街必定是集邮犯罪集团的总部。我相信罗马接受来自巴黎的指令。我确信米丽亚姆（我无意提她的名字结果却提到了）也在某个方面同集邮犯罪集团有瓜葛。她从来没有从事邮票生涯这一事实，不足以构成反证，而恰恰加深了对她的怀疑。

倘若我说，米丽亚姆没有亲戚，那么，我是在撒谎。米丽亚姆与她的一位姑母一起，居住在普拉蒂区。姑母是个女工，为贫民区中的店商专做衬衫，计件取酬。这些店商都有求于某个不知名叫佩拉贾，还是名叫佩拉斯贾的寡妇，也就是有求于老板娘，据说，她除了拥有贫民区，即奥塔维亚拱廊区的主要衬衫商店外，还在普拉蒂区拥有数量可观的工厂。我就从这里联系到米丽亚姆的姑母和米丽亚姆两人。

这位不知名叫佩拉贾，还是名叫佩拉斯贾的寡妇还掌握着半个波尔泰塞门地区。每当夕阳西下之时，佩拉贾就有一千万里拉的进项。人们都这样说。当这个女人决定将某一款式的衬衫，（如衣领扣上钉有小钮扣的美国衬衫）投入市场时，她能生产出比整个北方衬衫工业的总产量还多的衬衫。在普拉蒂区和特拉斯泰韦雷区，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自己的家中为她工作。每天早晨，她的代理带着纸样和布匹，串街走巷，每天晚上，再去收取成衣。这样的代理人为数不少，他们驾驶着大众牌汽车，串东走西。

月底付工资，没有扣款之类的麻烦。这个不知名叫佩拉贾，还是名叫佩拉斯贾的女人通过这一方法，除了为波尔泰塞门广场和奥塔维亚拱廊市场供货外，还为里沃那、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各地的市场供货。她同北方的大工厂和大百货公司竞争，既不用付税，也没有工厂和工厂委员会等组织的干预。她的工厂是现存的最大工厂，但是人们看不到这，因为它东一片，西一片，散布在四面八方。寡妇还印制美国的标签，带有美国文字的塑料袋，纸盒和其它东西，归她自己所支配。她的工厂还生产钮扣和别针。

米丽亚姆的姑母，是为佩拉贾或佩拉斯贾干计件活的妇女之一。米丽亚姆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她的这位姑母。我是通过旁敲侧击从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的门房那里得知这些消息的。似乎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所在的大楼也是寡妇的财产。集邮犯罪集团也归她所有。这种人的权力如此显赫，如此可怕，以至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股票市场的涨跌。据说，佩拉斯贾拥有几百亿里拉的资产，实力之雄厚令人难以置信。集团的成员利用这一实力来干预许多人的私生活，缔结或解除婚约和夫妻关系，当有大笔遗产继续时，予以干涉。他们还组织连锁犯罪。

谁也没有见过这位不知名叫佩拉贾，还是名叫佩拉斯贾的寡妇。但是，她在发号施令，人人都这么说。从她那里接受指令的人，彼此也都互不相识，也许是从电话中接受指令，因此连他们也不认识她。很可能现实中根本没有佩拉贾或佩拉斯贾其人，也很可能在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匿名的犯罪团伙，在首都不乏这样的团伙，各个团伙之间，以金字塔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我说过，集邮犯罪集团的指令来自巴黎的德鲁特大街，其实不然，指令来自罗马，整个组织的总部在罗马。似乎为佩拉贾寡妇（或者用这个名字隐藏着的匿名组织）而干计件活的妇女组织，还扩展到了北方和南方，似乎她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意大利的政权。我相信意大利使许多人垂涎三尺。

我设法把各种事情如镶嵌画一般互相联系起来。一天，奇伦蒂太太（因拥有意大利1862年首次发行的一枚深褐色10分邮票的缘故，而列入我们档案的顾客），以购买一枚梵蒂冈邮票为由，来到我店中。她曾听说，有人要出售这枚邮票。实际上，她要向我诉说拉斐尔的遭遇。似乎她心烦意乱，也就是说，她心绪不安，或者说，即使心绪平静，但是看上去则不然。当初，她曾多次来我店中，我忍受不了她，但是非得忍受她不可，因为她是我的顾客，那时，我十分敬重顾客。我让她说，并回答她的问题。她总是有理由抱怨这抱怨那。那天，她告诉我说，她在楼梯的一级台阶上，发现了脑袋开花的拉斐尔。拉斐尔是一只邋遢猫的名字。世上发生的事何止千千万，我心中想，这又是其中的一桩，有人杀死了奇伦蒂太太的猫。

按照她的说法，我这个不能见猫的人一定会为拉斐尔的死而伤心落泪。猫是各种疾病的媒介物，还能带来厄运。古代，人们用它来逮老鼠，现今，人们用其它的方法来消灭老鼠。当人们被围困，因饥饿而濒临死亡时，便吃逮老鼠的猫。这样，猫又有了另一种用途。我曾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还吃猫。在某些情况下，就像在日本的某些岛上，人们还人吃人。

大楼内的房客因为猫死在楼梯上而百般埋怨。这幢大楼是阿德里亚纳广场上的豪华大楼。台阶上血迹斑斑，而女佣人却拒绝清洗台阶。门房因厌恶污血也拒绝清洗。奇伦蒂太太向门房解释道，这是猫的血。门房也厌恶猫的血，厌恶所有的血。迫于无奈，奇伦蒂太太于是拿起一块湿布，用自己的双手清洗了台阶。尸体呢？她是如何处理拉斐尔尸体的呢？当一只猫死亡时，人们该怎么办呢？不能让它在大街上腐烂发臭。当一条狗死亡时，又该怎么办呢？奇伦蒂太太将拉斐尔的尸体缝进一个红丝绒的口袋中，扔进台伯河。这是崇高的葬礼，她说。确实，这不是简

单的埋葬。

奇伦蒂太太是个寡妇，如果拉斐尔是她亡夫的名字，又怎么看呢？那么这血就不再是一只猫的血了。

两天后，巴尔达塞罗尼来到我这里。他说，他在台伯河滨河区的一家饭店中吃了烤玉米穗。这是一种特别的美国玉米穗，他介绍道，我们这里生长不了，即使生长，也生长不好，只结小小的玉米粒。玉米粒理应是大颗的，否则，一经烘烤，玉米穗也就所剩无几了。当玉米粒饱含浆汁时，人们收获的玉米很鲜嫩。浆汁？我问道。当玉米非常鲜嫩时，颗粒中饱含浆汁，巴尔达塞罗尼向我解释道，这家饭店由一对美国夫妇经营，刚开张不久，两人都是外交官出身。男的曾写过一本书，讲述种种外交内幕。为了招徕美国游客，他特意找来一些古罗马的手推车和古老的酒桶，陈列在那里，再现古罗马时代的景象。在小广场上有炭火盆，也烤这种玉米。人们去那里买玉米穗，路过的行人也买来吃，但是巴尔达塞罗尼是在那家饭店的餐桌上吃玉米穗的。很好，我一面应声，一面期待着他结束关于玉米穗的议论。玉米收获季节一过，人们可以购买罐装玉米，巴尔达塞罗尼继续说道，将现成的罐头在沸水中放置五分钟，你一打开罐头，当即便可食用。区别就在于罐装玉米穗是水煮的，而在台伯河滨河区吃的玉米穗是烤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可以抹上黄油，也可以加上少许盐食用。罐装玉米穗更贵，因为你还得付包装费和人工费。

巴尔达塞罗尼大谈特谈玉米穗的故事，是想表明什么呢？我向自己发问道。到了某个时候，他问我吃了什么，在哪里吃的，问题干脆得如枪声一般，但是神色却显得若无其事。我想方设法进行自卫，用含糊其词的回答勉强躲过攻击。我胡说一通，说得驴唇不对马嘴，矛盾百出。我不明白巴尔达塞罗尼大谈特谈玉米穗

的故事有什么意图，但是我可以肯定他有某种企图。有时，巴尔达塞罗尼使我感到恐惧。

现在，我联系一下其它的事。我知道四楼老太婆的那条狗叫什么名字。它叫富尔。富尔来到我商店的橱窗前已有一些天了，它把鼻子对着玻璃，抬起上嘴唇，直到露出整个牙龈和全部牙齿。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意图。我的印象是它确实在发笑。它卷起上唇和鼻子，瞧着我发笑。这不是狗的自然表情，我心中想。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维持上唇抬起的姿势。到了一定程度，当它再也不能维持上唇抬起的姿势时，上唇开始颤抖。富尔躬起身子，过不多久，又抬起上唇，露出牙齿，再次在玻璃上露面。尽管它是一条孱弱的老狗，但是齿龈上的牙齿仍然洁白，锋利而坚实。它的笑令人厌恶，因为狗发笑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笑着，或者说，至少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不，我可以肯定它在发笑。

富尔每天三、四次来到我的橱窗前，每次在那里停留几分钟。我不知道赋予这件事以什么含义，是威胁呢，还是嘲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受到一条狗的折磨是我的奇耻大辱。我想向四楼的老太婆提出抗议，可是她身患疾病，不出家门。她已有数月不出家门。我曾打算向门房提出抗议，让他转告老太婆，但是门房已有一段时间避而不见我，他一见我，但转身就走，我想可能是那天，我向他提问的缘故。

应该排除这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狗的主人，四楼的老太婆对邮票一无兴趣，从来没有跨进过我的商店。总之，可能这是偶然的一件事，与涉及到我的那些事毫不相干。

我继续进行联系。每年，在钱恰诺城举行的邮票拍卖会的拍卖商，名叫拉斐尔，与奇伦蒂太太的猫同名。拍卖目录册上刊登着拉斐尔·索普拉诺的名字，我就是在阅读该目录册之后得知

的。他一定是意大利人和外国人所生的混血儿。奇伦蒂太太因肝疼而前往钱恰诺去治病，可能也光顾邮票拍卖会，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如果奇伦蒂太太不去光顾邮票拍卖会，那么巴尔达塞罗尼有可能去那里，因为他常常光顾拍卖会和展览会，但是更多的是去展览会，而不是去拍卖会。有时，也光顾拍卖会，或者不加区别地既光顾前者，又光顾后者。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认识拉斐尔·索普拉诺，也无意去问他，因为是我在怀疑他，将来有可能他怀疑我。

米丽亚姆喜欢逛商店，常常走进一家商店，从货架上取下商品，询问价格。结果，什么也不买，说声再见，转身就走。一次，她走进特里托尼大街上的海地公司咖啡店（后来改了店名）。她看到一个纸盒内装着一听罐装蜗牛和塑料袋蜗牛壳，后来又看到一个公鸡形的纸盒，内装一只美国鸡，整只烤鸡。她还看到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内装三根玉米穗。这些美国人要把全部的东西都装进盒里，她说。你瞧，他们是否会把一些玉米穗也装进纸盒，她接着又说。也许，这是一种特殊的玉米，我说，甚至连玉米都不是，而是类似玉米的农产品。不，你瞧，它们确确实实是玉米，她肯定地说，纸盒上还印有玉米穗的图案，黄色的玉米穗，黄色的颗粒等，何况，还用美国文字写上了玉米两字。米丽亚姆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当翻译，精通美国话。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听到有人谈起过玉米，直至巴尔达塞罗尼给我讲述台伯河滨河区的那家饭店。也许这纯粹是一个巧合。巧合发生得太多，以至不成其为巧合。

我继续进行联系。巴尔达塞罗尼时而去希腊咖啡店喝咖啡。当时，人们纷纷议论着希腊咖啡店将像西班牙广场的兰波尔迪咖啡店那样，进行现代化改造。人人都在抱怨，报纸也接二连三就此发表文章，我对报界也十分关注。巴尔达塞罗尼是站在报纸

一边的，他说，如果撤掉了大理石小桌子和红色丝绒沙发，那就完蛋了。红色丝绒沙发赋予咖啡店以古色古香的氛围。自从兰波迪咖啡店经过现代化改造后，他说，再也没有人跨进店内。他又说，咖啡店将要倒闭破产。

奇伦蒂太太为了把拉斐尔的尸体扔进台伯河而使用的口袋，也是红色丝绒的，像希腊咖啡店的沙发一样。在巴尔达塞罗尼的谈话与奇伦蒂太太给我讲述的事情之间，有着这个交叉点。

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所在的那幢大楼，也属于那位寡妇所有，这是我从门房那里得知的。富里奥·斯泰拉是个杀人凶手，也就是说，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我是从富里奥·斯泰拉那里认识米丽亚姆的，我以为与她相遇纯属偶然，我想得也太天真幼稚了。

我迟早有一天要杀死四楼老太婆的这条狗。富尔，我将杀死你。如何处置狗的尸体？不能扔在垃圾桶里，也不那么容易扔进台伯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让它在大街上腐烂发臭，巴尔达塞罗尼理应知道如何处置一具尸体。

我感到自己成了某一事件的中心，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件。我身处中心，但是不知道究竟身处在什么事件的中心。当我在大街上行走时，很多人盯着我，很多人盯着我，一些目光如子弹一般，呼地一声击中了我。我试着采取傲慢的态度，昂首而行，回敬这些目光，甚至先下手为强，盯着迎我而来的人，出其不意地扫他一眼，怒视走近我的人，为了自己不受侵犯而侵犯别人，这也是战争中尽人皆知的战术。靠这种方法，我非但没有大获全胜，而是一无所获。在我的怒视下，有些人依然站在人行道上，问我想干什么。结果，我不得不向他们致以歉意。

似乎在魔幻的作用下，我遥感到了危险，感觉到了危险的降

临。财政管理机构的人员来到我的商店，将注册处的发票撒得满地都是，前一天，我就预感到了什么，并断言，他们现在就来，正在来到。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只知道他们正在到来。

从初交时起，我就怀疑巴尔达塞罗尼。现在，我害怕他，他使我感到恐惧。也许在他那集邮爱好者的恬静外表下，在他那温柔的面容下，在他那细腻的皮肤下和浅黄色的头发下，隐藏着一个像阿多尼斯或阿纳斯塔西亚那样的当代最凶恶的杀手。可怜的米丽亚姆，你落到谁的魔爪之中，我思量着。你值得这样做吗？我又思量道，应该行动起来。

当行动的时刻即将来到时，我思忖道，我应该凭借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你一开始便占了上风，因为你知道，他们却不知道你已经知道。那么你就表现得镇定自若，别改变你的习惯，一如既往，因为任何新鲜事都会引起别人的疑心。最糟糕不过的事无过于疑心。你继续出售你的邮票，继续阅读报纸，继续沿着台伯河滨河大道散步，继续容忍四楼老太婆的狗。杀死富尔将会铸成大错。你得记住，你是单枪匹马同人所共知的一个强大组织相抗衡。你是蚂蚁同大象相抗衡。等到大象睡着时，你去攻击它。让它睡，因为大象也需要睡觉。当大象睡着时，你去攻击它，但是必须肯定它确实睡了。大象会打小盹，那时，你不能攻击它。大象也会装睡。你应该等到它沉睡之时。你还要考虑到这一点，也许不是一头大象，而是一只老虎。

老虎也睡觉，那么你就等到它沉睡之时，我暗自思忖道。老虎也会装睡来迷惑你。它们耷拉着脑袋，趴下爪子，俯伏在地，有的装睡，有的装死。这是最可恶的老虎。如果你走近装睡的老虎或装死的老虎，那么你就十分容易成为它们的猎物。应该在老虎真睡的时候，走近它，攻击它。

佩拉贾寡妇和米丽亚姆是否是同一个人？这根本不是怀疑，

而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装作从来没有过这一念头。

荷兰哈莱姆区的一位修制床垫者，一个名叫约瑟夫·杰斯奈尔的女人，在采摘一朵黄色的郁金香时，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最后命归西天。人们早就知道在黄色的后面隐藏着毒蛇，但是鉴于金子也是黄的，据说，太阳也是黄的，所以并非所有的人都承认黄色的后面隐藏着毒蛇，并非所有的人都承认黄色比到处散布死亡的阿蒂拉[1]更可恶。这场争论无休无止。有些人说，玉米、柠檬、原蜡、金子和太阳都是黄色的，而另一些人则说，硫磺、黄热病、宗教裁判所、和黄疸病是黄色的，中国人也是黄色人种。哈莱姆的修制床垫者事件并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解决不了争论，也许是因为报纸没有以应有的篇幅突出加以指导，或者也许是因为郁金香不管属于哪一种黄色，却毕竟是一朵花。电火花不是花朵，许多人被它击中而身亡。狠毒、嫉妒和争风吃醋也是黄色的。最可怕的犯罪也是黄色的。黄色是危险的标志。如果黑色和黄色朋比为奸，那么就会像建筑之父所说的那样，你得受地狱之苦。既然如此，那么像科学院院士那样区分黄的本色与草黄色那样分辨颜色，不过是徒劳之举。

① 阿蒂拉（434—453），匈奴王，以骁勇和凶残著称。

第十一章

也许这是人所共知的对知识的渴求，就像混沌初开，万物初生，食物有待发现的年代那样

我坐在位于台伯河滨河大道旁的埃斯佩里亚咖啡店里，什么也不想知道，只是默默无声，如托钵僧一般一动也不动。一位姑娘也坐着，背着脸，没有理我。我看不到她的脸，也不想看到她的脸。我坐在那里，默默无声，如托钵僧一般一动也不动。我得不到她的一星半点消息，便试着喊叫她的名字，她没有应声，我继续呼唤她的名字（其实它是虚构出来的假名），结果也是徒费口舌。我默默地说着亵渎神明的话，而且还创造出新的亵渎神明的话。在某些情况下，我可以变得如凶神恶煞一般。

背着脸，没有理我的那位姑娘像我一样，坐在位于台伯河滨河大道旁的埃斯佩里亚咖啡店里。她在等谁？我向自己发问道。我也坐在位于台伯河滨河大道旁的埃斯佩里亚咖啡店里，默默无语，如托钵僧一般一动也不动。我在等谁？我本来可以活动一下，不再一动也不动，但是，我却固定在这里的椅子上，如托钵僧

一般一动也不动。一杯牛奶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会去碰它，也不会去碰瓜曼巴纳的白色果肉和可口的卡拉可可(芬兰食品)。

我要了一杯草莓冰淇淋，过后却对服务员说：请您把它撤回去，我照付钱，但是务必请您将它撤回去。请您给我端一杯冷牛奶来。现在冷牛奶放在这里的桌子上，那位姑娘依旧坐在她的椅子上，背着脸，没有理我。天气何等闷热，一点风也没有，台伯河滨河大道上的法国梧桐树没有一片树叶在晃动，是更换了季节呢，还是时间倒退了？许多事情都会倒退。我坐在这里，如托钵僧一般一动也不动，等待着姑娘向我转过脸来，以一睹她的容貌。我说过我不想看到她的脸，那不过是我撒的谎话。我本来可以站起身来，从她面前走过，但是我依旧坐在我的椅子上，如托钵僧一般一动也不动，树叶也是一动也不动。姑娘开始动弹起来，喝一杯红色的饮料，但是没有转过身来。米丽亚姆，你在哪里？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女人也可以变得如凶神恶煞一般。

请您把冷牛奶端走，请您将它端走，我照付钱，但是请您把它端走。台伯河滨河大道上的法国梧桐树，没有一片树叶在晃动。我固定在这里的椅子上，如托钵僧一般一动也不动。在某些情况下，我会迷恋上一位姑娘。

我将一千里拉的纸币放在桌子上，打算付帐。空气一直静止不动，一千里拉的纸币也一动也不动。哎，姑娘站起了身，我发现不是她。她迎着一个男子走去，这个男子不是我。现在我也可以站起身来，但是以后我见到巴尔达塞罗尼时，我要挖掉他的一只眼睛，让他斜着眼去四处转悠。

眼看着我的健康状况日趋衰退，我吃饭既不定时，也无规律，往往整天地完全忘了吃饭。真正的一顿饭是坐在铺着桌布摆着刀叉和餐巾的餐桌上吃的，可是我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这样吃

饭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时间了。我可以在阿根廷广场的一家烤肉店里吃上两块油炸米肉饼，来打发一天的光阴。我在普普通通的咖啡店里喝上一杯冷牛奶，时而再喝一杯咖啡。我自忖道，长此下去，你的健康状况会每况愈下。人们会因饥饿而死亡。统计数字表明，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天天都有不少人饿死。在此其间，我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轻，能够像芭蕾舞演员那样踮起脚尖来步行。饥馑暗伏在我的体内，不断积聚。饥馑有朝一日会像革命那样爆发，我自言自语道。

有一天，我经过鲜花广场，那里有个闻名遐迩的市场。到处是一片欢乐疯狂的气氛。有叫卖的女人，有提着一网兜一网兜的茴香、芹菜和梨的妇女，四周散发着鱼腥味和乡村蔬菜的清香味。可是，乔尔达诺·布鲁诺被烧死在这里①，我自言自语道。

我一面瞧着满载水果的手推车，一面说，这是索马里香蕉，这是泰拉奇纳②的黑葡萄。我停留在那里打量，但是所有这些商品似乎什么也没有向我说明。我买了些水果，放在商店里。有一天，我还在圆柱广场买过隆基——辛杰尔公司生产的果仁饼。我买下了果仁饼，并没有想到去吃它，就像人们买报纸那样。这是无形的渴求。也许这是人所共知的对知识的渴求，就像混沌初开，万物初升，食物有待发现的年代那样。但是对知识的渴求，有朝一日会像革命那样爆发，我自言自语道。

猎人在研究了狩猎物途经之处，耐心地追寻它们在森林中和悬崖陡壁上留下的足迹，并发现它们的生活习性，出没时间和季节后，终于穿上丝绒茄克，背上武器，静静地埋伏下来。我就像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布鲁诺因异端罪，1600 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于罗马鲜花广场。

② 意大利南方的海滨城市。

猎人那样，每天夕阳西下时，穿上我的罗迪亚托斯牌尼龙风雨衣，离开商店，在台伯河滨河大道上徒步走过一段长长的路之后，来到玛格丽塔桥。这座桥将普拉蒂巴的中心与帕塞贾塔·迪里佩塔相连结在一起。与猎人不同的是，我不带武器，另外，往往不是徒步而去，而是驾驶着我的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而去。即便我徒步而去，也遇不上森林和悬崖陡壁。不管这样，每天晚上，我一到那里，便开始来回踱步，转过桥的拐角，重新回到台伯河滨河大道上，在树下数着走五十步，然后返回桥上，过桥后一直走到自由广场，然后再返回大桥和台伯河滨河大道，前进五十步，再后退五十步，总之，在桥、广场、桥和台伯河河滨大道之间往返不已。

我看见了他家的窗户中的灯光(提他的名字也枉然)。两扇窗户的灯光有一半被树木挡住。到了午夜时分，窗户的灯光熄灭。台伯河对面(如果我身在台伯河对面的话，那么就是台伯河的这面)其它窗户灯光有的亮起，有的重新熄灭。亮灯的窗户在减少，大家都去睡觉了。又有一些灯光熄灭，但是有的灯光始终亮着，这就是说，永远不可能所有的灯光在天明之前全部熄灭。天明后，所有的灯光才全部熄灭。多么单调乏味呀。从未有过雾浓到人们不可能从河的这面看到河的对面的地步，从未有过雨大到人们不能来回步行的地步。有时，我随身带着雨伞。

有的晚上，当我探头望着费尔迪南多·迪萨沃亚大街的时候，就想象到尽头所见的是佩蒂托特碑(实际上，它是人民广场的方尖碑)。我还将与上述大街相交的横马路想象为其它城镇的街道，我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里乔镇，雷加莱镇，维科洛·德尔杰索镇呢，还是其它城镇。我还将科拉·迪里恩佐大街尽头的灯光想象为大广场上的灯光。大广场那里有一大一小的两个时钟，有热气腾腾的咖啡，有一位出售晚报的人，其间还竖立着他的纪念碑，他指的是加里波第。以想象取代现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只

要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只要稍不留神，略有放松，想象中的取代物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尽头处的灯光复原为民族广场的灯光，复原为有着方尖碑的人民广场和有喷泉的平乔山。除了一切恢复原状外，别无其它。

你别担心，我一面来回散步，一面自言自语道。我数着亮灯的窗户和没有灯光的窗户，在寂静中等待着。我瞧着一驰而过的汽车，瞧着汽车中交谈的男男女女。这些男男女女深夜里驾驶汽车经过时有什么值得一谈的呢？这些事与你无关，我自言自语道。

从高跟鞋发出的短促脚步声，从她身穿那件我们初次相识时曾穿过的女大衣，我远远就认出了她。那就是她，我心里说道，确实是她。从拍摄X射线照片那天，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直至今天，多少时间已经过去了呢？从我在台伯河滨河大道上同她见面，一起在树下漫步向桥上走去，直到今天，又有多少时间已经过去了呢？那么，今天是星期几？我只是同她打了个招呼：你好，米丽亚姆。在此期间，哪些事发生了变化？许多事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现在在这里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一点也无补于事。

在不断的等待中，我知道她将会来到。她确实来到了。我多么想对她说，我的宝贝呀，但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说不出口。我们一起散步，直到加里波第桥（我有意避开朱莉亚大街）。我对她说，你身体不错，知道吗？这是一句平平常常的话。你瘦了，她对我说，虽然你瘦成这样，但是身体不错，你脸色有点苍白，但是身体不错。实际上，我身体状况糟糕透顶，常常头晕目眩。有些天，我如醉鬼一般，眼前看见的物体都是重影。米丽亚姆突然斜眼看着我。米丽亚姆，你可以随便提问，我将一一回答，但是别这样看我，别同我耍花招。

商店里乱七八糟。几天前，我就开始清理货架上的邮票袋，清理袋中的邮票，并在一个本子上按国家分门别类，标明一切。我还开始整理混在其它邮票册中，用以迷惑窃贼的稀有邮票册。也许，最合适不过的是将它们取下，与最珍贵的邮票，与德国通货膨胀邮票一起存放在保险柜中。但是这种整理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问道，难道你正在编制清单？你正在做的这些与其说像编制清单，不如说像立遗嘱。于是我任凭它们乱成一团，任凭邮票袋遍地狼藉，任凭一包包的邮票册散落在桌子上和奥利韦蒂卡片柜上。

米丽亚姆环视四周后说道，这些邮票可能有几百万枚。我回答说，是的，但是我从未数过。生意怎么样？她问道。马马虎虎。我为此而感到遗憾，她说。她真的感到遗憾吗？必须留神，我提醒自己说，言语往往用来掩饰什么。米丽亚姆想掩饰什么？我的生意马马虎虎，她怎么会感到遗憾呢?对邮票交易突然产生的兴趣掩饰着什么呢？仿佛她是一个从事情报活动的间谍。

你瞧这枚邮票，它是三角形的，米丽亚姆瞧着一枚三角形的邮票，惊讶地说。邮票既有三角形的，我向她解释道，还有圆形的，正方形的和椭圆形的，还有六角形的和八角形的，有各种形状的，还有月牙形的。但是三角形是尽善尽美的形状，我自言自语道，就像神圣的三位一体是尽善尽美的那样，如果允许作这样比喻的话。那么米丽亚姆打算暗示什么？肯定她想暗示什么。

数小时前抽烟吐出的烟雾已经冷却，但是烟味仍弥漫在商店中。一纸包泰拉奇纳的黑葡萄还在柜台上放着。米丽亚姆拿起一串，以准确的姿势将一颗颗葡萄送进口中。她静静地吃着。现在她吃葡萄，我心中想道，过一会儿我吃她。这是一个古怪的想法。仅仅是古怪而已。不少想法通常在还没有完全出现之前就被摒弃收回，在形成之前就被遗忘。我的这个想法不同，它完整无缺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这是一种近乎可笑的想法。但

是那时候谁有心思去发笑呢？米丽亚姆从桌子取下一小条果仁饼问道，可以吃吗？放在那里就是为了吃的，我回答道。她用坚实的牙齿嚼碎果仁饼，要知道果仁饼硬如坚石。这再次让我想到，现在她吃果仁饼，过一会儿我吃她。这是顺其自然发展的想法，时隐时现。有时，我不能容忍我的一些想法。我把大小果仁都拿了出来。它们不是在同一天买来的，但是品种俱全，有普通果仁巧克力的，有外涂巧克力的，有白色杏仁蛋糕的，有新鲜阿月浑子的。大块的条状果仁饼是隆基——辛杰尔公司的产品，其余的水果仁饼是北方大工厂的工业产品。

原来没有这个，米丽亚姆指着一个煤气取暖器说。实际上，它是我前几天刚买来。难道她要向我指出，她什么也没有忘记，或者说难道暗示自己现在可以脱去衣服而不会着凉吗？难道是因为来找我而着了凉，为此想责备我吗？或者说，难道更表明没有爱情时，需要用炉子来取暖吗？她暗示什么？打算干什么？

当米丽亚姆嚼着果仁饼时，当我的万般思绪剧烈运动着时，我观察到米丽亚姆就像那些世世代代都啃硬面包的人那样，有着突出的颌骨。罗马人往往有着突出的颌骨。这不是毅力的标志，而是几代人忍饥挨饿的印记。米丽亚姆有着忍饥挨饿的印记。

为什么在整个那段时间中，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按照习惯，她应该打电话告诉我，从此我们不再相见。倘若她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可以在电话簿上寻找，何况我的橱窗上也写着。米丽亚姆咀嚼完果仁饼，点上一支烟。我本来想说些十分强硬的话，立刻送她上西天。不，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现在全明白了，本来我可以对她说，然后再等着瞧。你瞧着我，仿佛从未见过我似的，米丽亚姆说。我可以喝杯水吗？她接着问。我马上给你端来，我回答道。

米丽亚姆喝下水，吸了两口烟。我见她脸色苍白，慢慢地瘫倒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生命的终止太容易了，我心中想道。她马上沉睡了起来，完全睡着了，以至再也不能苏醒过来。这就是说，她已经死了。这是她一生中的一个可怕转折点。

她身上还有一点暖气。她的躯体倒在沙发上，眼睛是睁着的，但是像死人的眼睛那样已经失去了神态。尽管她的身体还没有像死人那样变得僵直，但是实际上，她已经死去。两分钟之前还活着，现在却终于死了，没有复生的可能性。在死去的她面前，是活着的我。两分钟之前，她还吃着果仁饼和泰拉奇纳的黑葡萄，现在不再吃任何东西。对她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在她的一生中，她再也不可能吃任何东西，因为她的生命已经终止。那么我面前的是什么呢？那不是米丽亚姆，而是一些天然物质，肉和骨头。不能称它们为米丽亚姆，因为她在喝完一杯水后已经死去。当然，问题不仅仅出在水上，否则就不可能出什么事，也就是说，她不可能死去。结果，可能发生的事真的发生了，米丽亚姆瘫倒在那里，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趁她的躯体还没有变得僵直，我开始替她脱衣服，因为死人到一定的时候会变得僵直。

人和物就这样挥发消失，我自忖道，世间的一切都迟早会这样挥发消失。用几滴氰化物溶化在水杯里，米丽亚姆的故事也就宣告结束，而且结局十分悲惨。这是她的过错。我点上一支烟，将烟吞进胃里。一口烟消除不了饥饿，还需要补充其它的东西。胃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上当受骗。你究竟在等待什么呢？我问它。我正在同胃说话。你平静些，我对它说，你正在干一件可怕的事。在某些情况下，胃既聋又瞎。请你竭力克制一下自己，我劝说道。在某些情况下，胃比猛兽还凶狠，由它发号施令，由它作出决定。

现在你别假充正人君子，我对自己说，说到底，你是同意胃的观点的，即使你现在不同意，你也必然放任不管。现在从哪里入手呢？米丽亚姆一直在那里垂着脑袋和双臂，在沙发上一动也

不动。我应该单枪匹马开始行动，单枪匹马地勇往直前。米丽亚姆，十分抱歉，不能饭菜和同席者兼而有之。

后来在阿雷努拉大街我商店的后房间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野蛮人的行径，就像非洲野蛮人的行径那样。

距今几世纪前，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但是至少可以断言这一点，如果他不是国王，那么也许是国王的弄臣。从理论上来说，将一位国王的举止，与一名弄臣的举止区分开来，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时间过去太久远。那是一个夜晚，宫廷中所有的人都睡了。王后不在。国王难以入睡，便将他的弄臣召到房内。不能排除当时有另外的某个人醒着。但是从新闻报导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人们不能强求新闻报道非得面面俱到地记述每件事不可。因此，如果他不是国王，那么也许是国王的弄臣，尽管很难将这样的事件既归因于国王，又归因于弄臣。有人提出了第三者的假设。但不管这一假设多么逼真，但是摒弃它仍不失为英明之举。宫廷内生活着很多的人，有朝臣、大臣、宫廷内侍和马夫等。今天怎么能识别出几世纪前的肇事者呢？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紊乱，甚至人们不会再讲述这一事件，被历史一笔勾销，但是事件的发生是明摆着的。因此最好别去调查，最好一如旧说，如果他不是国王，那么也许是国王的弄臣。

第十二章

众口一词，与其让敌人受苦
受难，不如将他吃掉

我因犯下了我必然要犯的错误而感到心安理得，就像某个人因重犯我犯下的错误而感到心安理得一样。

你抽烟太多，早晨，当我在盥洗室的灯光下刮胡子时，我告诫自己说。剃须刀的噪音如钻机一般钻进我的脑袋。我的剃须刀与教皇曾使用过的剃须刀为同一商标，日光牌。几个月前，教皇在甘多尔福宫去世。在一个与甘多尔福同名的湖泊附近，人们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眼下，还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我的思绪一直集中在死人身上，从这个死人想到另一个死人。你累了，我对自己说，你需要休息，你抽烟太多，每天二十支太多。你别撒谎，我对自己说，是每天抽四十支，甚至五十支。你正在毒害你自己。

瓦拉蒂台伯河滨河大道是延伸在加里波第桥与西斯托桥之间的一条道路。人行道宽阔，行人稀少。我厌恶行人。那年秋天，我常去那里蹓跶，脚踩法国梧桐树叶，在滴着水的树枝下步行，呼吸着从山那边沿着河床吹来的新鲜空气，抽着一支又一支的

烟。其实，我同其他人一样，也是行人。有时，我探头远望路尽头那里的人们，他们正开动庞大的水上作业机器，将沙土从这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以拉直河道。无论是人，还是机器，他们永不停歇地忙碌着。

我常常见到一个年老的乞丐，他在河流与滨河大道之间来回走动。每天，他都沿着土堤的台阶上下数次。我注意观察，他肩扛干粮袋艰难地上坡，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坐下，在一堆从河边拣来的破烂中翻寻着，扔掉其中的一些，让它们落到底下，把剩下的那些装进干粮口袋，保存起来，人们见他步行在沙土上，不时弯下腰，拣拾东西。人们会想象到，这是一项最徒劳无益的工作吗？他就像沙地上的人和机器一样，永不停歇地劳碌着。

我几乎天天都来到西斯托桥的正中央，探头俯视桥下的河水，设法测试一下空气。也许还是等到春天乍暖还寒时节为好。与此同时，我打量着这个地方和它的高度，忧心忡忡地瞧着下面湍急的河水。我一旦破产，河水就会将我吞进它的漩涡，我可不会游泳。

一天，我发现乞丐停留在桥中央我常呆的位置上，仿佛他也在打量这个地方。我从台伯河滨河大道那边观察着，他俯视桥下，测试着空气。突然，我见他越过栏杆，纵身投入空中，瞬间，我还以为他张开双臂，想凭着风帆一般鼓起的衬衫飞向空中。随后，我见他一个倒栽葱，坠落到水中。我闭上双眼，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紧接着传来一个女人的惊叫声和汽车的刹车声。当响起纷至沓来的围观者的脚步声和远处警车的警报声时，我才离去。

水上警察在远处的蒂布尔蒂纳岛上捞起了乞丐的尸体。这又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对应物，我自忖道。也许这是个事件？究竟站在谁的一边？乞丐从桥上跳下，落水溺死，那么邮票商又会怎样呢？哪里还是一名邮票商？我心里想道，你现在成了一个食人者。不言而喻，我是在夸大其词。

不过已经发生过的那件事，怎么会发生的呢？我又怎么会变成我已经变成的那种人呢？我向米丽亚姆暗示道。有些人到草地去采摘花朵，我暗暗思忖道，去游览城堡、内米湖和甘多尔福宫，然后提着途中买的一篮草莓回家，另一些人去电影院，我知道他们手拉着手，在黑暗中接吻，或者去海滨，躺在阳光下，在沙滩上打滚，跳进海里嬉水。还有的人去各种夜生活场所跳舞，喝威士忌，一醉方休，还有的人满足于在大街上散步，坐在咖啡店里聊天。我不知道他们聊些什么，但是知道他们在聊天。我心里还想，还有那些出去游览，然后再也没有回家的人，因为有人砍掉了他们的脑袋，就像那位姑娘在甘多尔福宫湖畔所遭遇的那样，还有那些同汽车相撞的人，或者那些像甘多尔福宫的教皇一样自然死亡的人。反正，一切都会在那里了结，也就是说，或者以这种方式，或者以另一种方式，离开尘世。

总有一天，你将会在报纸上见到你的名字，我心里想道，商店里发生的那件事是如此离奇古怪，以至连我也不相信自己有这等能耐，我正在谈论我自己，我觉得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没有夸大其词，你确实是个食人者，我对自己说。好，居然同这个食人者在一起？世上还存在着食人者。我照着镜子里的我，我觉得难以相信。你别惊讶，我自言自语道，离奇古怪的事天天都有发生。这样的事件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件太离奇古怪，太罕见。可十分罕见的事件屡有发生，我自忖道，只要阅读一下报纸的新闻报道就足够了。那位姑娘在蒂齐亚诺林荫大道上中了夹竹桃的毒而身亡。那个男人杀了妻子，然后将她的尸体喂狗。在各个事件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另外的事件，另外的事件后面，还隐藏着另外的事件。任何事件一旦与其余的东西相隔离，便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其余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自问道。其余的东西就是整个世界，就是整个宇宙，你包括在这个宇宙之

中，蒂齐亚诺林荫大道上的那位姑娘和那个杀了妻子，将她的尸体喂狗的男人也包括在内。你不必为这些而操心，因为到头来，代表着其余东西的它，也会挥发消失。这是我的理论。我以及我商店那里发生的那件事，也包括在这一理论之中。

四楼的老太婆也去世了。富尔嗅着沥青，在阿雷努拉大街上来回徘徊。它不时停留在我的橱窗前，呲牙咧嘴地笑，我本来希望有朝一日老太婆能摆脱它，一针结果了它，然而她比狗死得还早。报纸报道说，某个叫萨皮恩齐的女人去世了，也许她是富里奥·斯泰拉健身房中那位合唱队员的母亲或者姑母。在托尔·圣洛伦齐，一名五十岁的工人在安装屋顶檐槽时，触电身亡。在与朱比莱奥城堡齐高的萨拉里亚大道上，一辆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小汽车，同一辆大轿车相撞，小汽车着火，烧死两人。在甘巴罗大街，一名泥瓦工在梦游症发作时，向妻子开枪。女人被击毙，丈夫去自首。还是在罗马，两个小伙子在泰斯塔齐奥山的山顶上发现一具腐烂的尸体。据推测，死者是个男子，年龄约五十岁，也许是外国人。在圣米凯莱，养老院的一位老人从五层楼跳下，落在人行道上，压在路过那里的一位老年妇女身上。两个人都一命呜呼。来自国外的消息也大为不妙。在贝尔盖因，一位酒店老板杀死了一个扰骚他妻子的土耳其人。在巴伐利亚州的米特卫尔特，一个年轻的匈牙利难民，持刀砍死了他的情敌——一个二十一岁的德国人。人们在布洛涅的树林中发现一名死孩。在南希附近的一条运河里，发现了一名冻死的裸体男子。一位银行家在泰晤士河投水自尽。在印度，死亡的人多如牛毛。

我还可以罗列出各家报纸登载的类似新闻。我翻过一页报纸，依然是来自意大利和国外的这一类新闻，数量众多，没完没了。我的目光毫无倦意地停留在这些凶杀新闻上。先前，我热衷于阅读有关一亿二千三百万里拉足球彩票中奖者的消息和有关通过角膜移植，第一个双目复明者的消息，现在我却争读这人在

车轮下丧命，那人在圣米内拉洗海水浴时，被汽艇削去脑袋之类的报道。我还争读情杀事件的各种报道，如丈夫杀死妻子，妻子杀死丈夫，或者还没有结为夫妇的男男女女相互残杀。真是一场大屠杀。有时，这些凶杀案策划得天衣无缝，鬼神莫测。这样，人们就不知道究竟是丈夫所为，还是情夫所为，人们一无所知，凶手始终不明。有时，凶手露出马脚，于是被捕入狱。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出了名。相反，当凶杀成为无头案时，凶手就出不了名，因为无头案的策划者是匿名的。

说实话，我自言自语道，与你相比，报上所刊登的凶杀事件的那些作案者令人可笑。

我从报纸上读到那些作案者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认识他们。可是，我仿佛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既是那个刀砍妻子的丈夫，又是那个死于丈夫刀下的妻子，而且还是那个握着手枪，在拱廊下守候着，当情敌来到时，向他开枪的人，同时，我又是一个如《意大利日报》所报道的那个倒在人行道血泊中的情敌。可以这么说，推而广之，我魔幻般地成了所有的那些人，参加了所有的凶杀案件，既充当凶手，又充当受害者的角色。这真是一件魔幻般的事，先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阅读报纸。先前，这是一种消遣的享受，现今成了痛苦的折磨。我烦躁不安，身上开始冒汗，禁不住埋怨起来。有时，我起床，穿上衣服，走上街头去呼吸新鲜空气，不然，就去药房买一小瓶多里顿药片。多里顿是一种缓性的安眠药。你应该停止读报，我告诫自己道。可是，每天晚上，我还是阅读着。我抵御不了这种诱惑，仿佛它已经成了恶习怪癖。每天晚上都遇到这种魔幻般的事。

我还常常遇到另一件事，当我充当一个男子的角色时，我将姑娘或妻子想象为米丽亚姆，反之，当我充当这位姑娘或这个妻

子的角色，我便将那个男子想象为巴尔达塞罗尼。混乱的原因是因为这次我杀人，下次我被杀，这次米丽亚姆身亡，下次巴尔达塞罗尼丧命，这次我握着手枪，站在米丽亚姆面前，下次我握着手枪，瞄准巴尔达罗塞尼。真是一场灾难，一次大屠杀。我始终处在犯罪活动之中。我在床上辗转翻侧，难以入眠到一定的时候，便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和购买安眠药，迫使自己入睡。

你干下的那些事，难道还嫌不够吗？我询问自己道。

我就陷入这种状态，从早到晚审视着自己，我走上街头，进入一家咖啡店喝咖啡，然后回到我的商店，开始翻阅报纸，又重新走出去，沿着台伯河滨河大道散步，同时自言自语道，这就是食人者的表现，也就是说，从外表看，我的表现方式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那么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食人者时，他的内心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我又向自己问道。

有一天，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姑娘跨进我的商店，求购一些奥地利邮票。我瞧着她，心中想道，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吃下这个姑娘。特别是当我走在大街上，例如，见到一位也在大街上走的小姐时，我可以吃掉她。我开始跟踪她。倘若这位小姐有漂亮的大腿和婀娜的腰肢，那么我会像其他的男子那样赞许她，瞧，多么漂亮的大腿，多么婀娜的腰肢，多么标致的姑娘。多么丰满的胸脯，我称赞道，多么漂亮的双臂，多么细腻的肌肤。我继续打量着她，一直跟踪这位小姐到她要去的场所，如进入一扇大门，登上楼梯。我茫然若失地停留在那里，然后返回商店。

小姐们重新刺激起我的食欲，但是我的食欲不同于别人的食欲，尤其到就餐时间，这一感觉十分强烈，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如果说，一个行路男子的自然食欲，难以靠一睹一位女子的花容玉貌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我的食欲，要靠一睹这位小姐的花容玉貌来得到满足，远远要困难得多。我的那种食欲，是食人者的食欲。那个食人者就是我。这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

我真的成了稀罕物。但是在非洲，像你这样的人并不罕见。我暗自思忖道。在大洋洲、亚洲和美洲也并不如此罕见。在欧洲却惟独你一人，我心中说道。这件事让我深感震惊。在非洲，某些部落正在消失，因为他们凡有可能，总是你吃我，我吃你，结果吃得一个人也不剩。据传教士说，在马莱库拉东部，一名部落的酋长吃了一百二十人，福图纳国王则吃了一千多人。在某些部落，人们吃战俘，在另一些部落，子女吃父母，父母吃子女，吃其他的亲戚也很普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还吃朋友，以示友谊。一个部落向另一个部落购买死人的事，也屡有所闻。尼日利亚北部的苏拉部落中，人们吃因犯通奸罪而被判刑的妇女。在巴空图，严禁食用鸡肉，凡是违禁者将受到严惩，也将被人吃掉。本加拉人吃那些趾高气扬的人，结果以无休止的人吃人而告终。巴豪洛豪洛人也吃犯有通奸罪的妇女。在某些部落中，人们吃小偷和欠债不还者。几乎人人都吃战俘。利比里亚的格巴莱人将战俘喂胖后再食用。本加拉人，蒙戈人，姆公贝人和博各泰人也是将奴隶养胖后食用。巴松杰人，巴泰泰拉人和贝纳——基人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战俘和奴隶被施以宫刑，以便早日喂胖。巴汤人用滚烫的油灌进战俘的口中来杀死他们，这样能使人肉变得更加鲜美可口。本加拉人则敲碎战俘胳臂和大腿上的骨头，然后将受害者在水中浸泡一两天，这样更容易撕下人皮，肉也变得更加鲜嫩。孟杰马人迷恋于腐烂的肉。偷盗坟地死尸的芳格人和阿卡赫莱人，也同样如此。某些部落则嗜食熏肉。它们是布尤部落、泰曼部落和托马部落。孟贝图人将人肉切成长条后熏制，有时，放在阳光下晒干。一位同这些部落有过接触的比利时传教士叙述道，似乎，熏制的人肉是鲜美可口的。尼日利亚大山谷中的巴布富克部落和其它部落声称，手指肚、脚趾肚、手掌和脚掌是人肉的精华部分，瓦松戈拉部落则不愿苟同这一观点，声称胸

脯才是精华部分。瓦雷加部落的人贪食肠子。不过，他们都众口一词，与其让敌人受苦受难，不如将他吃掉。人们一直吃着敌人。我讲述这些并不是为了自我辩解。我是从书本和专业杂志上获得此类信息的。

除了在战争时期，在船只失事者之间和古代困守城市时发生的寥寥无几的例子外，诸如此类的事不再在欧洲发生。在欧洲，现在仅剩我一人。在中世纪的几次困守中，如闻名于世的巴黎围困时期，欧洲也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

非洲的食人者鄙视白人，因为白人不是食人者。有人认为食人肉的习性，是如同弥撒一般的神秘宗教礼仪，如果允许作这一比喻的话。在尼日利亚的北部，实际上，武士喝受害者的血。在波利西尼亚，部落的酋长食用受害者的左眼。按照他们的说法，左眼是灵魂的所在之处。

我在大街上四处游逛，然后回到台伯河滨河大道上，从桥上经过，那里是乞丐投河自尽的地方。可怜的乞丐，我思忖道，你的结局何等悲惨。一个食人者能飞行吗？现在，我首先是个食人者，这是无法否认的。即使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即使谁也没有说过我什么，谁也没有觉察到这点，但是也无法否认。

有的晚上，我浏览报刊，意外地在报纸上，甚至在《卡尔纳奇纳》杂志上读到各种菜谱。我知道自己又想到哪里去了。我比尼日尔大山谷的一个非洲人还可怕。你可别去光顾那些人们穿着很少的场所，我告诫自己道，如海滨、游泳池、网球场和体育场，那里，小姐们的胳臂和大腿裸露在外。你千万别受到它们的诱惑，我告诫自己道，你要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食人肉的习性会像抽烟那样变成恶习怪癖。

我继续读着菜谱，研究法国大菜、俄式菜和意大利菜的菜谱，也就是各地区菜系的菜谱和古代流传下来的古菜谱。我满脑

子都是菜谱，我将它们记在脑中。这也是我追求理想的方法之一。我还是为我所做的那件事而感到无比奇怪。我对自己既可怜，又惊讶，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但是还有更古怪的人，我心中想道，聊以自慰的是有人还吃杯子，另有人吃剃须刀和铁钉。世上还有那些吞火、吃石子、吃汽车齿轮的人。某个西西里人打赌说，他能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吃掉整辆汽车（汽缸容量为 500 立方厘米的旅行车）。还有素食主义者，还有反对食人习性的食人者。你可以放心，我安慰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你的位置。

让一只鸟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未免言过其实,不论它是属于哪一类鸟。不仅言过其实,而且滑稽可笑。不过鸟类远远胜过乌龟和甲虫。为了利用鸟,还是以隐蔽起来,全神贯注地观察,注意别发出响声为宜,因为被窥视的鸟一受惊,马上便会飞走。所有的鸟,包括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鸽子,甚至包括介于鸟与蚊子之间的热带鸟都有一定的用途。惟有蝙蝠以及灰鹤之类不善飞行的鸟排除在外。在某些情况下,有人建议使用双筒望远镜。如果你手头没有望远镜,那么你就埋伏在灌木丛中,或者将你自己伪装成灌木,在那里静候。有的鸟不带来任何信息,有的鸟带来难以译解的信息,还有的鸟带来混乱的信息。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重要的是使者,而不是信息。因此凡有可能,你就设法同使者结交。很多卑鄙的小人吃掉他们的使者。

第十三章

那么我要问，你们只有灵魂呢，还是在灵魂的周围还有什么

在橱窗的外边，人群重新沸腾起来。人们竞相奔走。他们为什么奔走？发生了什么事？上哪里去？我向自己发问道。请你们拦住他们。为什么米丽亚姆也混杂在人群中，同其他人一起奔走？她几乎天天从我商店的橱窗前经过。我见过她停留在售报亭那里买报。我赶紧跑到外面，可是一转眼，米丽亚姆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自问道，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呢？

我处处见到米丽亚姆，见到她映显在橱窗的玻璃、火柴的火苗和集邮册的纸张上。她突然出现在广告宣传品中。当我上街时，还见到她映照在西斯托桥的下面，映照在台伯河的黄色河水中，映照在雨后水汪汪的沥青路上，出现在大街上行走的人群中。我惊讶地说，米丽亚姆原来在这里，这是米丽亚姆，是她。但是，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我多次见她映显在玻璃杯杯底，早晨刮胡子时，我发现她出现在镜子的一角，还发现她映照在手表的玻璃壳上，或者在汽车的反光镜中和邮票放大镜上。她总是以这

一方式或另一方式向尘世间探头探脑。我问，米丽亚姆，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一转眼，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在跟踪我，又好像在回避我。譬如，有一次，我在一家酒巴喝咖啡时，听到耳后传来她的呼吸声。我转过身去，却不是她，没有任何人，但是呼吸声是她发出的。一个女人发出的呼吸声是不可能混淆的。

有些天，我还听到她的声音来自我的体内，几乎觉得我们可以进行交谈了。我听到她的声音，但不是清晰的句子，而是埋怨和杂乱无章的话，仿佛声音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天知道它来自哪里。

我在橱窗外面贴出了因盘点而停营业的布告。有些日子，我还放下金属帘门。另外一些日子，我锁上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人们的一再坚持下，如今能够同死者进行对话了。尽管一开始，死者如木乃伊一般躺在那里，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便动弹起来，同我们交流信息。在黑暗和寒冷的地下，死者需要我们的关心（若是因为这一缘故，那么，我们生者也需要相互关心）。你觉得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怎么样？我问道，她回答道，我觉得将就过得去，既不好，也不坏。十分奇怪的是，我的周围竟有那么多人。我们人数众多，她讲述道，你绝对想不到我们地下究竟有多少人。我们有几万亿人。你想，有些人从开天辟地的时代，就来到了这里。我们向四面八方走动，处处都是人，这里人满为患。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我问，有草地吗？有植物、房屋和江河吗？你们那里有什么？有街道和在街道上步行的人吗？有汽车、有轨电车和其它交通工具吗？还有沙漠吗？这里一片昏暗，漆黑一团，米丽亚姆回答道，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连我们之间，谁也看不见谁。我又问，那么你的最后归宿地在哪里？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它没有名字，米丽亚姆回答道，就是有名字，我们也不认识它。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不时，有

人失足，跌入更深的地下，传来他们的绝望的叫声，不消片刻，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可见他们跌入了很深的地下。他们于是让位于新来的死者。为此，我们之间始终互相紧紧抓住，以免跌入深渊，但是照样有人跌入深渊。我们于是向另一边转过身去，向着另一方向走去。你们去哪里？我问，为什么不站住？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走动着，米丽亚姆回答道，可是不知道这样走动着是为了寻求什么，我们一直行走着，永不停步，永不休息。每个人都同自己的小队在一起，这个小队同另一个小队相邻，另一个小队又同第三个小队相邻。各个小队都独自行动，领头的小队将最先跌入深渊。

我自言自语道，如此说来，这理应是个炼狱，或者与炼狱相似的场所，在那里，灵魂被判处作不断的运动。米丽亚姆已经沦落到了炼狱。她在那里还将沉沦，直至进入地狱。你想看看这些吗？这是一场永不间断的斗争，米丽亚姆继续叙述道，人人都想后退而不被人觉察。那里的地下必然像尘世间一样也存在巨大的混乱，我说，但是你应该留神，因为有可能你们受人监视而自己却蒙在鼓里。也许事情不像尘世上那样可以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顺利通过，即使偶然被人觉察，也以遗忘而告终。你注意别惹恼你周围的人，因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提醒她说，唉，有人跌下去了，米丽亚姆说，人们听到从深渊那边传来的绝望的叫声。过不多久，我将走到小队的最前头，过不多久，将轮到我，她说。

苦命的米丽亚姆，我感到寒冷，米丽亚姆说，这里人们被严寒冻僵。那么我要问，你们只有灵魂呢，还是在灵魂的周围还有什么？换言之，你们的躯体上有脑袋、胳臂和用来走路的大腿吗？我不知道，米丽亚姆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一无所有。天哪，我说，那么你怎么会感到寒冷呢？不，米丽亚姆，你错了，你有大腿，我说，我感受到你的大腿是冻僵的。你穿的这

件大衣太单薄，而且连一副手套都不戴。你需要一件海狸皮大衣和一个羊毛手笼。你的双脚也已冻僵，我说，你需要一双平跟的胶底皮鞋。我知道你不喜欢平跟的皮鞋，但是在黑暗中谁看得见呢？与此同时，请你把一份报纸垫在衬衫里。你听我的，我知道怎么御寒。一份报纸能挡住寒气的侵袭，保持你的体温。那么尾巴呢？你谈到了尾巴，米丽亚姆，那你岂不成了怪物？你所在的地方出了什么事？请你告诉我，是我听错了呢，还是你在开玩笑。为什么你不回答我？我听不到你的声音，米丽亚姆，你说话大声些。

这里没有报纸，米丽亚姆说，没有你所说的一切，没有海狸皮大衣和羊毛手笼，也没有胶底的皮鞋。为什么你不把你所说的一切给我带来？这将是宽恕你所犯罪孽的方式之一。等一下，我说，我可不认识路，也不知道该经过哪里。就是到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你。你来吧，米丽亚姆催促道，你到下面来吧，你会看到，我们将在某一地点相遇。

米丽亚姆，你讲的那个尾巴的事把我吓了一大跳。请你告诉我，你是在开玩笑，请你告诉我，这不过是个玩笑而已。你到下面来吧，米丽亚姆说，似乎现在是她在发号施令，似乎她要向我下达命令。不过对于死者还是应该礼仪相待，我自忖道。我不能盲目而来，我说，你别以为我在打退堂鼓，要是我找不到你呢？我将会找你的，米丽亚姆回答道，你不必担心，你快来吧。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在我作出决定后，我们再约定相见的时间，但不是马上，也不是现在。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料理，我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在动身之前，将我的事安排妥当，把我的商店以及其它事情安排妥当。你快点料理，米丽亚姆催促道，我在这里烦恼之极，这个地方真令人沮丧。你不妨想些其它的事来分散注意力，我对她说，我孤独一人时怎么做的，你可以效仿。我是在

战争时期学会一人独处的。你设想一下自己身处又黑暗又寒冷的地下隐蔽所中，与那些同你素不相识，又因语言不通而无法交谈的人在一起的情景吧。我就是在又黑暗又寒冷的地下隐蔽所中，在一群讲着外语的素不相识的人中，同时，头顶上还响着炸弹爆炸声的情况下，学会了一人独处。是的，我知道，米丽亚姆说，但是这里的情况不同。这里，我周围的人不讲任何语言。是的，他们在号叫，但是他们从不讲话，从不哭泣，从不发笑，而且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发笑。我说，你别以为笑声都有益于大家，我们尘世上也是如此。

唉，米丽亚姆感叹道，该轮到我了。现在我处在队伍的最前头。第一个跌落者将是我。此刻，你安心地留在你的位置上，我安慰她说，你瞧着吧，我马上就来，但是与此同时，你别在周围的人中树敌，否则，他们将会成为永恒的敌人。我们做事要不慌不忙，我说，你还有很多时间。时间？米丽亚姆说，这里没有时间，没有钟点，没有分秒，没有钟表，连昼夜和星期都没有，什么也没有。奇怪，我不解地问道，这怎么可能呢？我真不明白。在黑暗中，时间是不存在的，米丽亚姆回答道。

如此说来，你真的感到难受，确实你那里是个十分凶险的地方，我说。根本谈不上是个凶险的地方，米丽亚姆说，因为我们看不到它，但愿是个风光绚丽的胜地，可惜，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这里有很多深渊，寒气袭人，除此之外，这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毫无区别。我有一事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你们跌入下面的深渊。这意味着你们是沉重的，不能停留在空中，意味着那里也存在重力，将你们吸引到下面，意味着你们连飞行也不会。米丽亚姆说，我们如此软弱无力，以至站起来都费劲，正因为如此，我们彼此之间始终互相紧紧抓住不放。

请你将你承诺的那件海狸皮大衣给我带来，她说，请你将羊毛手笼给我带来，还有一双羊毛袜也给我带来，请你别让我久

等，你快来。我回答道，你瞧着吧，我将会来到。我又吩咐她说，你别着急，因为着急无补于事。你快来，她叮嘱道，我等你，我现在正等着你。

有几次，米丽亚姆发出惊叫声。她的惊叫声仿佛从地球深处，直往上冲，震撼着我，使我如地震一般地震颤。这确实令人可怕。这一情况发生在蝙蝠行将来到之时。唉，蝙蝠就要到了。它们就在那里，来了，它们正在到来。她惊叫着，你快过来呀。我该怎么办呢？我回答道，现在我来不了。我安慰她说，你冷静些，你冷静些。我听到它们在周围飞来飞去，听到翅膀的拍击声，它们已经来到，米丽亚姆惊叫道。蝙蝠不伤害任何人，它们是不伤害任何人的无害动物。它们飞来，缠住头发，米丽亚姆说，它们是可怕的动物，有着毛茸茸的爪子和脑袋，与老鼠的爪子和脑袋差不多。

蝙蝠缠住妇女头发的传说，只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我说，人们之所以对姑娘这么说，是为了不让她们在夜间四处游逛。这是流传于民间的无稽之谈。救命，米丽亚姆高呼道，它们就在这里。一旦它们缠住头发，谁都赶不走它们，她说，这里许多妇女的头发里都粘着一只蝙蝠。她们摆脱不了它，非得等它死去不可。只有到那时，才能摆脱它。蝙蝠做你所说的那种事，究竟会得到什么好处？我反问道。蝙蝠自身具备雷达，仿佛能见到我们一样。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不是可恶的动物，而是像老鼠那样，不伤害任何人。

蝙蝠对我们怀恨在心，米丽亚姆说，因为我们占据了它们的地盘。最先来到这里的是它们，当时这里还没有任何人。它们自由自在地四处飞翔，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一片混乱，我们永不停歇地运动着，蝙蝠听到的那些坠落者发出的绝望叫声。自我们到达之日起，它们再也不得安宁，为此对我们怀恨在心。这里有一只蝙蝠，米丽亚姆叫嚷道，它在我的周围盘旋，我用手碰到了它。我

从翅膀的拍击声就感觉到它是一只最大的蝙蝠。我说，你冷静些，别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因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我说，但是在作这次旅行之前，我需要了解不少的事。譬如，谁是发号施令者？你们那里是否有发号施令的人，又如，你们这样一直往前走，是否出于偶然？我见过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他们无时无处不在。我说不了很多话，我体弱力衰之极。我们相距如此遥远，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从远处同你讲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借口，我说，我有这样的印象，有人在监视你们，不让你们讲话。我累了，米丽亚姆说。

又如，你们以什么为食？你们吃饭吗？谁给你们提供食物？我必须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从远处同你讲话，米丽亚姆说，要是我跌入更深的地下，那同你交谈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们相距更远了。

对了，我说，你们是男女分开，还是男女混杂在一起生活？有人向你求爱吗？在你们那里，这类事又是如何的呢？我指是男女私情这样的事是怎么样的呢？没有这类事，米丽亚姆回答道，你应该停止提这样的问题。我于是改变了话题。我问，请你告诉我，那里是否有些相识的人？是否有些有名人物同你们在一起？如蒂朗·鲍威尔那样的电影演员。又如，教皇去世不久，你偶而听说过他也同你们在一起吗？或者有人将他安置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你什么也没有听说过吗？你上这儿来，别提那么多问题，米丽亚姆说。从她的声音，我觉得她真的生气了。为什么她不回答我的问题，你想看到她真生气吗？我向自己发问道。现在，米丽亚姆已不再应声。

有关球体的消息：一辆崭新的火红色汽车驶进萨拉里亚大道的工厂。它有着球体的形状。汽车一到工厂，大家都惊叹不已。这是一辆人们从未见过的最漂亮、最完善无缺的汽车，但是难以明白它究竟有什么意义，用来干什么，它的优点就是完美无缺。据说，该车还能孕育出其它的汽车，孕育出的这些汽车永远为球体形状，也许这是言过其实。工厂的头面人物在大加夸奖一番后，旋即表示出疑问。首先批评它的球体形状，后来甚至说，它有可能爆炸。另有人说，它排放臭气，一时人们纷纷痛骂不已。报纸也介入其中，一家晚报写道，车内湿度不足。这一结论足以使这辆车的声誉扫地。夜里，它被拖到一条下坡路上遭到遗弃。它翻倒在一条运河的河底，至今犹存。这辆汽车的营造师惊悉这一噩耗，用剃须刀割破血管，自杀身亡。今天，那辆球体形状的汽车已彻底被人遗忘，没有任何人再提起它。但是总有一天，人们还将重新提起它。

第十四章

作为文件的签字人，我断言
我是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
下行事的

一名警官，端坐在一架陈旧的奥利韦蒂黑色打字机前。他们周围是大厅高高的拱顶，白色和金黄的拉毛粉饰，众天使吹着喇叭，扑打着翅膀，微笑着，在窗户上、大门上和白色和绿色的墙板上飞来飞去。他的声音因抽泣而变得嘶哑，但是天使们吹奏的喇叭声却清脆而欢乐。与警长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的喇叭声，把我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年代，并分散了我招供的注意力。我是特地去那里招供的。警长将一张纸撕成碎片，将另一张纸插入打字机，在抬头的右侧打上日期。他连眼睛都不抬一下，一面写，一面一句一句地重复着。他始终注视着那张纸，缓慢而费力地打上字。我们按顺序进行吧，他说道。

事件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作为文件签字人，我声明它发生于上述那天，午夜过后不久，逗点，在上述地点。可是我们前面根本没有提到过日期和地点呀，他纠正道，必须重头开始。警长抬起眼睛，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将另一张纸插入打字机。您证实

了一些事件，他说，但是它们都十分含糊。如果事件含糊不清，就不能记录在案。事件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我说。可是您说不了解受害人的身份。我们怎么办？关于这位姑娘，您能告诉我些什么？过去，您一直同她保持着关系吗？什么关系？请您详细说明，否则我记什么？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完全明白。我听候您的吩咐，我回答道。

上个月，没有人报案说有什么姑娘在罗马失踪，他说。请你假设一下，我催促道。他说不行，需要事实，确凿的事实。请您假设一下，我把尸体扔进了台伯河，为了不让他打断我的话，我急忙这样说。警长再次抬起眼睛，打量着我，我却抬起眼睛，仰望吹着喇叭、扑打着翅膀的天使们。喇叭的吹奏声，与维托里奥大街上奔驰的汽车和摩托车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混杂在一起。窗户是敞开的，能否关上窗户？警长叫来值班员，让他关上窗户。

我们按顺序进行，他说，您同受害者有着感情色彩的关系，逗点，但是同时又记不得她的身份。说得对，我回答道。打个比方，也许受害者是个放荡无羁的女人？他正在谈的是米丽亚姆。她是一位天使，我说，您知道天使是什么样的人吗？警长一面在陈旧的奥利韦蒂黑色打字机上打字，一面说，如此说来，受害者并不是一个放荡无羁的女人。是一位天使，能否将天使写上？记录上不能写上去，他回答道。他依然打量着我。让我们继续说下去。

水杯中两滴液体，瞬时的效果，麻木，死亡。我像打电报那样，采用电文体来讲话。两滴是什么？作为文件签字人，我断言记不起来了。这就奇怪了，他说。我每每在这些事情和言词上变得迷糊不清。我中断讲话，然后在中断讲话之处重新开始，竭力来支持我的论点。我说出的句子既不完整，也不明确。句子太短，实在太短，而且句子与句子之间不连贯。这是令人痛苦的感觉，是窘迫慌乱，是杂乱无章。我的讲话，如同地球上的万物，无不受

到地球引力的支配，需要有一个初动力，才能克服地球引力。话语一出，我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一往无前，飞奔不止，以便在话语减弱之前最大地利用初动力。鉴于话语也是趋于减弱的，这样，就需要训练，以达到初动力与地球引力之间的平衡。我将这一切都向警长作了解释。我说，有人不喘一口气便能将话语全部说完，很好地保持话语的平衡。我趋向于一开始调门讲得太高，然后减弱，最后降得太低。我爱好沉默，而沉默正是与话语相对立的。有些职业就是不间断的训练，我说，你被迫不间断地讲话。干邮票这一行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买邮票的顾客寥寥无几，你除了同他们谈邮票外，再也不知道同他们还谈些什么。我既厌恶邮票，也厌恶顾客。我之所以议论这一切，是为了请求警长原谅我的那些含糊不清和杂乱无章之处。警长端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打量着我，听着我讲。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事件的起因，他说。接着，他又低头瞧着那架在桌子上摇摇晃晃的旧奥利韦蒂打字机。两滴什么？

天使们合唱着，吹奏着乐曲，给我们增添了更多的混乱。我是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行事的，逗点。不是由于受害者的挑衅，也不是在酒精的作用下，而是我下定决心干下的。那天晚上，刮起一阵可怕的风，我讲述道，一股热风。它是由闻名的撒哈拉大沙漠上空的气流向地中海低气压移动而形成的。它就是有害人体健康的西洛可风，我说。此时，从天花板上传来音乐声和合唱声，屋顶下传来旧打字机的击键声，然后又传来警长沙哑的说话声。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地点，我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

如果您所说的那种事是可能的话，那您就太棒了，警长说。那么无线电报机呢？我反问道。话语飞到空中的电磁波上，谁也不感到奇怪。无数个世纪过去了，直到有一天，话语也开始飞翔。话语并非生来就会飞翔，但是它们现在飞翔着。天使飞行不飞

行？我问道。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写一个记录，警长一面喘气，一面说，为什么您同我谈这些事？我从未见过印度人有您所说的那般能耐，您有证据吗？您亲自见过吗？我是通过阅读报纸得知的，我回答道，您不相信报纸吗？得了，我们按顺序进行，他说。

对受害者的描述。他写下中等身材，粟色头发，蓝眼睛，深色皮肤，或者粟色眼睛，浅色皮肤。他停止在旧奥利韦蒂打字机上打字，重新打量着我。这也好，那也好。他说，那么蓝色不是粟色，蓝色也不是蓝色。粟色不是粟色，粟色什么也不是。我不知道您打算说些什么。不能这样谈下去，现在，我们来谈各个事件。好极了，我阅读报纸，我说，阅读有关接二连三发生的各个事件的报道。

报纸是我从广场上的售报人那里租来的。我带走几包报纸，能一起阅读到深夜两、三点钟。后来，我同售报人吵了架，因为他怪我撕破报纸。警长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按顺序进行。年龄假设在二十岁至二十四岁之间。家庭住址不详，说得更确切些，文件签字人不知道家庭地址。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我说。不，不行，警长尖叫道，我们不作任何假设。再次盘问到事件起因时，文件签字人不能作出详细的解释。他再次声称一无所知，逗点。似乎就他自己的责任而言，他的想法变幻不定，逗点。有时，似乎想炫耀自己犯下的罪行，在其它场合，又自称因当时没有目击者在场而深感遗憾。在文件签字人声称的犯罪之地——阿雷努拉大街的商店进行的现场临检毫无结果。现将商店资产清册附于临检报告之后。句点。

警长带了两名警员来到商店，好在他们都穿便衣。他们检查了每个地方。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有邮票、邮票目录册和果仁饼。他们让我打开保险柜，里面有我珍藏的德国通货膨胀的稀有邮票。他们还没收了我的枪管加长的7.60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吊销了与此有关的合法持枪许可证。后来，他们

又去了我在蒙泰韦尔迪·韦基奥山的那套房间。那里一片混乱，一大堆衣物和旧报纸遍地狼藉。没有米丽亚姆的一丝痕迹，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封信，没有一只袜子，没有一根袜带，什么也没有。没有一块唇膏的斑痕，没有一根发卡，连一根女人的头发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女性的痕迹。警长记下了对住所的描述，以及进行搜查时的现状。我阅读后，签了字。

重新开始叙述事件。我们按顺序进行，警长说。商店里确实发生了什么事？确实？喇叭声又响了起来。我听到了从天花板上传来的翅膀拍击声。注释号。我的话语如水滴形的铅锤一一落地有声。水杯里的两滴氰化物。从哪里购买的？我记不起来了。它本应该用来干什么？用来存放在那里。氰化物是剧毒品。如果那些事的发生正如您所说的那样，那么，您现在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述这些事，您也已经一命呜呼。这是我始所未料的。我已经多次在时间、地点、眼睛的颜色、大衣的色彩、头发的颜色和脖颈上的汗毛类型，说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话。说得要准确，警长说。人们找到了两个盘子，一只咖啡杯，两把叉子，一把餐刀和一把咖啡壶，一个小电炉。我把剩余的东西都倒进了台伯河，我说。水上警察不可能不犯错误，教皇才不可能犯错误。请您别扯到教皇上去，警长说。

他不愿相信。我不知道您谈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他问道。您要向我说明什么？那么我再从头说起，从我天天晚上，在玛格丽特桥与自由广场之间徘徊，在台伯河滨河大道的树下等候谈起。哪个佩蒂托特碑？警长大声责问道，哪个大广场？也许您指的是人民广场。哪里的话，不，不是人民广场。他喘着气，从鼻子里喷出一股烟来。您尽管喘气，警长先生。他一面喘气，一面叼着烟卷，从鼻子里冒出一股烟来。

审讯进展缓慢。好吧，我们从头说起，按照顺序进行，他说。

现在，我谈一下集邮犯罪集团。警察对该组织一无所知。你们真够糟糕的了，我说。这时，我开始高叫起来。冷静些，警长说。现在，警长拿起一支雪茄，抽了起来。这是一支托斯卡纳雪茄。从天花板那里传来轻微的喷嚏声、咳嗽声和喇叭声。请您别扯到天使上去，警长说，请您别扯去管喇叭声，关于集邮犯罪集团，您能告诉我些什么。他们是杀人凶手，它的名称足以说明这点，我说。拿出事实，拿出事实，警长说，您得依据事实。我已经给您讲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我说，这样的事实连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人们能否一面飞行，一面吹奏乐器？怎么拿喇叭？您别问我这些事，别提这些问题。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给他诉说了有关集邮犯罪集团和佩拉贾或佩拉斯贾的全部情况。他竖起耳朵，瞪大了眼，打量着我。那么，这位奇伦蒂太太究竟是谁？一个假集邮爱好者，一个假顾客。她认识受害者吗？我想认识，是通过集邮犯罪集团认识的。您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犯罪集团的存在？那些家伙是不会到处留下证据的，我说。

对犯罪团伙的间谍密探奇伦蒂太太也进行了搜寻。阿德里亚纳广场那里没有一个人名叫奇伦蒂太太。我们逐门挨户去查过了，警长说，莫非奇伦蒂太太和四楼的老太婆是同一人不成？为什么不呢？我说。即使你们找到了她，她也会矢口否认的。现在，请您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不妨您来试着写这个记录，警长说。我不能设身处地地为您想一想，因为我是站在另一边的。哪一边？站在飞翔、奏乐的天使一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招供，我说。冷静些，我们按顺序进行。我们没有取得丝毫的进展，他说，如果我非得起草这篇记录不可，那么我需要确切的线索。谁说不要确切的线索？我反问道。不管怎样，许多人在贾尼科洛的朱莉亚大街上见过我们在一起，见过她来我的商店。门房说从未见过她，售报人和汽油站加油工人也从未见她，谁也没有见过她，大家都一致这么说。我说，她来过很多次。

文件签字人宁愿她自然死亡。警长从打字机上撕下纸，将它扔进字纸篓里。我不能写下您宁愿如何如何。在这里，我需要就实际情况和各个事实作记录。有这些事实，我们就将它写进去。我们为此而来到这里，否则，岂不成了开玩笑。天使们在天花板上围成一圈唱歌。他们有着胖胖的脸蛋、裸露的大腿和小小的翅膀。他们的体态如此丰腴，身上的翅膀如此短小，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飞行的。他们一边飞翔，一边吹奏着乐曲。他们又唱又闹，我们的头顶上缭绕着他们的欢笑声和像鸽子那样发出的翅膀拍击声。有的天使低飞，直至掠过我们的头发。警长想必对此已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一面说，一面请我到远离天使的下面去喝咖啡。如此说来，我们正在成为朋友。我是一名邮票商，一名凶手，残害一位姑娘的凶手，他却是罗马一个警察所的警长。为了让您高兴，我将写一份备忘录，建筑之父。我称呼他建筑之父无非是为了恭维他。有时，我具有非凡的能耐。

好吧，您就写这份备忘录，建筑之父说，省得我费力不讨好。现在，我一手执笔，坐在这里。

我从早到晚地写着，写完又擦掉，重新再写。我写满了一个又一个本子，然后又把它们一一撕毁。我整天整天地闭锁在自己的商店里，杜门不出。有时，我像一些作家那样，在咖啡店，坐在咖啡杯的面前写着。就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那样，我在本子的第一页上写了标题。标题只有一个，就是她的名字：米丽亚姆。在纸上写下一句句话，过后细加回味，人们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说，讲话是困难的，那么，写作是最困难的。人们永远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该到哪里收尾。实际上既不应该有开始，也不应该有结尾。凡是现在发生的事发生时，既见不到开始，又见不到结尾。它以各种方式向四面辐射。一件事节外生枝，产生出另一件事，另一件事又节外生枝，产生出又一件事，事情就这样以各

种方式四面八方辐射。你的笔触永远跟不上事态的变化，至今人们还没发现一种方法，能跟上事态的变化。我写的是米丽亚姆，但是并不涉及她本人，涉及到的仅仅是一个单词，仅仅是子虚乌有。谁读了都明白不了。于是，我把所写的一笔勾销，再从头写起。

我几乎写到了大功告成的地步。我告诉警长说，我写了二十来页，只需加上标点符号即可就绪。当我声称写了二十来页时，我是在撒谎。我不断地将写好的一页页纸撕毁，将它们扔到西斯托桥的下面。碎纸片在空中飘来飘去，绕着大圈，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然后飘落在水面上或沙滩上。甚至于那些不连贯的句子也能轻盈地飞翔，我目睹它们在桥拱下飞来飞去。树叶也飞翔。我自言自语道，那个秋天，在上述地点，我望着树叶从树上落下，在落地前满天乱飞，我盯住其中的一片，目光紧随着它上下左右，波浪式地翻飞，直到飘落在水面上。我常常把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张张纸片抛出去，探出脑袋，望着它们在气流的带动下升到空中，然后落下又飘起来。每一运动物都有自己的飞行方式，我自忖道，海鸥以这种方式飞行，燕子以另一种方式飞行，纸片和树叶以这种方式飞行，天使们则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飞行，飞机又以另一种方式飞行。话语也在电磁波上风驰电掣一般默默无声地飞行，当它们飞出电磁波时，依然是真实的有声话语。邮票商不会飞行，人们从未听说过邮票商起飞的事。我正巧有个证据，乞丐不会飞行。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警长。警长说我说得对。警长也不会飞行。他说。我和警长正在成为朋友，也许我们已经成了朋友。食人者会飞行吗？

受害者惊呆了，没有进行反抗。警长重新开始在奥利韦蒂打字机上打字。文件签字人一反常态，排除各种预谋之说，声称是在莫名其妙的冲动下行事的。我收回原先的全部供词，我说。后来，我脱口说出了巴尔达塞罗尼的名字。也许，我们找到了原因，

警长说，那就是嫉妒。巴尔达塞罗尼是条小爬虫，我说，人们会嫉妒一条小爬虫吗？他是集邮犯罪集团的代理首领。这位姑娘已深陷到这一犯罪集团之中而不能自拔。不，不，不，警长回答说。

巴尔达塞罗尼声称不认识这位姑娘，认为完全是由阿雷努拉大街上的邮票商店老板，即文件签字人一手编造的故事。巴尔达塞罗尼应该注意，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说，犯罪集团的成员就像黑手党徒之类的家伙那样，始终处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险境。他们从不讲话，也不能讲话，总是佯装不知。

我写到了第三十页，我说，马上就能收尾。我像一位神圣的作家那样，手握着笔，在我商店柜台后面度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顾客进店，我将他们打发走。当你开了一爿商店，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时，外人和密探也能入内。如果你想把一位顾客赶出商店，我自忖道，那么法律将站在哪一边呢？是站在顾客一边呢，还是站在店老板一边？我不能同法律相抗衡。在卡波内，人们为一个税收问题争执不休。我没有时间，我说，很遗憾，我有事。

警长还在喘气。您喘气吧，警长先生，不是嫉妒，又是什么？不，我说，这与嫉妒无关。

罗马狂风骤起。它刮走了广告牌，刮走了屋顶上的瓦片和烟囱。刮断了树枝和巴尔贝里尼广场上莫塔公司的第一个字母M。真是一股飓风，一场灾难。据一家晨报报道，损失达六亿里拉。据《国家晚报》的消息，损失则超过十亿里拉。飞机不能在菲乌米奇诺机场起飞，奥斯蒂亚各工厂厂房的屋顶被掀掉。据说，风速为每小时一百公里，真可谓一股陆地龙卷风，一股旋风。我可以随风而飞走，藏匿在一个鲜为人知的村落。可是我却一直在柜台后面为警长写材料。我为米丽亚姆写材料。米丽亚姆，这里，人们对你的存在产生了疑团。我只能不厌其烦地讲述你的衣着如何，发型如何，你的头发的颜色，你所抽烟卷的牌子（桑地亚牌

或者是特麦克牌)，讲述你现在有多大年龄(当时，有多大年龄)。由于反反复复地讲述，人们将会把我当成一个骗子，一个幻觉病患者。我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是，有时，真理也是难以置信的呀，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后来，巴尔达塞罗尼前来说，你只是存在于我的头脑中。你不存在，那么我也不存在，反之亦然。

警长一直等着我的备忘录。必须确凿可靠，他说，按顺序，一件事一件事地叙述。阿门，我感叹道。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可笑之处。现在，我仍然听到一阵低沉的笑声，可是佯装什么也没有听到。警长在旧奥利韦蒂黑色打字机上打满了一行行字，一句句话。我们终于完成了，他说。我阅读完毕，同意认可，签上字就走了。

假若口中吐出的一个词语起飞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下一个词语就不可能同前面的词语连接在一起（它已经飞走）。如果窗户是敞开的，那么它还会飞走。我不止一次有机会目睹词语在涂有焦油沥青的屋顶上和晒台上飞来飞去，然后，朝着西南方向远去，也就是说，朝着大海的方向远去。这是纯粹的巧合吗？我自问道。关上窗户也无补于事，只能给你的房间添乱，书面的词语则不同。它留在纸上，死死地固定在那里，无法逃逸。你可以用脸和肩膀去贴近它，绕着它转，抓住它，因此也可以将它锁在抽屉里，保存在钱包内。你还可以随意烧毁它。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准备好笔，耐心地等待它。当它来到时，你趁它还没有起飞，就扑上去。你得注意许多词语如鳗鱼一般油滑，如蝗虫一般善跳。它们诡计多端，不那么容易落入圈套。有些词语是无形的。

第十五章

我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已经议决了的事，现在别再提它，故事已经结束

我步行在平切托老区的林荫大道上，两旁是一排排的柏树和用粗砂岩和水泥构筑的纪念性建筑物，在风吹雨淋日晒下，建筑物的外壳已剥落成斑斑点点，随处可见。铁心也暴露在外。铁心被铁锈侵蚀，小小的铁栅栏门也都生锈。苔藓盖住了石灰岩的基座、氧化物覆盖在青铜器的表面，石墨（它既是颜料，又是植物）[①] 渗透到下面的大理石，在大理石和石灰岩上留下污渍。林荫大道的砾石间长出了野草。两只乌鸦在海桐丛中追逐嬉闹。这里有寂静，这里有绿色，有夏日的荫影，有树脂和土地的芳香。黄昏，沿着林荫大道漫步，在教堂后面的小小观景台上，探头遥望远处的夕阳下交通景象。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

这里正好是城市的边缘。一股乡村的气息来自东北方向。蒂布尔蒂诺三区后面更远处，牧草的奶牛发出的铃铛声回荡在空

---

① 在意大利文中，石墨和欧洲蓝茉莉为同一词，故有此说。

中。这里的林荫大道几乎经常空无一人。人们脚踩细小而松软的砾石，仿佛砾石上铺上一层泡沫塑胶。我想象中的天堂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不是天堂。

我走下大理石的台阶，回到入口处的广场，新的青铜新工艺品和珍贵大理石（雕塑用高级大理石，灰色花岗岩，蒙特拉戈内[①]的浅色和深色大理石，比利尼石，比利时黑色大理石和玄武岩）闪烁着光芒。（我像巴尔达塞罗尼那样精于此道，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一位收藏家来说，这是一个宝库（我影射的收藏家始终是巴尔达塞罗尼）。大理石和青铜工艺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在这里的青铜、工艺品和大理石之间漫步，一片乌云气势汹汹地将飞到我与太阳之间。

当我告诉警长说，我将某个物品扔进台伯河时，我就听到过，奇伦蒂太太将拉斐尔的尸体扔进了台伯河。不管如何混乱，我毕竟不是奇伦蒂太太。我本来可以（但是马上打消了这一想法）将遗骸碾碎，再将碎末撒到车窗外，或者装在一个小包里扔入首都的垃圾倾倒地——蒂布尔蒂纳的垃圾坑。再或者如报纸报道所说，将它全部熔化在烧碱中，烧碱能腐蚀和熔化各种东西。也许还能熔化死者的灵魂。某个时候，我曾想把小包带给警长，放在他桌上，对他说，警长先生，它就在这里。再察看一下他的脸色。可是我却在这里，腋下夹着小包，在先生们和贵妇人的严厉目光下，沿着具有纪念性质的拱廊步行。安息吧。

我沿着一条通过洛蒂扎齐奥尼新区的林荫小道，懒洋洋地离开广场。道路刚铺上沥青，上面还有些小砾石，我倾听自己踩在路上的脚步声。大理石和绿色的花坛（春季里该开多少花呀），无数的水晶制品和金黄色的青铜工艺品，红色和黑色的花岗岩令人眼花缭乱。还有陶釉。两名头戴帽子、身穿粗布制服的男子

---

① 意大利康帕尼亚大区的市镇，以生产大理石和矿泉水闻名。

正在默默无言地挖掘着，再下面，一位加工大理石的工人正在用电动搅拌机平整博蒂奇诺大理石的接合点，似乎为机器发出的噪声而感到有愧，又似乎要请求我原谅。

我又回到林荫大道(过了科利亚托)，重新走到微微向南倾斜的坡路上，深入到空气流通、干净整洁的城区，恍若进入了洛桑的市区。我从未去过洛桑，但是，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这样的。一块路牌告诉我，我正在进入平切托新区。这就是平切托新区，我自言自语道。好极了。我坐在一级台阶上，将我的小包放在大理石上，接着点起一支烟。这地方不应该允许狗随便出入，我心中想道。尽管如何，一条丹麦种大狗却在林荫大道上来回跑动，茫然若失地嗅着树。它走近我，闻了闻我的包，我不得不吓唬它，用怒喝声将它赶走。

我站起身，继续步行，但是，我双腿疼痛，脑瓜如希特勒时代被纵火的国会大厦那样直往上冒火。从远处传来米丽亚姆的声音(我无意提她的名字)，她正在叫我，可是我并没有应声。我有事要做。我本来可以对她说，我正在忙你的事，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我还听到远处的音乐声和其它声音。那么，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呢？我本来可以把我的小包抛弃在灌木丛中，将它扔到铁栅栏的那一边，放在一棵柏树下，那么以后呢？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不同于以往做过的任何事，但是，实际上，我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做，我自言自语道，我只是来回散步而已，只是走动而已。这一切都不能称为做事。那么，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我来到一片荒凉的小草原，那里没有树木，但是布满了白色建筑物，就像人们过去在百科全书的照片上见到的某个东方村庄一样。在林荫大道的起点，有一块上釉的铁制路牌，几乎被夹竹桃灌木丛遮掩。我读了上面的字，写的是圣圭·斯帕尔索。这地区名叫圣圭·斯帕尔索，我自言自语道。这里，有一大块一大

块的土地，土地似乎刚翻过不久，似乎应该栽上桃树和葡萄(根本不栽葡萄)。我环视四周，空无一人。我本来可以在这片刚翻过的土地上挖个小洞，但是，我不忍心将我的小包遗弃在这片荒凉之中。这里，没有一棵可供鸟类栖息的树木，夏天没有一丝荫影。我只见到水泥小柱子和铁链散落在各处。在我的脚下，有一卷带刺的铁丝。真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与集中营无异。如果不是幻景，那么我发现在一堆生锈的金属废品中有一样东西。我见到了一朵黑玫瑰，堪称植物界的一大奇迹。这是一朵不可思议的玫瑰，一朵神秘莫测的玫瑰，古人称它为亚玫瑰。我将我的小包放在堪称植物界一大奇迹，象征着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的黑玫瑰底下。实际上，哪里是什么黑玫瑰。它不是我所说的玫瑰，而是被雨水冲刷得光溜溜，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青铜玫瑰。

我艰难地从另一边向格拉多内的三个区：格拉多内一区，格拉多内二区和格拉多内三区走去。天空暗了下来，乌云来到我与太阳之间。它投下的寒冷阴影向前移动着。当太阳变得昏暗，但不是西沉时，就不能称为黄昏。我下坡来到格拉多内一区，然后又下坡来到格拉多内二区，行走在梯田上，那里的地面上布满了无数小小的几何图形。连一平方厘米的空地都没有，连一块泥土都不见。需要耐心，我安慰自己说。

在格拉多内三区下面有一处地方，那里有鳞次栉比的临时性小建筑物，有遍地散布的小木柱，带有水泥的石灰华碎片、大理石和粗砂岩碎片。我们到了穆拉廖内东区方向的郊区边缘。沥青路到了尽头，砾石也到了尽头，开始了夯实的泥路。一块路牌写着：塞门扎约。它是该区的地名。我见到两名低头行走的妇女，两张皱着眉头的脸，手里捧着两束鲜花，两副黑手套和两块头巾。她们却没有看到我，或者说，她们看到了我，但是装作没有看见，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我回头望着她们远去。现在正在发生什

么事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自言自语道，两名妇女低头途经这里，她们却没有看到我，或者说，她们看到了我，但是装作没有看到我，仅此而已。

这一带没有汽车(严禁通过)，林荫大道上没有人行横道线，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警。看守人谢绝游客参观拜访。人们还能听到远处电动搅拌机的嗡嗡声，随后恢复寂静。一只鸟在平切托老区的一棵柏树树梢上尖声叫着，一条蜥蜴在我脚下滑行逃窜，伪装在有条纹的大理石上。两个美国人用英语交谈着，从这里经过。寒冷的阴影向前移动。乌云消散不见时，它的阴影将如何呢？夕阳西下时，它的阴影又将如何呢？我自问道。我在这断想中消磨时间，多么愿意有人强迫我干些什么。我还听到远处的音乐声和人声。这是召唤我吗？还需要多少时间，我的愿望将向上飞升，还将在上方停留多长时间？也许有朝一日，我的愿望还会转而向下，往地窖、下水道、地下墓穴和地球深处沉沦。

刚耕耘过的土地上，新土的气息多么清新。肩扛铁锹的男人们来到这里挖掘。有人搬走旧的大理石板，用新的大理石板取而代之。他们默默无言地挖掘着，挖出一个又一个的深坑。有时，他们运来一棵树，将它栽上，又有时，他们不栽树木，倒是来了一小队人。他们互相低声交谈，其中也有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人们听到声调较高的拉丁文语句。这些语句与寂静十分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在空中飞来飞去，然后柔和地飘落在耕耘过的土地上，飘落在结构紧密的大理石上和泥路两旁生长的野草上。

与穆拉廖内车区遥相呼应的斯科列拉有一座存放农具的草房，有刨削木材、熔化金属的木工工场，大理石加工场和青铜加工作坊，还有一个用大块隔音板团团围住的工厂。如果没有急需，当地人轻易不进城。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惟独行政上隶属于市政府)，当地有花卉苗圃，尽头处还有暖房，一月份生产玫

瑰，八月份生产风信子。艺徒也不同于外界，穿特别的制服，一种小领子的灰色工作服，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争时步兵穿的军服。

在一些办事处，我打听是否能雇用一小批工人，支付薪金，那是不言而喻的。洞越深，我越放心，我自言自语道。需要证书，需要许可证和登记号码，还需要购置土地，以便能自由支配。当人们成为土地的主人时，有人告诉我说，当您成为土地的主人时，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您的土地。有一个建筑物条例，十分合情合理，首先对建筑物的高度有限定，往地底下发展则较为自由。这块寂静的地方价值多少？几百万里拉。因为求购者众多，因此也不提供支付上的各种便利。有人告诉我说，人们竞相争购，价格不断见涨。有些经纪人、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他们想购买土地是为了转售和垄断。真可谓买卖兴隆，门庭若市。站在桌子后面的那个男子说，在洛蒂扎齐奥尼新区（豪华住宅区），还有一块长三十米的风景点将整体出售。价格太高。可是这里一应服务设施俱全，他说，有大理石、青铜工艺品、花卉和寂静，阿门。

每当我驾驶着我那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顶着烈日，冒着雨雪到达城市郊区的小村庄时，一切又都得从头开始。我走近厚壁高墙的黄色和摆动栅栏门，向内探头张望，请求入内。栅栏门往往是用大锁和铁链锁着的。我一直将小包挟在腋下，但是我的情况有点特殊，似乎人们都爱莫能助，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来回走动，读着大理石碑上的名字和日期，询问看守人，观察山羊在大理石碑之间吃草，最善于清除石碑间野草这一工作的非山羊莫属。身穿黑衣的男子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履行严格的手续，但是我知道这会引起各方面的巨大混乱，某个人的遗骨混杂到另一个的遗骨中去，到一定的时候，登记册不翼而飞，去向不明。能否破例照顾一下。身穿黑衣的男子断然说不行。我一味坚持。我说，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

决这件事吧。身穿黑衣的男子依然说不行。

我不能将米丽亚姆的遗骸扔给狗吃叼啄。

她的声音一直追随着我，呼唤着我，真烦死了。我知道米丽亚姆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

也许我可以逃遁隐藏起来。我多么愿意米丽亚姆不断地坠入更深的底下，不再听到她的呼唤，可是她的声音却依然回响在我的耳际。我在拉齐奥道路上，在橡树林中，在布拉恰诺湖畔，在埃特鲁斯坟墓和教皇别墅之间奔跑。我打算登上这一带最高的山——索拉泰山的顶峰。我那汽缸容量为600立方厘米的加宽小汽车精疲力尽，在上坡路上直喘气，再也不听使唤。发动机不发火，理应所有的花火塞都得点燃，而现在却没有全部点燃，齿轮装置也精疲力尽，电路线纽结成一团，难以理清。我的疲劳传染给了汽车。我和汽车都感到疲惫不堪。车门在风中砰砰作响。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

我为一些区区小事而担忧，为子虚乌有而担忧，为在陌生的远方发生的事而担忧，为已经发生的事而担忧。消息从远方直接传到我的房间。每个消息的后面有另一个消息，另一个消息的后面又有另一个消息。有人对我说，也就是报纸报道说，苏瓦纳·富马拒不接受异父兄弟苏瓦纳·冯的邀请。有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这些东方人)。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呢?我环顾四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使我疑窦顿生。我若侧耳细听，便会听到有人发笑。有人对我说，日本人发明了一个系统，能将梦境记录到胶片上。这也是报纸报道的。人们可以用一架正规的放映机在正规的电影院里将梦境放映出来。那么话语呢?报纸没有谈到。报纸还说，该系统还有改进完善的余地。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恐惧。

电话铃声在走廊中响起的次数太多了。我要求远离铃声，迁居到平切托老区。他们给我换了房间，但是铃声却继续困扰着

我。电话不停地响着。接踵而至的电话铃声登堂入室，还透过门缝和锁孔钻进我的房内。正在发生什么事呢？说我不在，谁也别来找我，我自言自语道。我还没有准备就绪，再耐心等一下。他们是死者，就在那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穿越门缝和锁孔，钻进自来水管，钻进床架的铁管，钻到床垫里面。他们沿着电线奔跑。我的房间一片混乱，我应该预料到这一情况，实际上，也想象到了。有人对我说，死者只要瞥一眼，便能烧坏灯泡。他们能够堵塞盥洗池，造成煤气泄漏，让下水道溢水，使排水管爆炸，撞坏百叶窗，还能飞檐走壁，在电视天线上跳跃，在马可尼电波上旅行。

我讨厌铃声的困扰，多么希望这些带铃的电话停止发出电话的铃声，多么希望在我的周围有寂静和黑暗。我关上护窗板，但是并没有变成漆黑一团，还有一线亮光通过。天哪，我自言自语道，这些死者确实厉害。我渴望寂静和黑暗。一旦能得到它们，我将如木乃伊一般一动也不动地滞留在那里，如果允许做这样比较的话。黑暗，寂静，静止不动。我多么愿意找到一个寂静（完全寂静）而黑暗（完全黑暗）的场所，可是谁也不助我一臂之力。先前，我的周围有朋友、顾客等为数众多的人和雄厚的物力。好极了，我将独自一人去寻找我现在正在寻找的场所。我将停留在那里，尽善尽美孕育于静止不动之中。尽善尽美孕育于完全的黑暗和完全的寂静之中，那里听不到电话铃响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声也听不到。我应该抹掉记忆中的一切，唯有静止不动和寂静才能抹掉一切。像音乐和思维一样，静止不动和寂静也属于自然范畴。为了避开她的呼唤，我再也不愿徒步而行和驾车而行。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议论邮票，议论巴尔达塞罗尼，议论奇伦蒂太太，议论警长。反正我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我和米丽亚姆的，哎，我又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我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已经议决了的事。现在别再提它，故事已经结束。可是我连是否真有这段故事都不甚了了。

我累了。我多么愿意这些电话铃声停止发出响声，多么愿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就是铃响，也听不到它。为了免得积劳成疾，我多么愿意什么也不想，因为我已经劳累不堪。每个动作，每个声音，每个噪音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共鸣箱中那样共振回响。这里，马里奥山（其实不是高山，而是一个山丘）山顶上的所有天线接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振动，然后再将振动传递给我，我永远静止不了，没有分秒的休息，从头到脚都在振动。需要将世界上的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才能安静下来。带着如此疲惫不堪的身体，人们该怎么办的？我疲惫不堪，多么愿意呆在黑暗中，呆在寂静中，呆在一个偏僻的隐蔽所中。呆在一个没有噪声，即便有噪声但也听不到的隐蔽所中，呆在一个什么事也不发生的的隐蔽所中。我多么愿意听不到人声和铃声，紧闭双眼，静止不动地横卧着，既不喘气，也不作声，横卧在黑暗中。我多么愿意就这样闭着双眼，横卧在黑暗中。我多么愿意没有任何愿望、没有演说者，也没有听众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蛇
作者＝马莱尔巴著　　杨顺详译
页数＝１６０
ＳＳ号＝１１１３０６０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５年０６月第１版

目录